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論語正義

(三)

劉寶楠著

務印書館發行

義 正 語 論  
(三)  
著 捕 寶 劉

主 要 作 品

# 論語正義

## 卷十三

齊必變食

孔曰改常饌

注改常饌○正義曰周官膳夫王日一舉王齊日三舉注鄭司農云齊必變食貢疏齊謂微齊致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秦古人日三食王日一舉謂朝時用一大牢並日中夕皆

食之至齊時則日中及夕皆特殺與平時常饌異所謂變食者也凌氏曙典故叢云變食者謂盛饌也君子敬其事則盛其禮故不餕餘也國語曰大夫舉以特牲士食魚矣然則夫子之變食或特牲而不餕餘焉案莊子人間世顏回曰同之家貧惟不飲酒

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據周語言耕籍前五日王入齊宮飲醴醴味醇淡與酒不同故莊子言不飲酒也不茹葷者禮玉藻注葷者薑及辛菜也荀子哀公篇夫端衣玄裳綰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即是

齊服楊倞注葷葱薤之屬也不飲酒不茹葷是異常饌解者誤以葷爲肉食而凡齊皆禁用之與禮意悖矣士喪禮記言人子養疾皆齊而曲禮言父母有疾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齊時或可飲酒則謂齊禁肉食於古無徵矣高誘注呂覽孟春紀引

齊必變食二句云自禮潔

居必遷坐

孔曰易常處

注易常處

○正義曰說文聖止也坐古文聖釋名釋姿容坐

注易常處○正義曰說文聖止也坐古文聖釋名釋姿容坐

挫也骨節挫屈也江氏永圖考曰古人之坐兩膝著地而坐

於足與跪相似但跪者直身又謂之跽跽危而坐安此跪坐之別也案居與尻同居即是坐言遷坐者謂所居之處耳胡氏培翬

燕寢考既夕記士處適寢又云有疾疾者齊注云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禮記檀弓曰君子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注

內正寢之中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外寢正寢也穀梁傳云公薨於路寢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大戴禮盛德

篇云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古者自天子以至於士常居皆在燕寢惟齊及疾乃居於正寢鄉黨所云齊居必遷坐以

此孔注云易常處。蓋常處在燕寢。至齊必遷居正寢。今案皇疏引范甯云。齊以敬潔爲主。以期神明之享。故改常之食遷居齊室也。齊室卽適寢。既居在適寢。則宿亦在適寢。論語無文。從可知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正義曰。張栻解厭當作平。聲言不待精細者而後可。既居在適寢。則宿亦在適寢。論語無文。從可知也。夫子疏食饮水。樂在其中。反以士恥惡食爲不足與議。故於食膾皆不厭精細也。精者善米也。東山經釋用五種之精。郭注以五穀之美。九章算術。糲米率三十。稗米二十七。鑿米二十四。侍御二十。是侍御爲米之極精矣。膾者。晉語民志無厭。韋注。厭極也。夫子釋飲食。驗會也。細切肉散分其赤白。異切之乃會和之也。少儀云。牛與羊魚之腥蟲而切之爲膾。注云。此之言膾也。先薦葉切之。後報切之。則成膾。又內則云。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注云。言大切細切異名也。膾者必先軒。之所謂最切之也。李氏停羣經識。小謂其制與今之肉絲相似。釋文。膾本又作餚。食膾而餚。孔曰。餚鵠。吳

**味變魚餕而肉敗不食。**

**魚敗曰餕。**

正義曰。朱氏彬經傳考證解此文云。而與若同。猶與市釋文。餕本又作

腐。○注。餕。鍋臭味變。○正義曰。爾雅釋器。餕謂之鍋。郭注。飯饑臭說文。餕。飯也。溼也。鍋。鍋也。字林。餕。飯傷熟溼也。鍋。食敗也。鑪與鍋爲淺深之異。廣雅釋詁。鑪。敗也。釋器。鍋臭也。胺。鍋一聲之轉。段氏玉裁說文。胺。饭也。鑪。鍋也。字林。鑪。飯傷熟溼也。鍋。食敗也。鑪而味惡也。是則孔注本作餕。臭鍋味變也。今本誤倒。○注。魚敗曰餕。○正義曰。皇本此注作孔曰。爾雅云。魚謂之餕。郭注。肉爛。說文。餕下一曰魚敗曰餕。論語釋文。引字書作餕。廣雅釋詁。鑪。敗也。釋器。鑪。臭也。義訓並同。

**色惡不食。**

正義曰。色惡。臭惡。謂凡生熟物色味有變也。月令春其臭。夏其臭焦。中央土其臭香。秋其臭腥。冬其臭朽。皆

而誤。賈誼蟲色而沙。鳴。翟豕首舐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蝮注云。豚。臊。蠶。香。不可食者。是別其不可食者。則所謂者皆臭味也。冷毛。長總結也。蟠失色不澤美也。沙漸也。交睫腥腥當爲星聲之誤。肉有如米者似星。般臂。臂毛有文。鄭司農云。廣朽。木臭也。蟠

蠶姑臭也。賈疏引此。

**失飪不食。**

孔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不時。不食。

正義曰。不時。非朝夕日中。

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

時

注失飪失生熟之節。○正義曰：方言飪熟也。徐揚之閒曰：飪，說文飪大熟也。廣雅釋詁作餔。同鄭注文王世子云：飪，生熟之節。此凡所本爾。雅摶者謂之穉米者謂之穉。郭注：穉飯相著，穉飯中有腥腥與膳同，卽生字。說文：勝，不熟也。江氏永曰：失飪有過熟，有不熟，不然者尤害人也。爾雅惟言饭之失飪，肉物亦有之。肉之過熟者亦謂糜爛，半熟者謂之爛。祭禮腥法上古

爛法中古熟之爲燧，後世之食若生人之食不可不熟也。案過熟無傷於人，夫子不食專指未熟言。○注：不時，非朝夕日中時。

○正義曰：方氏觀禮偶記左傳卜楚丘云：食日爲二，是一日之中食有常時也。閼沒女寃云：或賜二人酒，不夕食，謂不及待夕之

時而食也。禮內則云：孺子食無時，則成人以上食必有時也。詩蠭蟬傳云：從旦至食時爲終朝。孟子云：朝不食，夕不食。淮南子云：

臨於曾泉，是爲蚤食；次於桑野，是謂晏食。並是食時之證。又云：鄭以朝夕日中爲三時，亦大略言之。其實貴賤猶有分別。天子食

則四時，諸侯三時，大夫以下惟朝夕二時，四時者白虎通云：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三時者玉藻云：諸侯朝服以食，特牲三

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注：天子言饋，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則特牲三俎，在朝時日中又饋之。二食者，內

則云：由命士以上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又云：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饋是也。今案周官膳夫王齊日三舉

齊，是盛禮。不過三舉，則天子三食可知。既夕記燕養饋羞湯沐之饋，如他日注云：饋，朝夕食也。疏云：鄭注鄉黨云：不時，非朝夕日

中時，一日之中三時食。今注云：朝夕，不言日中者，或鄭略之，亦有日中也。或以死後略去日中，直有朝夕食也。此賈據鄭注：朝夕

日中時爲上下通禮，非有四食三食再食之異。論語太師摶等爲殷人，或者殷禮天子四時食也。經傳多略日中者舉日中，則朝

夕可知。惟既夕之饋，當無日中。賈疏後說是也。疏云：一日之中三時食，此句未知爲鄭注抑賈釋鄭義。今載宋韓本列入注中，稍

失闕疑之意。公羊僖三十一年傳：十有二月，實霜不殺草。李梅實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王制五穀不時，果食未熟，不粥

於市。又漢書召信臣傳：大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目屋廡，晝夜雜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目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

目奉供養。後漢書鄧皇后紀：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蒸煑熟，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宜。

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馬曰：魚膾非芥醬不食。

正義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廟及給御者，皆須時迺上。二說並爲不時解者，多據以釋此文，亦通。

割不

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廟及給御者，皆須時迺上。二說並爲不時解者，多據以釋此文，亦通。

沒其載於脅俎未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半割勿沒注云少牢羊豕也安平也半割其下於載便也凡割本末食必正也彼文是言祭禮割法賈疏引此文說之則意孔子燕食其割法略得同矣邢疏云割不正謂折解牲體脊骨臂臑之屬體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也毛氏奇齡凌氏廷堪並主其說毛云此與周禮掌割烹之事必先辨體名少牢禮辨羊豕必分前體後體自肩臂臑脯及三脊三脅凡十一體所謂諸子正六牲之體者不特大祭祀有之凌云如鄉飲酒賓俎脊骨肩肺主人俎脊骨臂肺肩尊臂卑是正數也若賓俎用臂主人俎用肩則尊卑倒置卽爲割不正此說亦通但凌謂牲體爲割截驗爲切少牢所云是切非割譏賈疏引鄉黨文爲誤則少牢文上言切下言半割割切通言賈未設也江氏承圖考曰凡一切割皆當有法肉體亦有不能盡割以正者聖人惟食其正者耳又羣經補義曰食肉惟取其方正者則不正之割自不來前矣配食之醬如醯醢皆不設此家人進食者之小過夫子偶一不食微示其意後自知設醬得宜矣凡此皆未嘗形於言怒於色庶幾不失聖人氣象○注魚鱠非芥醬不食○正義曰說文云醬醯也酒目和醬也醯肉醬也周官膳夫注醬謂醯醢也汪氏烜四書證義醬者醯醢臘梅之總名古人設食皆以醯與殺相明如內則牛炙醯牛哉醢牛鱠羊炙羊哉醢羊炙豕醢豕哉芥醬魚鱠雉兔鵝鷄一節又如腰脩蠍醢脯羹兔豚梢魚醢之類此皆必以氣味相宜或性相制故相配而設皆所謂得其醬也殺與醢並設食則以其物濡醢而食之蓋此節乃侍御陳設者之失非烹調之失說者多以內則濡雞醢擗濡魚卵醬條實此失之矣濡雞濡魚有失則失飪之事非陳設之不備也案汪說甚備此注但言魚鱠芥醬亦是舉一以概其餘

矣。羊臘豕臘豕臘魚臘肉可不謂多與。然而黍稷六簋宰夫設之稻梁二簋公親設之賓初食稻梁三飯卽止。卒食黍稷不以醬澆是所謂以穀爲主不使肉勝食氣也。又以燕禮考之尊於堂上東楹之西者兩方壺尊於堂下門西者兩圓壺。初時獻賓賓醉主人主人自醉主人酬賓二大夫陪爵于公公取膳爵酬賓禮亦盛矣。而獻卿獻大夫後復作樂以樂賓立司正以安賓脫屨升席晏坐盡歡。至於爵行無算賓所謂無量矣。然而君曰無不醉有命微幕則必降階下拜明雖醉正臣禮也。賓醉而出鐘人爲之奏陔則以所執脯賜鐘人明雖醉不忘禮也。此非所謂以醉爲節而不及亂乎。然則此節或夫子嘗言其禮如此。或出聘鄰國鄰國食之燕之夫子一守禮經記者因爲記之俱未可知案凌氏此說甚核然凌主禮食不兼常食如賓朋燕飲亦得備。

### 沽酒市脯不食

正義曰：沽與酤同說文云：酤，一宿酒也。一曰買酒也。說文具二義。一宿之酒卽是醴酒。不應夫子不食。然則沽酒當謂買酒也。廣雅釋詁：酤，賣也。酤爲買賣通稱。說文廣雅各舉其一耳。周官萍氏幾酒謹酒。注云：幾酒，苛察沽買過多，非時者。是周時有酤酒。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羲和魚匱言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召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㠭疑而弗食。此引論語作酤，御覽資產部引亦作醑。醑，本字沽水名。段借字。梁氏玉繩晉記酒正注：作酒有功沽之巧。疏云：功沽知善惡。夏官司兵注：功沽上下義同。因思論語沽酒當是酒之惡者。梁此說亦通。但酒當云飲而云不食，古人趁文不分別也。說文市買賣所之也。脯，乾肉也。釋名：釋飲食脯，搏也。乾相燥搏著也。周官腊人掌乾肉。凡腊之脯腊腊肺之事。注云：薄析曰脯，內則牛脩肉脯。田豕脯，麋脯，腊脯。注云：腊，所謂析乾牛羊肉也。市脯不食亦恐其不精潔且恐日久味少變也。

### 不撤蠶食

孔曰：撤去也。齊禁葷物，葷辛而不葷，故不去。不多食。正義曰：不過飽。

曰：撤宋九經水作徹。葷辛辣多食生內熱之疾，故不多食。陶宏景注本草視穆事文類聚皆如此解。閻氏若璩釋地：不多食承上葷說與惟酒無量不及亂一例。○注：齊禁葷物，葷辛而不葷，故不去。○正義曰：集解從孔說，以食不厭精至不多食皆齊禮。故孔解此爲齊禁葷物，但不去葷耳。朱子集注：以明衣變食遷坐爲齊禮，食不厭精以下爲禮食常食之節。於義更合。說文：葷，御濕之菜也。本草經乾葷主逐風濕，連腸澼下痢，生者尤良。久服去吳氣，通神明。是其功用有益於人，故每食餕不撤去之。玉藻注：謂葷。

有薑此言薑不葷者散文辛亦爲葷對文葷辛異也姚氏鼐經說古者有賈食之闇大夫于闇三士于坫一大夫七十而有闇則未知孔子之已有闇與其坫也與凡食華鼎食則徹于造脯醢葷菜則不徹以備時食所以優尊者也禮夜侍坐于君子君子間夜膳葷請退可也故不徹葷者禮也薑亦葷也孔子以爲葱薑之類氣皆濁不若薑之清則所庶薑而已

### 祭於公不宿肉

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以班賜不留神惠祭肉不出三日出三

日不食之矣

注助祭至神惠○正義曰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注助君祭也

是大夫士有助祭之禮禮運仲尼與於蜡賓史記世家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本篇云入太廟皆夫子助祭之徵周官大宗伯於兄弟有賈膳異姓有賈慶此互文明兼有之也穀梁定十四年傳賚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賚熟曰膳說文蠶宗廟火熟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燔焉今或作燔作膳又說文胙祭福肉也左傳九年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賚膳胙皆祭肉名天子諸侯祭畢助祭之臣皆班賜之以均神惠卽此注所云牲體也少儀言致膳之法云其體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燔豕則以豕左肩五箇注折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羊豕不言臂臑因牛序之可知由少儀此文推之凡天子諸侯所班之胙是依牢禮爲之其牲體當亦準此矣曲禮云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疏云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然則助祭之臣亦得各獻俎肉禮所云賓俎者也與君賜之胙同名爲賚膳故江氏永以膳肉不至爲賓俎而左昭十六年傳亦云爲嗣大夫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受脤謂受君賜歸脤則君使人歸之賓俎也祭公不宿之肉當兼君賜及己所獻之俎注言所得牲體當專指賜胙不及歸俎或是舉一以例之耳凡殺牲皆於祭日旦明行事至天子諸侯祭之明日又祭謂之釋祭祭畢乃殯所賜肉及歸賓客之俎則胙肉之來或已三日故不可再宿○注自其至之餘○正義曰少儀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祐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寢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遂反命主人

祭肉之禮。所以云不出三日者。卿大夫祭後又祭曰賓尸。本日無暇致胙。又禮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自諸父兄弟逮及賤者。頌有先後。故必二日而獨合前祭日爲三日也。過三日則肉不堪食。必爲人所棄。是襲鬼神之餘爲不敬矣。出三日不食之文。正申明不出三日之故。

## 食不語寢不言

正義曰。詩公劉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禮雜記注。言已事爲人說爲語。是言語義別。此文互見之。書

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爲其不敬。明當食寢非言語時也。王氏塗正義引任啓運曰。當食時心在於食。自不他及。日常如此。故記之。若禮食相會。豈無應對辭讓之文。祭與養老更有合語乞言之禮。但行禮時則語食時自不語也。

##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孔曰。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正義曰。皇本疏作蔬。誤。菜羹者。以菜爲羹也。說文云。羶。五味益

羹也。小篆作羹。釋名釋飲食。羹。汪也。汁汪郎也。爾雅釋器。肉謂之羹。言煮肉之有汁者也。凡肉汁和以鹽。菜爲羹。其常食之羹。如雞犬兔及菜羹。皆和米屑作之。呂覽慎人云。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繆。繆節米屑也。內則別有毛羹。葷葵薇之類。彼是禮食。此文菜羹與疏食相雜。則但謂藜羹之類耳。瓜魯論作必。鄭注云。魯讀瓜爲必。今從古。李氏惇羣經減小。必字从八戈。篆文作𠂇。與瓜相近而誤。李氏此說用魯論義得之。臧氏庸拜經日記。公羊襄二十九年傳。飲食必祝。注。祝因祭祝也。論語曰。雖疏食菜羹瓜祭。是也。何劭公正通今學。不當引古論。此蓋用魯論之文。以證傳中必祝。後人誤據今本改之。案臧注是也。鄭所以從古者。瓜字義亦可通。玉藻云。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注云。上環。頭忖也。錢氏坫後錄。上環是庭閒。下環是脫華處。食瓜者必祭用上環。而食其中忖。忖即引字。引之言切也。此瓜祭之說。鄭之所以必從古。與案從古論。則祭字當爲一句。瓜有二種。一果實。一發實。此是果食。卽曲禮所云削瓜也。皇本作菔。此形近之誤。食所以有祭者。禮運曰。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爲醴酪。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此以祭之所以報功不忘本也。春官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燔祭。七曰絕

祭八曰祫祭九曰共祭此通言祭食之禮義具彼法凡祭皆出少許置之籩豆之間或上豆或醬漬之間凌氏廷堪禮經釋例言之詳矣公食大夫禮魚腊醬漬不祭注云不祭者非食物之盛者疏云以其有三牲之體魚腊醬漬非盛者故不祭也玉藻云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僕卑注云水漿非盛饌也祭之爲大有所畏迫臣於君則祭之疏云言食於敵體之人若祭水漿爲大厭降也卑微有所畏迫也臣於君則祭之者公食大夫禮祭解漿是也據此是盛物方祭非盛物或可不祭夫子家居所食雖極之疏食菜羹亦必祭之又必致其肅敬之容所謂不敢以非薄廢禮者也○注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正義曰齊者整肅故訓嚴敬今人讀側皆反非也孔云三物亦從鄭作瓜

### 席不正不坐

正義曰說文云席藉也謂以席藉之於地也凡先設迫地者爲筵後加者爲席故春官序官注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謂散文筵席得通稱也禮器云諸侯三重大夫再重據司几筵天子亦三重則天子諸侯制同天子諸侯同是三重則士與大夫亦同是再重可知凡席之名司几筵有莞繩次蒲熊又有葦柏莞者蒲類繩者削蒲翦展之編以五采次者桃枝席有次列成文柏者鄭司農謂迫地之席康成謂樽字鑿滅藏中神坐之席不言席身所用又禮器有越席郊特牲有蒲越稊棘玉藻有蒯席尚書有篾席底席豐席筭席玉府有衽席越即蒲越稊棘者用禾穰爲之蒯者草名篾者析竹之次青爲之底席卽蒲席豐者剖凍竹席筭者析竹青皮衽者臥席其字從衣疑以布爲之加於席上凡皆諸席異稱也不正者謂設席有所移動偏斜也下文云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曲禮云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可知凡坐時皆有正席之禮夫子於席之不正者必正之而後坐也

###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孔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

從而後出

正義曰稱鄉人者言同一鄉之人與下鄉人離同周官酒正有爲公酒者疏云鄉射飲酒數事爲國行禮不可歛民故得公酒又族師疏云州長黨正有飲酒禮皆得宜物爲之然則此文飲酒亦是公酒○注杖者至後出○正義曰說文云杖持也曲禮注云杖可以策身呂氏春秋異用云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所云六尺亦大略言之王制云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此行鄉飲年六十以上有杖卽注所云老人也禮鄉飲酒義疏云

此篇前後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說。鄉飲酒禮古謂之饗。說文。饗。鄉人飲酒也。從鄉食會意。其禮主於養老。賓與賓能之文。見於鄉飲酒義者。乃用尚齒之禮。以禮賢能。鄉大夫之職。所謂以禮禮賓之者也。方氏觀旭偶記。此經云杖者出。斯出矣。是主於敬老。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鄉飲酒義第五節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注以黨正正齒位之禮解之。與此經有杖者同。是敬老之事。故知此鄉人飲酒爲黨正蜡祭飲酒也。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與州長習射飲酒。無關養老。其賓賢能之鄉飲酒。則以鄉學之士將升者。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皆年少者爲之。不得有杖者也。禮言六十杖於鄉。夫子與鄉人飲酒。而出後杖者。則時爲立侍之衆賓可知。黨正飲酒亦稱鄉者。黨鄉之細。與州長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飲。同得爲鄉飲酒。康成云。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又有別解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是也。蜡祭飲酒。初雖正齒位。及其禮末。皆以醉爲節。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既醉而出之時。不復有先後之次。此夫子杖者出。斯出矣。所以爲異於人。案方說卽此注意。鄉飲酒禮云。明日息司。正記云。微惟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注云。先生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是賓賢能之禮。不主養老。故惟蜡飲近之。父族師有春秋祭酬。詩堯懸鑾。有祭社宗燕飲。皆民間自爲飲酒之事。其禮亦非養老解者多援以釋論語。蓋未是。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孔曰。儺。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

正義曰。周

官占夢云。

季冬遂令始難殿疫。注。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故書難或爲儺。杜子春儺讀爲難問之難。其字當作難。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磔櫛。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段氏玉裁周禮漢讀考案。難。杜子春讀爲難問之難。而鄭從之。故占夢方柏氏注。皆云難卻。於月令季春仲秋季冬注云。此難。難陰氣也。此難。難陽氣也。難皆當讀。乃旦反。案淮南時則訓高誘注。儺猶除也。儺讀躁難之難。艱周論語注。儺卻之也。並同杜鄭之義。舜典而難任人。難亦謂屏卻。

之鄭此注云儺魯讀爲獻今從古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逐疫鬼段氏玉裁周禮漢讀考謂鄭從古論作難後人改之加偏旁方相氏疏引論語正作難劉昌宗依杜難音乃旦反是也威袞音乃多反乃詩竹竿儺字之音陸氏無識於方相氏月令郊特牲鄉黨皆音乃多反淺人反以儺爲葭疫正字改易淆譌音俱失案乃旦乃多一音之轉若以古正音則當是乃多故隸桑以阿難何爲韻而魯讀儺亦爲獻也阮氏元校勘記郊特牲汁獻悅於醕酒注獻讀當爲莎齊人語聲之誤也此誤儺爲獻亦聲近之誤案儺獻既由聲近獻字或用假借未必爲誤字矣郊特牲鄉人楊孔子朝服立於阼注云楊強鬼也謂時儺索驅疫逐彊鬼也術或爲獻或爲儺段氏說文注疑易聲與獻離音理遠隔記當本是楊字從示易聲則與獻雖差近其說似是而非任氏大權弁服釋例說曰楊自爲彊鬼之名儺自爲擯祭之名郊特牲言鄉人楊音於儺時驅逐疫鬼又兼驅逐楊故卽以楊名祭也說文楊道上祭也急就篇謂楊寒禱鬼神竈顏師古注楊道上之祭也蓋驅逐彊鬼而祭之於道上也案任說是也但彊鬼卽疫鬼不必分爲二言鬼名則曰楊言驅除此鬼則曰儺其後假鬼名以爲祭名則亦曰楊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九引世本云微作楊五祀注徵者殷之八世孫也楊者強死鬼也謂時儺索室驅疫逐強死鬼也此驅疫鬼稱楊之證禮記別本作驅與魯讀同作儺與古論同餘仙民音楊爲儺大誤楊從易聲自讀如傷也月令季春注云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仲秋注云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值昴畢昴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季冬注云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彊陰出害人也孔疏於季冬云言大者以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據此則三難惟季冬之儺通於上下而皇侃論語疏反主季春非也周官方相氏狂夫四人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禁而時難以索室殿疫注云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厭疫病之鬼如今魑頭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御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索度也此以方相氏兼有三難而季冬爲大難稱四時者趁儺非季夏亦有儺也論語儺在季冬故鄭以十二月解之又引方相文爲證矣阼階者說文云阼主階也儀禮鄉射禮注阼階東階上冠禮注阼猶醉也東階所以答酬賓客也釋文於阼本或作於阼階臧氏琳經義雜記郊特牲文與論語同亦無階字○注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正義曰郊特牲鄉人楊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注云存室神神依人也疏云於時驅逐彊鬼恐已廟室之神時有驚恐故著

朝服立于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己而安也。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孔疏之說。卽偽孔此注義。

##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禮記 拜送使者敬也。

正義曰。說文。問訊也。已或有事。問人或聞彼有事。使人問之。凡

此問人於他邦。亦當有物。人指朋友言。皇疏以問爲聘。問人爲鄰國之君。非也。再拜卽禮之空首。鄭注大祝以空首爲首俯而不至手。首與尻平。故荀卿言平衡曰拜。但以手據地。故曰拜手。其首空懸。故曰空首。三說不同。以王爲允。王又云。經中不見有空首之文。以或言拜。或言拜手。皆空首也。據王說。則此文再拜。當爲空首之再拜矣。大祝七曰。奇拜。八曰。褒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凡拜有奇偶。偶者尤爲敬也。曲禮君使反。則拜送於門外。已使歸。則下堂而受命。已使卑於君。受命既在堂下。則拜送亦必在堂下。異於君使反送之禮矣。少儀凡膳告于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是拜送不出門。以彼例此。知亦不出門矣。江氏永圖考曰。其時使者不答拜。鄭注儀禮云。凡爲人使。不當其禮。是也。

## 康子饋藥。

包曰。饋孔子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孔曰。未知其故。故不敢嘗。

## 禮也。

正義曰。周官疾醫以五藥養其病。注養猶治也。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虧。養其不足者。五藥草木蟲石穀也。此饋藥當爲丸散之類。拜而受之。謂空首奇拜也。玉藻云。酒肉之賜弗再拜。則祇用一拜。饋藥亦酒肉之類。用一拜。與前再拜異也。釋文引一本無而之二字。說文云。嘗。口味之也。引申爲飲食之義。若詩酌言嘗之。與此文不敢嘗。皆謂飲之也。鄭此注云。饋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拜受敬也者。禮大夫賜皆拜受於家。故此拜受爲敬也。據鄭云。拜受亦似經文無而之二字。丘未達云云者。達猶曉也。言不曉此藥治何疾。恐飲之反有害也。服者言病亦宜此藥服之。曲禮醫不三再不服其藥是也。集注引

楊氏曰：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注：饋孔子藥。○正義曰：皇本作遺孔子藥也。釋文：遺，唯季反。本今無此字。案無遺字，則孔子上當有饋字，即邢疏所據本。○注：未知其故。○正義曰：故猶言性也。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鄭曰：重人賤畜。退朝自君之朝來歸。

正義曰：說文：廄，馬舍也。晉

古文從九。汗簡引古論作

晉。卽晉省。釋名：釋宮室。廄，匱也。匱聚也。牛馬之所聚也。廣雅釋言：廄，燒也。左氏傳：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二者皆稱焚。邢疏云：不問馬一句。記者之言也。釋文：傷人乎絕句一讀至不字絕句。此誤讀。不爲否也。揚雄太僕箴：廄焚問人。仲尼深醜以問人爲醜。則不徒問人。此卽釋文一讀之義。○注：退朝自君之朝來歸。○正義曰：少儀云：朝廷曰退。言臣自朝廷歸爲退也。夫子仕魯爲大夫。得有馬乘。故鄭以退朝爲自朝來歸。明此廄爲夫子家廄矣。雜記云：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注云：拜謝之是廄焚爲夫子家廄之證。家語子貢篇：孔子爲大司寇。國廄焚。鹽鐵論刑德篇：魯廄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又揚雄太僕箴引此文。亦似指公廄。均與雜記異。但是公廄。則新延廄書於春秋。此廄焚亦當書之。今既未書。知宜爲矣。

家廄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

○孔曰：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君賜腥必熟而薦之。

○孔

曰：薦其先祖。君賜生必畜之。

正義曰：食是熟食。雖爲君賜。然來自外閒。恐有不潔。或兼有餕餘。故不敢以薦腥者。

此別一義。而與牲同从生。故多假腥爲牲字。鄭此注云：魯讀生爲牲。今從古考。說文：牲。牛完全也。引申爲凡獸畜之稱。周官庖人。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鄭以言牲爲行禮時所稱。此賜生泛說平時。不必言牲。故從古論作生也。畜者。詩我行其野。傳云：養也。集注云：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君賜食。卽聘禮所謂飪也。君賜腥。卽聘禮所謂腥也。君賜生。卽聘禮所謂餚也。凡牲殺曰饗。生曰餚。聘禮歸賓饗餚。一牢鼎九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

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屬彌彌臘蓋陪牛羊豕牲之已享者謂之飪。饁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飪鼎二列牲之未亨者謂之腥。飪與腥皆饗也是牲之殺者曰饗也。又歸聘賓饋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四羊豕豕西牛羊豕注饋生也是牲之生者曰饋也。王氏據正義按凌氏以君賜當聘禮似精而未核聘禮記賜饗惟羹飪筮一尸如饋食之禮假器於大夫注腥饋不祭則明與此篇腥異矣蓋彼爲大禮三者一時俱致則獨薦飪耳意者此爲尋常小賜之禮在歸饗饋後所謂燕與時賜無斂也然以君賜屬聘禮第爲鄰國君之所賜其義未賅若本國之君有所賜予其儀亦當準此證之以孔子賜鯉事及穆公饋子思鼎肉事則聘禮外君賜亦括其中也案王氏是也天官膳夫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內饗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饗人共之注云好賜王所善而賜之玉藻酒肉之賜弗再拜並謂平時所賜論語此文當得兼之○注敬君惠也既饗之乃以班賜○正義曰君惠統三句言惠卽賜也初學記人事部引何曰賜惠也所見本異已承君賜當先受之若未嘗不敢頒賜於人恐喪君惠之意○注薦薦其先祖○正義曰爾雅釋詁薦進也此當訓凡祭進熟食曰薦此因君賜而薦如嘗新先薦寢廟不爲祭禮也

##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鄭注

鄭曰於君祭

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正義曰先飯先嘗食之謂黍稷也不言偏嘗羞飲而俟者以言飯則餘可知○注於君祭則食然後食者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又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是二禮文同特士相見無君客之及命祭之文玉藻無君祭及君命食然後食之文詳略互見正可參攷蓋命食禮之所同命祭不命祭禮之所異命祭則君祭後臣亦祭禮疑於君是以客禮待之不命祭則臣不得祭臣統於祭之後取君前之食先飯偏嘗膳飲而俟此則代膳夫之職若爲君嘗食然也論語君祭先飯正以無膳夫在旁君祭之時夫子先取君前之食嘗之故曰先飯且偏嘗飲而俟卽注所云若爲君嘗食者是也邢疏云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然後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是非客禮也

故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也。案命祭不命祭。論語無文。不得遽指爲非客禮。疏說稍泥。鄭注士相見云。君祭先飯於其祭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此謂君與之禮食膳。謂進庶羞。既嘗庶羞。則飲俟君之偏嘗也。將食猶進食。謂膳宰也。膳宰嘗食。則臣不嘗食。周禮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此注未誤。又於玉藻賜食至先飯云云下注云。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正不祭。君將食。臣先嘗之。忠孝也。又注若有嘗羞者云云下注云。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不嘗羞膳宰存也。飯飲利將食也。據注以有膳宰。臣不得祭爲用臣禮而不祭。遂得專侍食之名。於是斷爲兩節。有客禮臣禮之分。客禮則無膳夫。君祭後。臣卽應祭。猶不敢備禮。故須君命之祭。然後敢祭。及臣祭畢。乃爲君嘗食以俟也。臣禮則有膳夫。君祭之後。不命臣祭。臣取已前之食飯飲而俟。名爲侍食。此則鄭注之誤。不祭專爲侍食。又以客禮爲無膳夫也。不知侍食乃通名。客禮臣禮。分於命祭。不分於有膳宰無膳宰也。蓋君禮食及平時常食。皆膳宰嘗食。然或膳宰有故。或設饌未畢。或監視加饌。未得侍列。旁近之臣。皆得嘗食。故此侍食得爲君嘗食之也。嘗食雖膳夫之職。然凡臣皆可代嘗。則鄭注所謂忠孝不嫌於越職矣。若必以有膳宰無膳宰定禮之隆殺。則有膳宰爲君嘗食已。但膳飲而俟。正似客禮無膳宰。則已爲君嘗食。同於膳夫。正似臣禮。今乃故反其說。亦理之所未達矣。若然。膳宰職云。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微王之胙俎。不言嘗食者。以上文常食已。言授祭品嘗食。故此不須言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士相見所記。者侍食之常禮。玉藻所記者。則見客於君者也。常禮則臣不祭。故士相見。但言君祭也。客禮則臣亦得祭。故玉藻言命之祭。然後祭也。二者不同。鄭注賈疏彌合之非也。論語邢疏以爲非客禮。足以正鄭賈之失。又云侍食之常禮。與見客於君之禮所異者。祭不祭耳。其餘則同。王氏此說亦通。至以邢疏非客禮之言爲是。則未然。凡客禮。雖先飯後亦可命祭。玉藻云。侍食於先生。畢爵者。後祭先飯。疏云。此饌不爲已。故後祭而先飯者。示爲尊者嘗食也。然則先飯後。不妨更取已前之食祭之。論語但言先飯。其後注。饌猶食也。爲不敬。故曰不可者。彼文言饌。是已前之食。故已食不可更祭。若先爲君或長者嘗食。後更取已前之食祭之。亦無不可。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包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大帶。不敢。

**不衣朝服見君** 正義曰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荀子大略篇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之君亦得使人或親自問之故曰無算賈疏以三問爲君自行無算爲遣使未然也既夕記士處適寢寢東首於北墉下注將有疾乃寢於適室疏士喪云士死於適室此記云適寢者寢室一也若不疾則在燕寢東首者鄉生氣之所墉下者牆謂之牆必在北墉下亦取十一月一陽生於北生氣之始也毛氏奇論稽求篇玉藻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是平時臥寢無不東首者惟大禮易經如昏禮御衽于奧則北趾而南首是也老者更臥如曲禮少事長止請衽何趾內則子婦事舅姑亦請衽何趾是也若君來視疾則論語與儀禮及喪大記皆云寢東首是不問遷臥與否必令東首者以室制尊西君苟入室則必在奧與屋漏之間西而向東故當東首以示面君之意並非受生氣也疾在平時當受生氣曾面君而受生氣乎案毛說是也但禮言寢恒東首明亦有不東首者故請衽之文見於曲禮內則非必爲老者之更臥也病者惟意所適亦無定鄉惟君來視疾必正東首之禮則可而君故論語特著其文若既夕記喪大記所云寢東首則新取謹終之意蓋寢臥本以東首爲正也加者加於衾上也既夕記云微發衣加新衣注云故衣垢汙爲來人穢惡之疏云微發衣謂故玄端加新衣者謂更加朝服喪大記亦云微發衣加新衣鄭注云微發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必知發衣是玄端新衣是朝服者據司服士之齊戒服玄端則疾者與養疾者皆齊明服玄端矣案以疏語推之人平時服深衣疾時齊服玄端人來視疾亦然君來視疾易以朝服君去仍服玄端及臨死微去玄端服加以朝服則二禮所云新衣也拖釋文作拖云本或作施皇邢本皆作拖阮氏元校勘記石經施作拖案拖拖一字本字作拖故漢書襲勝傳作拖紳說文拖曳也易訟上九鄭注三拖三加之也皇疏云孔子旣病不能復著衣故加朝服覆之體上而牽引大帶於心下如健時著衣之爲案拖紳謂引紳於心下垂之玉藻云凡侍於君紳垂此其義也玉藻云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一焉孔疏謂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分是爲三尺若然則以士禮推之此拖紳之下至足餘一尺五寸其大夫紳制當比士爲長今無文以明之說文又云紳綱也引此文作紳段注謂許所見本作紳假借爲紳字是也錢氏坫後錄據士昏禮纁裳綯紳袒爲裳緣謂與袒同袒即是裾此則穿鑿非其理矣○注夫子至見君○正義曰云處南牖之下東首者漢書襲勝傳葬遣使者奉靈書印綬立門外勝稱病篋爲牀室戶中西南牖下更首如朝服拖紳又前篇

伯牛有疾。夫子自牖執其手。故解此爲南牖下也。皇疏引樂肇曰。南牖下欲令南面視之是也。然既夕記喪大記。皆言寢東首於北墉下。室中以奥爲尊。君視臣疾。儀可主奥。不必以南面爲尊。若因君視疾之故而遷牖下。則君視大夫及遣使問疾。無數。豈將屢爲遷動耶。必不然矣。然則伯牛襲勝。何以居牖下也。蓋伯牛有惡疾。恐人來視已。不便入室。故遷於牖下。襲勝不欲仕葬。辭以傳誤爲北牖。故解此爲南牖也。云紳大帶也者。說文訓同。玉藻注云。紳帶之垂者也。言其風而重也。禮有二帶。一大帶以絲爲之一革帶。以皮爲之。王氏鑒正義。紳爲帶之垂者。又卽爲大帶之名。大帶之垂者謂之紳。革帶之垂者謂之屬。革帶又謂之繫。上服用二帶。深衣用革帶而已。朝服拖紳。則不必有革帶也。

###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鄭曰。急趨君命。出行而車駕隨之。正義曰。玉藻云。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

禮曰。君命召不俟駕。趙岐注。俟待也。又萬章篇。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苟子大略篇。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注出行而車駕隨之。○正義曰。說文。駕馬在輶中也。輶加於馬頭。馬在輶中。則爲駕車。可知大夫不可徒行。而此承君命召。急迫先行。其家人必亦速駕。隨出及之。

### 入太廟。每事問。

正義曰。此弟子類記行事。與前篇別出。皇本有鄭注云。爲君助祭也。太廟周公廟也。

###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重朋友之恩。無所歸。言無親昵。

正義曰。說文云。殯。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

檀弓。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彼謂館而殯之。此則無所歸者。雖非館。亦殯之。檀弓論語。文互相足。鄭志問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若此者。當迎彼還已館。皆當停柩于何所。答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已殯迎之也。館而殯之。

者殯之而已不於西階也云呼而殯之者此釋經曰字其殯資皆出自夫子就其所在殯之不迎於家也若館而殯之不於西階則但殯之於館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正義曰曲禮云獻車馬者執策綏又云效馬效羊者右牽之坊記云父母在饋

獻不及車馬是朋友饋禮有車馬也夫車馬饋之重者車馬不拜則他饋自非祭肉皆不拜可知

寢不尸。

正義曰釋文云居不

客本或作客羊凶反

唐石經亦作客。臧氏琳經義雜記邢疏云不爲容儀夫君子物各有儀豈以私居廢乎是當從陸氏作客案容客二字形近易譌。祭義容以遠疏或容爲客字莊子天地篇此謂德人之容。釋文依注當作客皆其證。○注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正義曰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恐其死也義理包同說文云尸陳也象臥之形屍終主也從尸死義同段氏玉裁注云方死無所主以是爲主故曰終主卽此注所謂死人也偃臥者說文偃僵也左傳偃且射子鉏凡仰仆皆曰偃四體謂二手二足也皇疏言人臥注云眠當欹而小屈謂足小屈也夫子曲肱而枕則側臥可知今養生家亦如此說。○注孔曰爲室家之敬難久。

正義曰釋文云居不

客本或作客羊凶反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

正義曰孔曰狎者素親狎見免者與瞽者雖喪必以貌。

周曰變謂

數相見必當以貌禮之。正義曰皇本見上有子字子罕篇釋文云冕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縗今從古鄉黨篇亦然鄉黨篇亦然五字疑亦鄭注今輯本全載鄭注如前則此五字爲陸氏語。○注狎者素親狎。○正義曰爾雅釋詁狎習也說文狎犬可習也夫子於素所親習之人亦變容待之者哀敬之異於當時也。○注變謂數相見必當以貌禮之。○正義曰變與狎同故解爲數相見或爲變爲私居非也冕與縗同亦是喪服說見前子罕篇洪範貌曰恭恭者禮也故注以

禮釋之與必  
變亦互文。

##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孔疏

孔曰凶服者送死之衣物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

正義曰阮

氏元車制圖解與前衡木謂之式。自注考工記曰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又曰以其廣之半爲之式。是式長與輿廣等。崇于軫三尺三寸。其兩旁居轎板上。則須揉治而膚之。一在前卽式深。二在後則轎深也。江氏永國考式是揉木作三曲之形。在前可憑式者固是式。左右曲向後接兩轎。左人可憑左手。右人可憑右手者亦是式。案式又作軾。說文軾車前也。釋名釋車軸式也。所伏以式所敬者也。古人車皆立乘。若有所禮以爲敬。則微俯其身。以手伏軏。曲禮所謂撫式是也。負版者說文云版判也。判木爲片。名之爲版。段氏玉裁改判爲片。非也。版又名方。中庸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鄭注方版也。聘禮記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策。以竹爲之方。以木爲之稱方者。當謂其形正方也。鄭此注云版謂邦國圖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圖籍者惠氏士奇禮說。古者邦國土地人民戶口車服禮器皆有圖丹書之以爲信。謂之丹圖。如民約則書於戶口圖。地約則書於土地圖。器約則書於禮器圖。此司約所謂小約。劑書於丹圖者。與籍卽典籍之籍。孟子言諸侯去其籍。晉有籍氏。籍兼方策二者而言。圖籍非止一物。申鄭義者未能備矣。隸謂隸於官府有職業者也。周官謂之胥徒。鄭以夫子式圖籍。非式所負之人。若其人不過賤隸人耳。王氏正義引葉少蘊云。喪服有負版。翟公異謂式負版者。非版籍之版。乃喪服之版。則不知喪服負版卽二衰之制。上文見齊衰必變已言之。此不應重述。或又讀爲曲禮雖負版者必有尊也之販。則通衢市賈將有不勝爲禮者矣。翟氏及或說並誤。○注凶服至圖籍。○正義曰說文凶惡也。釋名釋言語凶空也。就空亡也。穀梁傳乘馬曰。晦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聘。皆送死者衣物也。哀敬死者故送死者衣物亦式之也。負訓持者負本義置之於背而圖籍非可負之物。故解爲手持亦引申之義。

## 主人之親饋

注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正義曰曲禮云食至起。注云爲饋變。此侍長者食禮。若食於同等者。雖盛饋。或不

盛饋亦不起矣。曲禮云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坊記云。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據此。則親饋乃爲禮。盛不祇在食品之多備矣。玉藻云。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

## 有盛饋必變色而作

孔疏孔曰作起也。敬

僕注云以其待己及饌非禮也雜記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殯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此卽少施氏親饌爲禮盛

敬天之怒風疾雷爲烈注敬天之怒風疾雷爲烈○正義曰敬天之怒詩板篇文爾雅釋詁迅疾也此常訓釋天云疾雷

二文本通稱故注互言之曰風疾雷爲烈也玉藻云

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 升車必正立執綏

周曰必正立執綏所以爲安也注必正立執綏所以爲安也○正義曰升者登也凡升

右上則凡乘車者當由左可知正立者正身而立不必皆四正也曲禮又云君出就車僕并轡授綏疏云綏有二是正綏擬君子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說文綏車中把也把與轡同綏系於車中人將升車援之以上所以執綏者防有墜陵傾跌故注云所以爲安也崔駰車左銘正位受綏車中內顧正位卽正立言受綏者謂自僕手受綏而執之也升車在左故於車左銘之賈子容經立乘以經立之容左持綏而左臂謹是其儀也陳祥道禮書其既登也正立執綏引左傳范鞅逆魏舒請驂乘而持帶爲證案此言升車下文別言車中則正立執綏非在既升後矣陳說似是而非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注包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

過衡輶傍視不過轔轂正義曰鄭注云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案鄭從古作不內顧與下二句一例漢成帝紀贊引此文亦用古論白虎通車旂篇車中不內顧者何仰卽觀天俯卽察地前聞和鶩之聲旁見四方之運

此車教之道亦古論說皇疏內猶後也顧迴顧也升在車上不迴頭內顧也所以然者後人從己不能常正若轉顧見之則掩人私不備非大德之所爲故不爲也故衛瓘曰不掩人之不備也又云疾高急也在車上言易高故不疾言爲驚於人也故經協云車行則言傷疾也車上既高亦不得手有所親指點爲惑下人也案親字義不可解曲禮云車上不妄指親疑卽妄字之誤鄭彼注云爲惑衆蓋人在車上若無事虛以手指麾於四方是惑衆也○注車中至轔轂○正義曰皇本作輿中云車牀名輿釋文本

亦作輿中。江氏水圖考曰：按車輿之制，前輿左右皆有板，而缺其後以升下，則輿今之後轡車略同。按包氏是魯論當作內顧，無不字。盧氏文弨錄山札記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云：夫君人者，駐繕塞耳。車中內顧，李善引魯論語及崔駰車左銘，車中內顧以爲注，正以魯論語作內顧與此合也。乃刻本於賦及注俱增不字。此但知今所讀之本，而不知魯論語之本無不字也。崔駰銘有三章，其車右銘云：旛闕旅賈，內顧自勅。車後銘云：望衡顧轂，允慎茲容。段若膺云：觀此二章，益可證車左銘之爲內顧矣。又案漢書成帝紀贊升車正立不內顧，顏師古注云：今論語云車中內顧，內顧者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衡輶，旁視不過轡轂，與此不同。然則師古所見之論語亦無不字。說者云云，乃包咸注是包亦依魯論爲說也。包氏慎言溫故錄風俗通鑑云：升車必正立執綏，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亦魯論說。今本亦多不字。案車後銘望衡顧轂，即此注之義。東京賦以駐繕塞耳，車中內顧，相比爲辭，正是收視反聽之義。集解用包注，而後人妄增不字，經注兩不相合，可謂謬矣。又漢書成帝紀贊注引魯論內顧，今本亦妄增不字。皇疏申注云：衡輶轂端也。若前視不得遠，故曲禮云立視五窩，五窩九丈九尺地也。式視馬尾，馬尾近在車牀欄間也。並是不過衡輶之類也。旁謂兩邊也。轎豎在車箱兩邊，三分居前之一承較者也。轂在箱外，當人兩邊，故云旁視不過轎轂也。邢疏曲禮云立視五窩，式視馬尾，顧不過轂。注云：立，平視也。窩，猶規也。謂輪轉之度。案車輪一周爲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圓三十六十八，得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十九尺，六尺爲步，總爲十六步半，則在車上得視前十六步半也。而此注云前視不過衡輶也。焯雅又云：國馬之衡，高八尺有七寸。田馬之衡，高七尺有七寸。駕馬之衡，高六尺有七寸。以中音之衡，高七尺七寸。人長八尺，則高與人目略平，故曰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所謂衡視也。國君緩視，言俯不下于帶。大夫衡視，則言仰不高于面，互相備也。

色斯舉矣。

馬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翔而後集。

周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

正義曰：此二句，先經起義，乃記者之

辭。泛說羣鳥不專指雌雉言。王氏臺正義引真德秀說色斯舉矣。去之速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聚會之間猶謹諸此。案真說卽君子雖進易退之義。○注見顏色不善則去之。○正義曰色謂人色。色有不善則鳥見之而飛去也。人去危就安亦如此。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色斯者狀鳥譽之疾也。色斯猶色然驚飛貌也。呂氏春秋審應篇盛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哀六年公羊傳曰諸大夫見之皆色然驚而駭。何注曰色然驚駭貌義與此相近也。漢人多以色斯二字連讀。論衡定賢篇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議郎元賓碑翻翠色斯。竹邑侯相張壽碑君常懷色舉。遂用高逝堂邑令費鳳碑色斯輕翔。翻然高絜。費鳳別碑功成事就色斯高舉。案王說亦通。○注迴翔審觀而後下止。○正義曰說文翔同飛也。釋名釋言語翔祥也。言彷徉也。曲禮鄭注行而張拱曰翔注以迴翔卽是審觀故增成其義。說文又云羣鳥在木上也。集鱗或省引申爲凡鳥所止處之稱。故注訓下止。

###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

路共之三喚而作注。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共具之。

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喚而作起也。

正義曰釋文山梁音良。鄭云孔子山行見雉食梁粟也。是鄭以梁爲梁。淮南齊俗訓芻蒙蒸梁。蓋間生氣通天論骨梁之變。又通評虛實論高梁之疾。王叔注並云梁梁

也是梁亦通梁。集解不釋山梁之義。與鄭同異不可知。今解者多爲橋梁。其說亦通。說文水橋也。橋水梁也。山梁則山澗中橋以通人行也。雌雉者說文云雌鳥母也。對雄爲鳥父言之雉者野鳥爾雅說文具載其名。釋文云時哉一本作時哉時哉。皇邢疏述經俱兩言時哉。阮氏元校勘記後漢書班固傳注太平御覽九百十七並引此文時哉二字不重則今本重者乃釋文所載一本也。釋文又云共本又作供。皇本作供。藝文類聚鳥部上太平御覽羽族部並引作拱。案作拱是也。呂氏春秋審已篇故子路捨雉而復釋之。高誘注所得者小不欲天物故復釋之。捨卽是拱爾雅釋詁拱執也。意者雉正倦飛子路捨而執之此亦隨意之樂趣而旋卽釋之。於是雌雉驚然驚顧遂振迅而起也。集注云劉聘君曰喚當作臭。古圖反。張兩翅也。見爾雅考爾雅釋獸云獸曰豽。人曰擒。魚曰須。鳥曰臭。並動走之名。臭字從目從犬。說文訓犬視亦驚顧之意。其字與臭相似故相沿誘爲臭。唐石經臭字左旁加口作喚。則後人所改。五經文字此字尙作臭也。然玉篇已引作鯀鯀卽喚正字。集注引石經又作夏錢氏大昕養新錄以

爲孟蜀刻字經三寫不能無誤其信然矣劉氏逢祿述何篇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望之時者也鄉黨篇孔子言行皆準乎禮而歸之時中禮以時爲大也○注子路至起也○正義曰皇疏云子路不達孔子時哉之嘆而謂嘆雌雉是時月之味故驄逐驅捕遂得雌雉烹熟而進以供養孔子嘆謂鼻飲翕其氣也焦氏循補疏荀子禮論云利爵之不醺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何注本此案說文饁以鼻就臭也从鼻从臭臭亦聲說文無喙字喙卽饁別體

## 卷十四

### 先進第十一

#### 集解

凡二十三章正義曰皇疏本皆二十四章釋文從鄭氏以德行章合上從我於陳蔡爲一章然集解本各自爲章故不引鄭說則此所云二十三章三字當爲陸所改也又釋文於回也章云或別爲章今所不用亦是依集解故不用或說朱子集注則德行章回也章論篇章皆別章凡二十六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注包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興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將移風易俗歸之純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

正義曰鄭注云先進後進謂學也野人粗略也鄭此注文不備莫由知其義愚謂此篇皆說弟子言行先進後進卽指弟

子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晉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盧辯注引此文則先進後進皆謂弟子受夫子所施之教進學於此也禮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後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有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尙書大傳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使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天子以爲左右是古用人之法皆令先習禮樂而後出仕子產所云學而後入政者也其國之後選不嫌有卑賤故王太子等入學皆以齒所謂天子元子視士者也夫子以先進於禮樂爲野人野人者凡民未有爵祿之稱也春秋時選舉之法廢卿大夫皆世爵祿皆未嘗學問及服官之後其賢者則思爲禮樂之事故其時後進於禮樂爲君子君子者卿大夫之稱也觀子路問成人夫子答以臧武仲孟公綽卞莊子冉求諸人又云文之以禮樂可爲成人此四人先進而冉求則以禮樂願俟君子子路且以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乃爲學讀書者讀禮樂之書也當時子路冉有皆已仕未進禮樂而夫子以禮樂爲重故欲從先進變當時世爵祿之法從古選舉正制也用之謂用其人也後進於禮樂雖亦賢者然朝廷用人當依正制且慮有不肖濫入仕途也此章之義沈蘷子載自盧辨戴記注發之而後人莫之能省至邢疏但知先進後進指弟子而以進爲仕進以從先進爲歸淳素猶依注說爲之宋氏翔鳳發微謂先進爲士民有德者登進爲卿大夫自野升朝之人後進謂諸侯卿大夫皆世爵祿生而富貴以爲民上是謂君子說皆得之但以進爲仕進先進爲殷法先進後進俱不兼弟子尙未爲是故略本諸義別爲釋之○注先進至人也○正義曰以先進後進爲仕先後輩者王制言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曰進士孟子言治則進是進有仕義管子宙合云是故聖人傳之簡策傳以告後進又云故傳之簡策傳以告後世人是先進後進謂人之先後仕者也言輩者非一之辭禮樂因世損益者禮樂隨風俗爲盛衰故質勝當教之以文文勝當教之以質是於

文質二者之中或損或益也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者與卽於字之誤言夫子稱後進中君子是其禮樂俱能因世損益得時之中也邢疏申此注謂先進當藝昭之世後進當定哀之世皆謂夫子同時人案夫子論文質甚貴時中故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又言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文亦是得中之文其有爲尚質之論皆是救時之法如奢儉易戚俱爲失禮夫子則甯從儉從戚亦以二者俱不得中故甯從質勝不從文勝也若顯然舉一中道稱爲君子而不欲從之則與平時所稱爲彬彬所稱爲從周者不合下篇棘子成欲棄文從質子貢卽深斥之若如此注所云則夫子正與棘子成同見而奚其可哉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注鄭曰

言弟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

門而失其所

正義曰陳蔡之厄史記孔子世家敍於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後在魯哀六年朱子據論語以爲自衛如陳

處陳卽今陳州府蔡始封在今汝甯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甯之新蔡縣皆與陳相近新蔡在陳南夫子哀二年至陳若非適蔡則不得至陳蔡之閒哀二年十二月蔡昭侯畏楚遷於吳之州來州來之蔡城在今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與陳相距中間隔絕亦不得言陳蔡之間也然則絕糧陳蔡之間當在哀四年自陳適蔡時指故地上蔡言之耳蔡既遷則故蔡地皆屬於楚是時楚昭王賢葉公又賢夫子欲用楚故如蔡如葉按四年傳云楚左司馬眡申公蘇餘葉公諸梁致葉於負函十六年傳云葉公在葉蓋故葉邑葉公兼治之夫子自陳如蔡就葉公耳與蔡國無涉也今案江說甚嚴然史記亦自可從先從叔丹徒君經傳小記爾雅淮南子州黎工注今在壽春縣案鹽鐵論孔子能方不能圜故飢於黎工哀公二年蔡遷於州來四年孔子自陳適蔡三年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使人聘孔子於是絕糧陳蔡之間鹽鐵論所謂黎工蓋卽州黎之工也此直從史記在六年而陳蔡之間據新遷之蔡言蓋其地距陳雖遠然中間無他國相隔則亦爲陳蔡之間矣當時從遊弟子據世家有顏淵子貢子路弟子列傳有子張呂氏春秋慎人篇有宰子此外皆無考鄭氏以下章德行云云合此爲一章然冉有於魯哀三年爲季康子所召不應於此年復有一冉有從夫子也尤氏侗艮齋雜說引陳善辨曰陳蔡從者豈止十人患難之時何必分列四科乎斯知鄭說未敢

從也皆不及門也。皇本門下有者字。○注言弟至其所。○正義曰孔門弟子無仕陳蔡者故注以爲不及仕進之門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無上下之交即此所云不及門也。孔子世家言匡人拘孔子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雖甯武子非孔子同時人然必有從者臣衛之事誤以屬之甯武子耳及陳蔡之厄孔子亦使子貢如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免又檀弓言夫子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可知夫子周遊亦賴羣弟子仕進得以維護之今未有弟子仕陳蔡故致此困厄也。焦氏循補疏申此注云堯典闢四門鄭氏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鄭以門爲卿士之門則及門者謂仕於卿大夫之私朝也周禮大司馬辨名號之用帥以門名注云帥軍將以門名者所被徵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春秋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注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襄九年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注云門子卿之適子卿之子稱門子是卿以門名卿當門以門名適子代父當門則稱門子其仕于卿大夫之門謂之及門矣。

##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正義曰釋文云鄭云以合前章盧氏文弨攷證曰鄭云當作鄭氏案鄭氏非辨見前疏皇疏云此章初無子曰者是記者所書並從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是此四科爲夫子平時所論列不必在從陳蔡時弟子傳先政事於言語當出古論周官師氏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顏子好學於聖道未達一聞閔子騫孝格其親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祿仲弓可使南面荀子以與孔子並稱冉伯牛事無考觀其有疾夫子深歎惜之此四子爲德行之選也孟子公孫丑篇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伯牛閔子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是言語以辭命爲重毛詩定之方中傳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此九者皆是辭命亦皆是言語皇疏引范甯曰言語謂賓主相對之辭也范以當時最重邦交故言語當指此事亦是舉彼一端以例其餘弟子列傳宰予利口辨辭子貢利口

巧辭是宰我子貢爲言語之選也。夫子言求也藝也。果可使從政是冉有季路爲政事之選也。沈氏德潛吳公祠堂記曰。子游之文學以習禮自見。今讀檀弓上下二篇當時公卿大夫士庶凡議禮弗決者必得子游之言以爲重輕故自論小斂戶內大斂東階以暨隱詠猶無諸節其聞共一十有四而其不足於人者惟縣子汰哉叔氏一言則其畢生之合禮可以知朱氏聲尊文水縣卜子祠堂記曰。徐防之言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蓋自六經刪述之後。詩易俱傳自子夏。夫子又稱其可與言詩儀禮則有喪服傳一篇。又嘗與魏文侯言樂。鄭康成謂論語爲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作不贊一辭。夫子則曰。春秋屬商。其後公羊穀梁二子皆子夏之門人。蓋文章可得而聞者。子夏無不傳之。文章傳性與天道亦傳是則子夏之功大矣。由沈朱二文觀之。是子游子夏爲文學之選也。皇疏引王弼曰。此四科者各舉其才長也。又曰。弟子才不徒十。蓋舉其美者以表業分名。其餘各以所長從四科之品也。案王說是也。徐幹中論智行篇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有虧不能易。原憲之清伯夷不能間。然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莫能如也。此則故爲苛論。不免以辭害義矣。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孔曰。

助益也。

言回聞言即解無可起發增益於已。

注助益至於已。○正義曰。爾雅釋詁助。勵也。勵佐助也。說文。助。左也。左卽佐。此訓益者。引申之意。教學本是相長。故夫子言子夏爲起予。正以質疑問難。義益可明也。說如說釋之說。曾子立事云。問而不決。承問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彊爭也。不說猶言不解。學記云。相說而解。此注云。聞言即解。亦以解訓說也。徐幹中論智行篇。仲尼亦奇顏淵之有盛才也。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淵達於聖人之情。故無窮難之辭。是以能稱復譽譽之譽。爲七十子之冠。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孔曰。

陳曰。

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閒之言。

正義曰。閔子稱字者。夫子述時人所稱也。昆者。毛詩葛藟傳。昆兄也。爾雅釋親。昆兄也。說文。周人謂兄曰昆。從兄弟。昆是本字。累是隸省。昆則音近假借也。亢倉子頤道篇闡

子騫問孝於仲尼。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閒於父母昆弟之言。○正義曰。焦氏循補疏。漢書杜鄴傳。舉方正對曰。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閒也。後漢范升傳。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閒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又云。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皆引爲從令之證。蓋以從令而致親於不義。則人必有非閒其父母昆弟之言。惟不苟於從令。務使親所行。均合於義。人乃無非閒其親之言。是乃得爲孝。然則閔子之孝。在人無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以其不苟從令也。陳注動靜盡善。或卽指此。藝文類聚孝部引說苑云。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爲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厚溫。卽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依此事。閔子不從父令。則後母不遺。是其上事父母。兩弟溫煖。無憚心。而恐母遺。而兩弟寒。是下順兄弟。於是父感之。其後母與兩弟亦感之。可知。則此一不從父令而諫。一家孝友克全。尤非尋常。不苟從令可比。孔子稱其孝。兼言兄弟。正指此事。是所謂動靜盡善也。閔子之孝。不啻大舜之父不格姦。若恭世子不肯傷公之心。不言志而死。非可言孝也。不字作無字解。自明人無非閒之言。不是無非閒閔子之言。乃無非閒其父母昆弟之言也。今案論衡知實篇。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道。宜愈子騫。瞽叟與象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舜當見殺己之情。早諫豫止。旣無如何。宜避不行。何故使父與弟得成殺己之惡。使人間非父弟。萬世不滅。是漢世說此文。皆謂人不非其父母昆弟爲孝。陳君此注。義正然也。韓詩外傳載此事云。母悔改之後。至均平。遂成慈母。可爲焦說取證。

## 南容三復白圭

西漢賦

孔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

是其心慎言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正義曰。古人言數之多。自三始。故此稱三復也。仲尼弟子列傳。三復

公言言義。其聞詩也。一曰三復百圭之玷。是南宮綰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虛辭注謂以兄之子妻之也。晉一月三復者。猶子路終身誦之也。張栻論語解謹言如此。則謹行可知。○注詩云至言也。○正義曰。稱詩云者。大雅抑篇文。毛傳云。玷缺也。說

文制缺也。從刀占聲。詩曰：白圭之制，義與毛同。今詩假玷爲制，玷訓玉有瑕，不訓缺也。不可爲者爲治也。南容一日三復此四語，而注云：讀詩至此，三反覆之者，是據初讀時言，其後遂日誦以爲戒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正義曰：釋文云：康子問弟子，一本作季康子。鄭本同。案：皇邢本皆有季字。又皇本今也則亡下，有未聞好學者五字。皇疏此與哀公問同，而答異者，舊有二通。一云：緣哀公有遷怒貳過之事故，孔子因答以箴之也。康子無此事，故不煩言也。又一云：哀公是君之尊，故須具答。而康子是臣爲卑，故略以相酬也。案疏後說是大戴禮虞戴德云：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是其證。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孔曰：路，顏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子

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孔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

可以徒行，謙辭也。

正義曰：顏子卒年，據公羊傳及史記孔子世家，當在子路之死及獲麟之前。故江氏永聖蹟表載於哀十三年時。夫子年七十一也。說詳雍也篇疏，以爲之椁，高麗本足利本無此四字。阮氏元校勘記曰：釋文至下文無椁始作音。是陸氏所據本亦無此四字也。說文云：槨，有木槨也。從木，贏聲。今論語皇本作槨，與椁一字。自虎通崩薨篇，所以有棺槨，何所以掩藏形惡也。槨之爲言廓，所以開廓辟土，無令迫棺也。據喪大記：士有雜木槨，但顏子家貧，不能備槨，故

顏路爲之請耳。才謂顏子不才，謂伯魚。史記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家語本姓解云：孔子年十九，娶宋之弁官氏，生伯魚。則伯魚之生，夫子年正二十三。爲昭十二年。其死當在哀公十一年。夫子年六十九。江氏永聖蹟表差後一年，五經異義。

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曰：鯉也死，是已死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謹案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從左氏穀梁說。玄之聞也。論語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死是實未葬前也。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天聖乎？案鄭駁是也。許君必謂鯉死爲設言者，意以史記言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至十九歲，髮盡白，蚤死。又列子淮南子皆以顏子夭死而伯魚之死年已五十，則鯉死應在顏子之後。不知史記言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前人謂三十爲四十之譌。而列子淮南皆傳聞之誤。本不爲據。鯉死既在顏子前，則論語非爲設言可知。棺者，自虎通崩薨篇，棺之爲言完，所以藏尸令完全也。說文，棺，闕也。所以掩尸。有棺無椁，亦因貧之故。所謂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者也。徒說文，赴步行也。今經傳皆作徒。易賁初九，舍車而徒。詩黍苗，我徒我螢。皆謂步行也。吾不徒行以爲之椁，言未嘗賣車以爲椁也。孔子初仕魯爲大夫，及去位，從士禮。其後魯人以幣召孔子歸，自必復其爵而不居位。若大夫致仕者然。故但從大夫之後。孔子世家所言，魯終不能用孔子也。魯語吳子使來好聘，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亦以孔子時從大夫後矣。既從大夫之後，與聞國政，故畜有馬乘，不得徒步。王制云：君子耆老不徒行。是也。案顏路請子之車以爲椁，不嫌於自請者。公羊隱元年傳：喪事有贈，賙者蓋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贈，是贈喪之禮。本有車馬，故夫子於舊館人之喪，說驥以贈。今此顏子死，夫子必亦有贈，而顏路復請子之車以爲椁，哀痛迫切，不謬計及於禮之當否。且知夫子於顏淵誼厚，不妨以情告也。趙岐孟子公孫丑章句：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爲悅也。周官宰夫注：凡喪始死弔而含襚，葬而贈。贈，加恩厚則有贈焉。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贈，賈疏云：隱公三年，公羊文云：喪事無求，求贈非禮。何休云：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求則皇皇傷孝子心。蓋通於下。何休云：爾者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不與，亦是不合求，故抑之也。由質此言，顏路請車禮有未合。夫子以其哀迫，不欲深責，而但婉言告之。至以鯉死爲比，則亦視顏子猶子矣。皇本晉不下有可字，不可上有吾以二字。徒步下無也字。○注：路，顏至作椁。○正義曰：鄭注云：欲得賣之以爲顏淵作椁也。顏路，顏回之父。此僞孔所製。弟子列傳：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案隱曰：家語，顏由字路。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注：鯉孔至辭也。○正義曰：鄭注云：鯉，孔子之子伯魚也。此僞孔所製。家語本姓解云：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鯉。而字伯魚。案顏子卒時，夫子久不居位，而注云時爲大夫。謙言從大夫之後，顯然誤謬。其爲僞託無疑。

顏淵死。子曰：噫。包曰：噫，痛傷之聲。天喪予。天喪予。○天喪予者，若喪已也。再言之者，痛

惜之甚。正義曰：漢書董仲舒傳贊劉歆目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與，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顏師古注言失其輔佐也。蓋天生聖人必有賢才爲之輔佐。今天生德於夫子，復

生顏子爲聖人之耦，並不見用於世，而顏子不幸短命死矣。此亦天亡夫子之徵，故

曰天喪予。○注：噫，痛傷之聲。正義曰：何休公羊傳注：噫，咄嗟貌。詩噫嘻傳：噫歎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馬曰：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孔曰：不自知已之悲

哀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正義曰：皇疏云：孔子往顏家哭之也。從者謂諸弟子隨孔子往顏家，有見孔

子哀甚，故云子慟矣。案皇本曰：有慟乎？曰：上有子字，又誰爲下有慟字？○注：慟，

哀過也。○正義曰：說文無慟字，漢碑多作惄惄。當卽慟省。鄭注云：慟，變動容貌，亦以慟字從動得義。此卽是哀過鄭與馬不異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禮貧富各有宜。顏淵家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

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正義曰：厚葬者，謂凡葬事

成間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顏子事夫子猶父，故曰子在，回何敢死？則同於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之義也。史記弟子傳：夫子言：自吾得回，門人日親。及夫子沒，門人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則皆同顏子事夫子猶父矣。然夫子喪顏子，

若喪子而無服。是亦視回猶子。惟不能正門人之厚葬。終心自歎。故深責三子也。唐石經初刻。猶子下也字作曰。○注言回至云耳。○正義曰。鄭注顏路欲聽門人厚葬之同馬義。吳氏嘉賓說。喪具稱家之有無。然而禮有歸喪者。歸之亦惟其稱焉耳。使顏子死無附身以歟。無附棺以爲葬。師與友說。驂竭財以助之可也。是非不得已也。有棺而無椁。有葬而爲之厚葬。則非也。以其得也。君子所以受於人者義如此。必不得已而後受。苟可以已而已。故曰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夫子之視顏子。視之猶其生也。彼門人者。以其生之所不受者而與之。是死之也。

故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陳曰。鬼

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正義曰。事人。若子事父。臣事君是也。焉能事鬼。言鬼則神可知。或以事鬼下脫神  
宝。非也。趙氏佑溫故錄。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古之所爲事鬼神者。嘗無不至。則子

路之間。不爲不切。夫先王之事鬼神。莫非由事人而推之。故生則盡養。死則盡享。惟聖人爲能。經帝惟孝子爲能。享親云事鬼也。莫非教天下之事人也。吾未見孝友不敦於父兄。而愛敬能達乎宗廟者也。則盡乎事鬼神之義矣。進而問死。欲知處死之道也。人有所當死。有所不當死。死非季路所難。莫難乎其知之明。處之當。然而死非可預期之事。故爲反其所自生。君子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歸於得正而斃。其不敢以父母之身行殆。不敢以匹夫之諫爲名者。皆惟其知生。敬吾生。故重吾死也。否則生無以立命。死適爲大愚而已。則盡乎知死之義矣。子嘗言之矣。務民之義。卽所以事人。敬鬼神而遠之。卽所以事鬼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所謂能事人。能事鬼也。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所以教知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人。所以教知死也。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所謂知生知死也。皇邢本。唐宋石經。敢問上有曰字。○注陳曰。至不答。○正義曰。世說簡倣篇注。引馬融注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與此陳注同。當是後文誤引。

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鄭曰。樂各盡其

性。行行。剛強之貌。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孔曰。不得以壽終。

正義曰。閔子少子路六歲。而先閔子也。皇本閔子下有齋字。冉有唐石經冉子說文侃下引子路侃侃如也。疑作子貢。或許氏誤記。宋氏翔鳳過庭錄說文解字侃剛直也。從但。但古文信從用。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侃侃如也。此引作侃侃是正字。鄉黨篇之侃侃。及此下文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並當爲衍。衍假借作侃侃。故並訓爲和樂也。鄭注論語行行剛強之貌。與許君解侃爲剛直義同。行行。疑涉下文衍。而誤蓋古文論語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本作衍。衍案宋說亦通。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皇本荅上有曰字。孫奕示兒編子樂必當作子曰。聲之誤也。始以聲相近而轉曰爲悅。又以義相近而轉悅爲樂。知由也不得其死。則何樂之有。阮氏元按勘記文選幽通賦及座右銘兩注。並引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而孫說合案淮南子精神訓注亦引作孔子曰。有無曰字皆可通。惟樂字鄭注已釋之。斷非曰字之誤。夫子是樂四聲才德足用不必專言子路。若者。通料之辭。不能遽決也。○注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強之貌。○正義曰。凡人賦性。剛柔不齊。惟各盡其性。斯有所成立。可同歸於善也。朱子集注云。樂得英才而教育之。又一義亦通行。行訓剛強。此會意。釋名釋姿容。兩脚進曰行行。抗足而前也。漢孫根碑行行義勇。

○注。不得以壽終。○正義曰。皇疏云。後異死齋難也。袁氏曰。道直時邪。自然速禍也。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鄭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

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也。何乃復更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王曰。言必

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

正義曰。閔氏若據釋地。左傳昭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杜注。長府官府名。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其門。長府今不知所在。意其與季氏家實近。公居焉出。不意而攻之。論語鄭注。藏

財貨曰府又意公微弱將攻攝臣必先掠藏貨財之府庶可結士心翟氏頑考異長府竟魯君別館稍有蓄積可備騷擾之所季氏惡公恃此伐已故於已事後率魯人卑其閭閈俾後之君失所懲恃其心尙可問乎閔子能爲微辭諷之則與聖人彊公弱私之心深有契矣凌氏鳴喈解義嘗昔昭公嘗居是伐季氏矣定哀之間三家因欲改爲之將以弱所恃也稱魯人衆也是時三家皆欲之包氏慎言溫故錄案長府宮館之屬非藏名也漢書元帝紀詔曰惟德薄不足以充入舊貢之居其令諸宮館希幸御者勿繕治注應劭曰舊貢者常居也此足爲證昭公欲伐季氏而先居長府必其地爲君常所臨幸故人不以爲疑魯人爲長府蓋欲據其舊居以壯觀瞻魯君失民數世矣隣民皆取食於季氏復爲長府以重勞之是爲淵驅魚也閔子故婉言以諷之後漢書郎顗傳顗上書曰夏禹卑至盡力致美又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目爲諸所繕修事可減省郎顗引經亦以長府爲宮館義與元帝詔若合符契不可易也案諸說略有異同惟閔氏得之而義亦未詳蓋府自是藏名周官玉府職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內府職云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財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財入焉又外府掌邦布及王后世子祭服是兵器藏內府不藏外府然則玉府掌兵器亦當在內魯之長府自是在內而爲兵器貨賄所藏魯君左右多爲季氏耳目公欲伐季氏而不敢發故居於長府欲藉其用以伐季氏且以使之不疑耳昭公伐季氏在二十五年孔子時正居魯則知魯人爲長府正是昭公居之因其毀壞而欲有所改作以爲不虞之備但季氏得民已久非可以力相制故子家羈力阻其謀宋樂祁知魯君必不能逞而閔子亦言仍舊貫言但仍舊事略加繕治何必改作以諷使公無妄動也論語書之曰魯人明爲公諱且非公意也當時伐季之謀路人皆知閔子所言正指其事然其辭微而婉故夫子稱其言必有中也若如翟說魯人指季平子凌說魯人指三家在定哀時爲長府者欲改爲之以尊魯君之所恃夫昭公居長府以伐季氏其事已無成定哀卽欲伐季氏亦斷無仍居長府蹈此覆轍而煩三家之重慮之也且旣忠公復居長府何不毀壞之而反從而修治也耶如包說長府是別宮非藏名則昭公居長府以伐季氏將何所取意耶諸說於情事多未能合若闡氏以長府去季氏家近亦非是長府自在公宮內也○注長府至改作○正義曰說文府文書藏也廣雅釋宮府舍也府聚也凡財賄兵器文書皆藏之府許祇言文書者舉一以例之也鄭云藏財貨者凡居財貨曰府故周官玉府內府外府又大府泉府皆稱府也仍因貫事並爾雅釋詁文王氏念孫說貫訓行亦通見前一貫章疏鄭注又云魯讀仍爲仁今

從古惠氏棟九經古義。楊雄將作大臣箋云。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用魯論也。臧氏庸鄭注輯本釋云。魯讀仁字爲句。言仁在舊貫。改作是不仁也。義雖通而稍迂。古作仍字。義益明。故鄭從之。仍仁音相近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注馬曰。子路鼓瑟不合雅頌。門人不敬。子路曰。由也。

升堂矣。未入於室也。注

馬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爲曠。子路故復

解之。

正義曰。百虎通禮樂篇。瑟者。嗇也。閔也。所以懲忿。望欲。正人之德也。郭璞注爾雅云。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弦。邵氏晉書正義引禮圖。雅瑟廣長與郭注同。惟二十三弦。與郭異。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而風俗通又

言今瑟長五尺五寸。皆是依仿古制。不能盡一。皇本作由之鼓瑟。似因注誤衍。升堂入室。喻學道有淺深。聘禮疏云。後相以南曰堂。堂凡四室。前楣與棟之閒。爲南北堂之中。則後楣北爲室與房矣。凡入室必由堂。至入室則已觀止。故夫子言善人之道。亦以入室爲喻。以說苑修文篇。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激厲而微。未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如乎心。溫儼莊恭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可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淫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旣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改過矣。此相傳子路鼓瑟。夫子責之之事。○注子路鼓瑟不合雅頌。○正義曰。雅頌以音言。史記孔子世家。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又樂書云。樂之雅頌。猶詩之咸儀。咸儀以養身。雅頌以養心。聲應相保。細大不踰。使人聽之。而志意得廣。心氣和平者。皆雅頌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孔曰：言俱不得中。

○正義曰：皇本問下有曰字，賢下有乎字，過猶不及下有也字。

○注：言俱不得中，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鄭注：過與不及，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案：敏鈍以氣質言，觀子張與子夏，除喪而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其下卽引顏子之擇中庸。

○舜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明過與不及皆有所失，故惟以禮制之中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冉求爲季氏

宰爲之急賦稅，子曰：「非吾徒也。」

○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

其罪以責之。

○正義曰：季氏富於周公者，周公封魯，取民之制，不過什一，自後宣公稅畝，已爲什而取之。季氏四分公室，已取

其二，量校所入，踰於周公賦稅之數，故曰季氏富於周公。公羊定八年或曰：「弑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何休注：時季氏邑宰，至于千乘，此可知季氏之富也。聚斂者，說文聚會也。斂收也。爾雅釋詁：聚也，二字訓義類同。胡氏紹麟捨義解：聚，宰爲驟，謂急於斂取，亦備一解。大學引孟子：「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其下言：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小人即指聚斂之臣，言附益者說文附益也。附與增同。漢書袁帝紀：武有衛山淮南之謀，設附益之法，亦謂徵斂之厚。鄭注此云：冉有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趙岐注：季氏魯卿季康子，案左哀十一年傳：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非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

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魯語載此事。仲尼私於冉有曰：汝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謫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乘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苟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何休公羊注解用田賦云：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歛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歛民錢以田爲率矣。何解賦爲財物，而孟子以爲賦粟倍他日，粟卽財物也。倍他日者，倍乎稅畝之制也。倍之爲言大略之辭。賈逵杜預解左傳以賦爲軍制，誤矣。用田賦，自是季氏之謀。特冉子不能救止其事，故夫子深責之。見凡爲人臣，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亦冀季孫聞善言能改悟也。鳴鼓謂擊鼓使鳴也。皇本而附益之之作也。鳴鼓下無而字。○注周公天子之宰卿士。○正義曰：周公封魯元子嗣之，其次子世守采地，官於王朝爲卿士。春秋時所稱周公召公是也。此注知不然者，春秋內外傳皆舉周公典籍，是夫子欲以周公所制賦法正季氏之失，故此文卽言宮於周公以譏之也。若泛指天子之宰，便爲回遠，且於內外傳所言周公不合。○注鳴鼓聲其罪以責之。○正義曰：左莊二十九年傳，凡師有鐘鼓曰伐晉語，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昭十七年傳，日有食之，天子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朝。杜注謂天子責羣陰，諸侯自責。是凡責讓，多用鼓也。說文，攻擊也。此訓責者，引申之義。宋氏翔鳳發微云：春秋繁露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勝卑也。固其義也。雖大莊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辱，賤傷貴，不義之至者與。季氏不能聽，冉有不能救。

柴也愚。

○弟子高柴字子羔，愚直之愚，參也魯。

○孔曰：魯鈍也。曾子性遲鈍，師也辟。

○馬

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

由也喎。

○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喎。

正義曰：此節亦夫子所論，而不署子曰，與前四科同。

師也辟。

○馬

子集注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案便辟猶盤辟武丘億羣經義證案墨子再拜便辟是便辟與再拜連文卽漢書何武傳見所舉者盤辟雅拜服虔曰行禮容拜也儒林傳注蘇林曰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盤亦便之轉案荀子非十二子云禹行而舜趨子張氏之賤儒也大戴禮五帝德云孔子曰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也改之皆可證竊謂愚魯近猶辟曠近狂故夫子願與之進於禮樂也其後四子德成學立故子貢答衛將軍文子咸稱其美行矣皇本辟作僻此依馬注誤改曠音無逸疏引作諺阮氏元校勘記說文有諺無曠曠乃諺之俗字○注弟子至之愚○正義曰弟子列傳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集解引鄭玄曰衛人子羔亦稱季羔見左傳檀弓作子皋齊人少孔子四十歲高旣爲氏不當又爲字三四十積鬱相亂衛齊二說亦異當以鄭氏爲是愚直謂如古之愚者直也○注晉純也○正義曰說文云晉純詞也論語曰參也魯段氏玉裁注左傳魯人以爲敏謂純人也釋名曰魯魯純也國多山民性樸純按惟魯直葬皆卽此○注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正義曰注以僻釋僻非是經文作僻但邪僻文過乃小人恬惡之行不可以僻子張○注子路之行失於畔嗟○正義曰釋文云畔嗟皇本釋文所見本並作跋嗟書無逸云乃逸乃諺僞孔傳牧誥不恭叛謗與畔嗟同焦氏舊論語補疏大雅皇矣無然畔援箋云畔援跋扈也韓詩云武強也漢書敍傳注作無然畔換文選魏都賦云雲撤叛換劉淵林注叛換猶恣睢也換援諺近相通

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下

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

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正義

曰蘇氏秉國四書求是云其庶乎未明指其所庶若何以下文不受命對觀之蓋卽捐受命而言案蘇說是也命謂祿命也古者四民各習其業未有兼爲之者凡其所業以爲命所受如此也子貢學於夫子而又貨殖非不受命而何荀氏樾平議古者商賈皆官主之故呂氏春秋上農篇曰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以周禮考之質劑掌於官度量純制掌於官貨賄之廳節掌於官下至春秋之世晉則絳之富商章藩木棟以過於朝鄭則商人之一環必以告君大夫蓋猶皆受命於官也若夫不受命於官而自以其財市賤鬻貴逐什一之利是謂不受命而貨殖管子乘馬篇曰貿知買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買此其濫觴與蓋不屬於官卽不得列於太宰之九職故不曰商賈而曰貨殖子貢以聖門高弟亦復爲之陶朱白圭之徒由此起也太史公以貨殖立傳而首列子貢有開必先在子貢固不得而辭也案俞說亦近理若然則其庶乎仍謂庶幾聖道也廣雅釋詩殖積也周語財蓄殖草昭解殖長也子貢貨殖謂居貨財以生殖也億度也皇本億作憶漢書貨殖傳漢陳度碑引並作意字異義同貨殖傳云子贊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貯鬻財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最爲饑而顏淵簞食瓢飲在于陋巷子贊結駟連騎東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贊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為意則屢中班傳全引此文此以賜不受命二句爲孔子所譏是意則屢中卽承上貨殖貪論衡知實篇賜不受命而貨殖爲億則屢中罪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又云子貢善意以得貨利蓋論衡以意貴賤之期解億字數得其時數解屢字得其時解申字此漢人解讀之最顯然可據者皇疏引殷仲堪曰不受矯君命江熙曰賜不受潤世之榮以不受命爲辭祿與貨殖傳子貢仕衛不合非也○注言回至心也○正義曰爾雅釋言庶幾尙也又云庶幸也易繫辭傳顏氏之子其始庶幾乎謂庶幾於道也詩節南山不宜空我師毛傳空窮也引申之凡貧窮無財者亦謂之空史記伯夷列傳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顛纖論地廣云夫賤不周知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爲不賢孔子不容不爲不聖後漢賈逵傳帝謂馬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奉於外屢空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矣是漢人解屢空皆爲空匱注前說是也財貨者說文貨財也億度是非者謂於事理之是非能先億度之也皇疏云故左傳邾隱公朝魯執玉嘉其容仰魯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君爲主其先亡乎是歲定公卒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此億中之類也案漢書眭宏等傳贊漢興推陰陽之災異者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此明謂億度事理注說亦非無解矣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已亦少能創業，亦不入於聖人之與室。

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后言。問善人之道，則非問何如而可以爲善人。乃問善人當何道以自處也。故子告以善人所行之道，當效前言往行，以成其德。

譬諸入室，必踐陳涂堂戶之跡，而後循循然至也。案孔說是也。踐迹者，謂學禮樂之事也。善人質美未學，我必進於禮樂，乃可入室。漢書刑法志，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爲國百年，可目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自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據志此言，以善人指諸侯言，上篇言聖人善人吾不得見之，彼言善人義亦同也。王者自德教化民，制禮作樂，功效太平。若善人爲邦百年，仍不能興禮樂之事，故僅可勝殘去殺。若仁道猶未能成，所謂不入於室也。漢志所云，於義亦通。釋文述本亦作跡說。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

正義曰：邢疏云：此亦善人之道也。故同爲一章。當是異時之語，故別言。子曰：也。案夫子言善人不得見之，及此言及善人舉所見論篤君子色莊三者，以當之。蓋此三者，皆可謂之善人。然容有似是而非者，與乎其間，故但爲疑辭。或言與，或言乎者，文法之變。○注論篤至善人。○正義曰：口無擇言，身無鄙行，約孝經文擇與殫同。敗也。彼作擇行，謂無敗行。

子路問聞斯行諸。

包曰：賑窮救乏之事。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孔

曰：當自父兄，不得自專。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聞聞

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  
孔曰：惑其問同而答異。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務在勝尙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正義曰：觀公西華之間，冉有亦當有父兄在，而夫子答之，與答子路異。此赤所以惑也。夫聞義卽當力行，君子善則歸親，苟有所爲而合於義，稱父母或兄之命焉可也。若必待稟命而或爲父兄所阻，不得行，是亦奚得爲義。但子路有聞卽行，其中有宜稟命父兄而迫不能待，不特失承順之道，並其所行或因急遽而未合於義。此夫子所以抑之也。至冉有固自首說子之道，而以力不足自諉者，不患其不稟命，但慮其遼巡退縮，而爲之不勇耳。夫子所以進之。二子之間，非在一時，而公西華之窺聖人，有以得其異同，亦可謂善學者矣。如之何其聞斯行之，皇本行之下有也字。○注：賑窮救乏之事。○正義曰：義事多端，注必指賑窮救乏者，舉所重言之。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曲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檀弓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云：不專家財也。白虎通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讐明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卽止，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包咸之說，蓋出於此。吳志全嘗以父命齋米數千斛，到吳市易，悉以賑士大夫，空船而還。裴松之引論語有父兄在之文，謂璪輒散父財，誠非子道，亦用包說。○注：言冉至正之。○正義曰：謙退者，讓與惄惄，不足以也。冉有子路，各有所失。夫子教之，亦因其所失，正之不能同也。學記曰：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教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教其失者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  
孔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子曰：吾以女爲死矣。子在回何敢死。  
包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也。  
正義曰：曲禮云：父母在，不許友以死。顏子事夫子猶父，故云子在，回何敢死。呂氏春秋勸學篇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

其有師者可知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大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於父也。此固秦人解讀之最古者。蓋顏子隨夫子行，怒遇匡人之難，相失在後。夫子必心焉望之，望之而不至，則疑其爲匡人所殺。雖在顏子，必不輕身赴難。如子路之懼，怒奮戟，然亂離之時，或不幸而死於非命，此亦人事所恆有。及後顏子來見，夫子喜出望外，故直道心之所疑，初不料顏子之未死也。至顏子之對夫子曰：子在，回何敢死？夫夫子遇難而曰：子在，何也？蓋以夫子狀類陽虎，匡人疑爲陽虎，而誤圍之。非真欲殺夫子，此直俟其細詢踪跡，審其動靜，自足知之。書傳言夫子弦歌不輟，曲三終，而匡人解甲忠信，篤敬，變頗可行。此豈陽虎之所能爲者？蓋不待夫子自辨，而聖德光箸。匡人已知決非陽虎矣。夫子之不輕於一死，顏子蓋真知之，故曰：子在，而因子在，不敢就死。自必潛身遠害，或從他道迂行，此其所以相失在後也。惟知子在，故顏子獨後。惟顏子獨後，而夫子又疑爲死，聖賢往迹，及其心事，可按文而得之。他說以死爲先，字之誤，或以子在爲在園中，死爲赴難，皆不合。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正義曰：釋文云：惠古文臣字，本今作臣。此古文出六朝時所製。大臣者，謂公卿大夫爲諸侯佐者也。異者，謂異人也。若顏淵仲弓之類，曾由與求之間，曾猶乃也。見王氏引之經傳子曰：

吾以子爲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正義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間，安足大乎？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正義曰：言備臣數

而已。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正義曰：問爲臣皆當從所欲，言二

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爲大逆。正義曰：釋文云：惠古文臣字，本今作臣。此古文出六朝時所製。大臣者，謂公卿大夫爲諸侯佐者也。異者，謂異人也。若顏淵仲弓之類，曾由與求之間，曾猶乃也。見王氏引之經傳

釋詞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謂事君當以正道。若君所行有過失。卽以道諫正之。止謂去位不仕也。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顧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自虎通諫諍篇。諸侯之臣。諍不從得去。何以屈尊伸卑。孤惡君也。雖言大臣事君之法。劉敞春秋憲林。其臣者。其位下。其責薄。小從可也。大從罪也。大臣者。其任重。其責厚。小從罪也。大從惡也。包氏慎言溫故錄。韓詩外傳云。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然而不亡者。以有冉求。季路爲卒臣也。故曰。有諍。諍臣者。其國昌。依此則二子事季亦能匡正以道。故季子然以大臣許之。而夫子斥之者。以其不能以去就爭也。公羊莊二十四年。曹羈下傳云。三諫不從。遂去之。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注云。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索。所以申賢者之志。孤惡君也。夫二子非黨惡之臣。然不能直伸己志。折奸人僭竊之萌。故曰。具臣。張栻論語解。或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何必自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其始也。惟利害之是徇而已。履霜堅冰之不戒。驟至蹉跌。以至於從人弑君者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其始從曹操劉裕之時。亦豈遂欲弑父與君哉。惟其漸浸順長。而勢卒至此耳。案夫子此言。明二子尙能守正。亦所以警季氏。使無自陷大逆也。○注。子然。季氏子弟。○正義曰。宋氏翔鳳發微云。文選注四十七引論語摘輔象曰。子然。公頤。多略。知季子然亦弟子之一。戴氏望論語注。疑子然卽季亹。○注。謂子至大乎。○正義曰。注以異爲異。事曾爲則。並不合。○注。言備臣數而已。○正義曰。說文云。具。共罝也。廣雅釋詁。具備也。大夫家臣。當有員數。此二子仕季。亦但備數任職事。不能如大臣能匡正人主也。洪書翟方進傳。爲具臣。全身。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注。包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爲政。所以爲賊害。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注。孔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亦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注。孔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作使子羔爲費邱宰。

論衡藝增篇亦作廟宰戴氏望說史記費字後人所增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釋廟在鄆城宿縣未言殿所在知所見本無費字漢地理志東平國無鹽縣有廟鄉今山東東平州東境也子路以廟廟後不可無良室故欲任子羔治之案戴說頗近理然論語集解亦不釋廟則包周馬鄭諸家所據本皆作費是當時已文誤莫之能正耶所當闕疑各就文解之也有民人者長謂庶人在官入謂羣有司皆所以佐宰治東也有社稷者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稷者穀神自虎通社稷篇人非士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夏氏所學禮管釋社稷皆祀土神也土爰稼穡社與稷不能分而爲二言稷必兼言社言社不必言稷而稷在其中鄭氏所謂稷者社之細是也社稷共祀於一壇歷考諸經傳只有社壇並無稷壇自王莽宜社之外復增宜稷光武州治之社無稷而後世遂社稷分壇失古義矣案天子諸侯行禮於社甚多自虎通祇舉求報言者以社稷皆土神求報是其正祭不煩廢說他事也大夫祭社稷亦是存求秋報凡舉民事時皆同矣讀書者說文云讀誦書也書者詩書禮樂之統名於時世猶持祿不自學進故子路昔仕宦亦不以讀書爲重也韓詩外傳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卽夫子此言之旨左氏傳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未知可否子皮曰恩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儒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與夫子此語意同○注所以爲賊害○正義曰說文云賊敗也敗害義近○注疾其至知窮○正義曰上篇言佞事云禦人於口給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遂猶成也窮謂窮理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孔曰晳曾參父名點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孔曰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居則曰不吾知也孔曰女常居云人不知

已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孔曰：如有用女者，則何以爲治。子路率爾而對曰。率爾包曰：攝迫也。迫

先三人對。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包曰：攝迫也。迫

於大國之間

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方義方夫子哂之

馬曰：哂笑。

正義曰：侍坐者謂四子侍於夫子坐側也。上篇或言侍，或言侍側。此獨言侍坐，明四子亦坐也。子路少夫子九歲，冉有少夫子二十九歲，公西華少夫子四十二歲，惟曾晳年無考。其坐次在子路下，是視子路年稍後。夫子長於四子，不欲多引年，故謙言一日也。母吾以者，母與無同。皇本作無以用也。言此身既差長已，衰老無人用我。也。釋文云：吾以鄭本作已。鄭謂毋以我長之故，已而不言已止也。義似紆曲。夫子自言身老，若四子則年力未衰，宜爲世用，故就其平居所發論誘之盡。言以觀其才志何如耳。率爾，皇本作卒爾。注同。莊子人間世注：率然兩之。釋文：率本又作卒。是率卒二字通用。加之以師旅者，謂己國有征討，及他國來侵伐者也。加者，益也。說文云：二千五百人爲師，從市從百，自四百衆意也。軍以五百人爲旅，從从，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道晉，以令貢賦。鄭注：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因之以饑饉者，老子儉武篇云：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所謂因也。爾雅釋天云：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饉。郭注：凡草葉可食者，通名爲蔬。邵氏晉書正義：穀梁襄十四年傳云：一穀不升謂之喙，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饑。墨子以五穀不收爲饑，合於雅訓矣。案：穀不熟，蔬不熟，皆可名饑。爾雅：穀梁，各具一蔬。釋文：饑，鄭本作飢。說文：飢饉也。義稍別。今經傳通用。由也爲之者爲治也。比及三年者，比，追也。見廣雅釋詁：周官小司徒云：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寘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焉。

民之卒伍而用之。是三年乃大比之期。又書言三載考績。三考凡九年。乃行黜陟。子路言甫及三年。初奏績之時。已有成功。蓋子路長於治軍旅。故夫子亦言千乘之國可使治賦也。○注。晉曾參父名點。○正義曰。弟子列傳。曾懿字晉。奚容懿字晉。又狄黑字晉。歲懿皆懿之省。論語曾晉名點。則同音假借字也。○注。言我聞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正義曰。注意吾以二字爲劉詞。於文未順。又難對之義。非經所有。並非是。○注。率爾先三人對。○正義曰。率者。輕速之意。孟子梁惠王篇。卒然問曰。率乎義同曲禮。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注云。禮尚謙也。不顧望。若子路率爾而對。案四子以子路爲年長。自當先對。但亦當顧望。不得急遽先三人也。又其言自負太甚。故夫子以爲不讓。○注。攝迫也。○正義曰。迫謂迫近也。焦氏循補疏。荀子禮論云。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攝。楊倞注。窮也。攝。猶戚也。此戚卽蹙字。窮蹙與迫同。楚辭哀時命衣攝葉以儲與兮。王述章句云。攝葉不舒貌。迫蹙故不舒。○注。方義方。○正義曰。廣雅釋詁。方義也。鄭注。此云方禮法也。禮法卽是義。漢書禮樂志引此句解之云。教目禮誼之謂也。與鄭注及此注同。司馬法云。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是其義也。○注。哂笑。○正義曰。曲禮。笑不至矧。鄭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釋文。矧本又作哂。是哂與矧同。宋氏翔鳳過庭錄。說文。歎笑。不壞顏曰歎。從欠引省聲。說文無歎字。作歎爲正。矧是假借。凡笑以至矧爲度。過此則壞顏且失容。故曰笑不壞顏。非微笑之謂。曾晉亦以夫子有異常笑。故問之爾。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一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二孔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也。

正義曰。爾何如者。謂其志何如也。方六七十里者。謂國之經傳。釋訓云。如猶與也。及也。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宗廟之事。如會同。如字並與與同義。書堯典曰。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二死。貲如五器。儀禮鄉飲酒禮。公如大夫。人史記虞卿傳。趙王問樓缓曰。子奉地如毋予孰吉。新序善謀篇。如作與。是其證。如與聲相

近故如訓爲與與亦可訓爲如足民者謂使民財用足也亦待三年者漢書食貨志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興而爭訟息故三載攷績然則足民亦須以三年計之也皇本民下有也字○注求性至而已○正義曰冉求能治大國而職言小國是其性謙退也王制孟子皆言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官大司徒云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王制孟子不同蓋周官言封域王制孟子專就出稅之田言耳春秋時列國兼併小國見侵削不能如制故有此六十里之國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鄭曰我非自言能願學爲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類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小相謂相君之禮**

**正義曰宗廟之事鄭注指祭祀胡氏紹勳拾義云宗廟之事祭祀在其中獨此經不得指祭祀宜主朝聘而言下言如會**

**同者會同不在廟而在壇舉宗廟不言朝聘舉會同不言壇坫皆互文見義如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言宗廟可該禮器言百官可該朝廷也案胡說是也大夫士助祭無用端服者則宗廟爲朝聘可知如會同者如猶與也金氏鶴禮說案會同之禮非必諸侯會同於天子也左襄四年傳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杜注以諸侯會同解兩君相見孔疏云朝而設享是亦二君聚會故以會同言之爾雅釋詁云會合也又云會對也說文云同合會也合合口也是會同二字本義原止二人相合曲禮云諸侯相見于卻地曰會春秋所書公會某君于某皆兩君相見也相見于卻地可謂之會則相見於宗廟之中亦可謂之會矣此會同之小者也至於十餘君聚會不于廟而于壇則會同之大者也左定四年經云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照于皋馳傳云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雖噴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作從此十餘君聚會稱會同之證十餘國聚會所謂噴有煩言者必貴有言語之才以爲相若兩君相見則長於禮樂者可爲相也公西華志於禮樂則其所謂會同者必指兩君相見言之又云兩君相見自在宗廟之中爲諸侯之事故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自注宗廟之事不一而會同其一事也故曰宗廟之事如會同如字乃指點詞非更端訓案金說是**

也。左傳八年傳云：不赴於同，春秋繁露竹林篇：會同之事，大者主小。又云：齊頃公卽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王道篇：諸侯會同賢爲主，賢賢也。據此諸文明列國會盟稱會同也。惟如字作指點詞與王氏訓與者義異，愚以下文言宗廟會同明宗廟有專指之事，則如訓爲與王義自僂。而宗廟之事必如胡氏以爲朝聘，乃合經旨。端章甫者，鄭君注爲諸侯視朝之服，然此是相者所服。於諸侯無涉。說文云：端，正幅，從衣耑聲。段氏玉裁注：凡衣及裳，不邪殺之幅曰端。左傳：端委杜注：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今案端是正幅之名，故說文中部輸下曰：正端製。今經傳皆作端。自是同音假借。凡朝祭之服，皆用正幅，通得端名。故樂記管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是祭服名端也。左傳言太伯端委以淳周禮，是朝服名端也。胡氏紹勳拾義：古時布廣二尺二寸，端用正幅，衣形正方。自袞鷩至玄端服不同，而其爲端則同。何論朝服也。周禮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康成注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袂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者，蓋半而益一半，則其袂三尺三寸。袂尺八寸，賈氏疏云：其袂尺二寸，據玉藻深衣之袂尺二寸而言也。陳氏禮書云：謂之端，則衣袂與袂廣袤等矣。無大夫士之辨也。果士之袂，殺於袂尺，非端也。大夫之袂，以半而益一，亦非端也。夏氏新學禮管釋又謂男子五屬服，五衰服皆端，惟弔服弁絰侈袂，婦人服侈袂，亦以鄭氏爲誤。案大夫以上侈袂，鄭君此說必非無據。侈袂謂侈於士之袂一尺一寸也。證士之袂以布一幅爲之，大夫以上之袂加半幅布，故曰半而益一。然袂雖侈，仍用正幅，何妨得有端名？陳夏二君之疑殊所未曉。釋名釋衣服云：玄端，其袖下正直端方，與要接也。此亦舉玄端以例其餘耳。朝服是緇衣素裳，玄端則玄衣而裳無定色。緇玄色近緇，是七入之黑。玄是六入之黑，故禮或稱朝服爲玄端。而冠亦同用玄色，謂之玄冠。其不同者，惟裳與緇諸飾。士冠禮云：玄端三裳。主論列其服，非其次所服之人可也。云者，謂唯其所服服之不定之辭也。上經爵弁服緇裳，皮弁服素裳，皆上下通服，則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緇與此同。又云：若大夫以上，則有異。大夫端用素裳。天子諸侯用朱裳也。金氏榜禮箋解：士冠禮云：玄端三裳。主論列其服，非其次所服之人可也。云者，謂唯其所服服之不定之辭也。上經爵弁服緇裳，皮弁服素裳，皆上下通服，則玄端玄裳黃裳雜裳明，不專爲士設。經記說玄端服，唯見此三裳，然則服玄端者無異裳，蓋可知也。玉藻緇君朱大夫素士爵章，乃言玄端之緇色不同，猶冕弁服之有緇黻赤紱，與裳無涉。其說雖與鄭異，而於經旨實合。蓋釋固從裳色，然亦取其相近，如朱色淺黑，則近於玄；淺赤則近於黃。素色淺白，亦近於黃。凡色之相

近皆可配以爲用不必裳黻同用一色也。荀子哀公篇端衣玄裳綬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羣云絕而乘路則爲天子冕服蓋冕服亦通名端當用綬裳而云玄裳纏玄色近玄卽繩也天子冕服有玄裳則玄裳非但爲上士所服矣朝聘會同攝相之服經無明文舊說謂君臣同服聘禮賓主既同用皮弁則攝介亦當用皮弁可知此於經無徵直以意爲之說案士冠禮主人玄端爵弁攝者玄端賓如主人服賛者玄端從之賈疏云攝者不言如主人服別言玄端則與主人不同可知然則主人玄端爲士之正服攝者玄端爲朝服合之論語此文有朝聘會同則凡士之爲攝者自助祭外皆用朝服而非皮弁可知然朝服當云委貌今云章甫者以章甫與委貌同爲玄冠也鄭特牲士冠記並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鄭注士冠記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大夫也甫或爲父母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明之三冠皆所服以行道也其制之異同未之聞自虎迺紳冕云所以謂之委貌何周統十一月爲正萬物始萌小故爲冠節最小故曰委貌委貌者言委曲有貌也殷統十二月爲正其節微大故曰章甫章甫者尙未與極其本相當也夏統十三月爲正其節最大故曰毋追毋追者言其追大也案此則三代冠制稍有大小之差疏言其形鄭君兼釋其義互相備耳周用六代禮樂當時本有章甫爲大夫士之冠故夫子冠章甫之冠魯人誦孔子亦云袞衣章甫及此子華又言端章甫皆當時禮冠用章甫之證若當時未有此制而夫子與子華乃舍周之委貌而服殷冠是畔民也乃解者疑其與禮不合又以子華爲謙夫子華能爲大相而謙言小相可也未有舉其禮服而亦諭不敢用且未聞以前代之制而用爲謙言此亦理之未可違矣小相者言諸侯有宗廟會同之事已爲小相佐助君也上篇夫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與賓客言是大相之事則赤言小相爲據可知大戴禮記將軍文字篇子貢志通而好禮攝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攝禮禮以攝辭是之謂也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觀此則子華爲相是自道其實然舊時解此節以宗廟爲天子之宗廟會同爲諸侯見天子之禮端章甫爲諸侯之服夫赤自思爲諸侯其妄已甚而會同之禮諸侯當服裨冕不聞用玄端章甫宜間戎若殲四書釋地又續凌氏延堪禮經釋例皆斥其謬也○注宗廟至之禮○正義曰注以宗廟之事爲諸侯廟祭而解會同爲諸侯時見殷見則皆見天子之禮周官大宰大朝觀會同注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觀舉春秋則冬夏可知疏云大會雖無常期當春來卽是春朝當秋來卽是秋

觀當夏來卽是夏宗當冬來卽是冬遇若大同則有常期春東方六服盡麥夏西方六服盡來秋冬司農云舉春秋卽冬夏可知者經直云大納觀不言宗遇有宗遇可知在國行朝禮訖乃皆爲壇於國外而命事焉又大宗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注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命而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疏云若不當朝之歲則不須行朝觀於國中直壇朝而已其當朝之歲者則於國中春夏行朝宗於王朝受享於廟秋冬則一受之於廟也大行人云十二歲王乃巡守殷國若王無故則巡守若王有故六服衆皆同來是其禮也凌氏疇典故說云案鄭注云云盡宗廟一事也會同二事也端章甫謂視朝三事也三者皆須相禮或舉地或舉事或舉眼古人文法互見如此案此鄭誤注今不用也小相有主國曰摺賓國曰介摺介統謂之相邢疏曰聘禮云卿爲上摺大夫爲承摺士爲紹摺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闌大夫中棊與闌之閒士介拂棊則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此云願爲小相者謙不敢爲上摺上介之卿願爲承摺紹摺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案依鄭注兼有朝祭之相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此廟中之相也諸侯視廟之相無明文周官大宰贊聽治是大相小司冠摺外朝司士摺治朝太僕正服位皆小相則諸侯視廟亦有相可知點爾何如鼓瑟希孔曰思所以對故音希鑿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孔曰各言己志於義無傷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

正義曰朱子集注云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注周曰善點獨知時

正義曰。朱子集注云。

周官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壙籥管弦歌注出音曰鼓此字虛實兩義毛晃岳珂並分鼓舞字從鼓鐘鼓字從鼗非也方氏觀鶴偶記爾雅釋樂云徒鼓瑟謂之步注謂獨作之曾點但鼓瑟未有口歌又云少儀云侍坐弗使不執琴瑟則點之侍坐鼓瑟必由夫子使之其說並是鏗爾玉篇引作拊爾廣雅釋言錞擊也拊與錞同說文小徐本搘下云讀若論語鏗爾舍琴而作大徐本作舍瑟段氏玉裁注依小徐本改正又輒下引此文段氏亦改舍琴其說云論語釋文云鏗苦耕反投琴聲是則陸氏本作舍琴而作下文云本今作瑟者後人所增語廣韻曰拊琴聲曰莖切玉篇曰搘口耕切琴聲引論語拊爾舍琴而作案由段所引是古本皆作琴字此文孔注云投瑟之聲投瑟必投琴之誤釋文所云投琴卽本孔注也作起也曲禮云侍坐於君子君子間更端則起而對鄭注離席對敬異事也君子必令復坐此舉間異事當如前之敬蓋君子有問於己皆當起對對畢就坐若對未畢君子詔已坐亦得坐若夫子問六言六蔽子路起而對夫子復命之坐是也若然此三子承夫子之間並應作而後對前不言者從可知也撰鄭本作僕云僕讀曰誼誼之言善也案廣韻曰誼善言也本鄭義陳氏禮古訓曰鄉飲酒禮遵者降席注今文遵爲僕或爲全是全僕本通故讀僕爲誼非改字也案鄭以點爲諱言故夫子云何傷以解之若僕孔訓爲爲政之具是正點自負有異三子視子路之率爾更有甚矣以此知鄭義精審多若此也釋文云亦各言其志一本作亦各言其志也今皇邢本皆有也字莫春者舉時所值言之釋文本亦作暮春說文無暮字鄭下云日且冥也從日在暦中引申爲遲晚之訓故此春盡言莫春也皇本冠者上有得字儀禮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故曲禮云二十曰弱冠白虎通綯冕云所以有冠者何冠者體也所以掩持其髮也人懷五常莫不貴德示成禮有修飾文章故制冠以飾首別成人也禮所以十九見正而冠者何漸二十之人耳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童子者人年十五以上爲成童此則未冠者也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者鄭注云沂水出沂山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饋餌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案水經泗水注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山西北平地發泉流經營縣故城南沂水北對穆門亦曰雩門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曾點所欲風舞處也尼丘山卽鄭注所云沂山此水在魯城東南

歷城南西右注泗水鄭注止云魯城南者就雩壇所在言之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曰沂水在今曲阜縣南二里西入滋陽縣境合于泗水論語所謂浴乎沂卽此齊亦有沂水今沂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離屋山接蒙陰縣界南流至江南宿遷縣北匯爲駱馬湖又南入運河書淮沂其又是也又出武陽之冠石山者亦謂之沂水在今兗州府費縣俗呼小沂水哀二年取沂西田是也案齊之沂水在東故齊乘以魯沂爲西沂水也雩壇者雩時爲壇設祭於此有樂舞故曰舞雩爾雅釋訓舞號雩也周官女巫疏引春秋考異郵云雩者吁嗟求雨之聲說文雩夏祭樂於赤帝以祈甘雨也從雨亏聲雩或從日雩羽舞也周官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又女巫云旱嘆則舞雩舞師云教皇舞師而舞旱嘆之事注云旱嘆之事謂雩也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玄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皓是雩祭有樂舞也雩壇在沂水上鄭自舉目見言之水經言壇高三丈其遺蹟也饋爲饋酒食者周官大宗伯以饋食享先王鄭注言饋食者著有黍稷然則雩祭或亦用黍稷與鄭君此處注雖殘佚不完然貢饋詔酒食觀之當以雩祭有酒食事矣饋歸字通用魯論作歸依本字釋之少儀燕遊曰歸是也史記弟子列傳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史公采古文論語當本作饋徐廣所見一本是也論衡明雩篇解此文云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尙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左氏傳曰啓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啓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春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歲星之旁也春雩廢秋雩在故歲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案論衡說與鄭君同異不可知宋氏翔鳳發徵按王仲任說論語此條最當其云說論之家當指魯論當時今文魯論最盛也其以雩在正歲二月則非若龍皆見東方在正歲四月始舉雩祭故左傳龍見而雩杜注以爲建巳若啓蟄則夏正郊天而非雩論語暮春春未爲暮已將四月故云春服既成言時已暖也然建巳之月亦不可浴水中而風乾身浴沂言祓濯於沂水而後行雩祭蓋三子者之禮節民心也點之志由鼓瑟以至風舞詠饋樂和民聲也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故孔子獨與點相契唯樂不可以僞爲故曾晳託志於此孔子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何以言何以爲治若以魯論所說則點有遺世之意不特異三子並與孔子問意反矣又云公羊桓五年經秋大雩注使童男子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疏云論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與此異者彼言暮春者春服既成明魯

人正雩。故其數少。復不言男女。今此書見於經。非正雩也。凡脩雩者。皆爲旱甚而作。故其數多。又兼男女矣。是以司巫職云。若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是也。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者。蓋是天子雩也。又周官司巫疏云。若四月正雩。非直有男巫女巫。按論語曾晳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兼有此等。又禮記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注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爲壇南郊之地。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韜鞬至柷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疏云。正雩。則非惟歌舞。兼有餘樂。故論語舞雩爲雩祭。今案宋說。雩在正歲四月。非二月。甚是。又以浴爲祓灌。亦較論衡涉水之訓爲確。月令仲夏之月。令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此以雩正祀在五月。不在四月。鄭注以爲禮文有失。又云。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求雨。則謂秋時因旱得用雩禮。若不旱。則不雩。與春秋醫秋雩之義合。而論衡謂周人一歲再祀。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是謂秋有雩爲正祀。則以漢禮誤解周制也。又鄭注月令謂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此說四月正雩之外。若冬春夏有旱。但用禱不雩。惟秋旱得用雩禮。而董氏春秋繫露求雨篇。備列春夏秋冬雩祭之法。或董氏言旱甚。則然。鄭君言春夏冬用禱者。指小旱而言之。若旱甚。亦是用雩禮也。沈氏濬孔注辨僞。解龍見而雩云。案古以角亢爲龍。以星度攷之。龍星晉見。蓋在三月。春秋左氏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注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見東方。周語單子曰。夫辰角見而雨畢。注曰。辰角。天馬房星也。謂建戌之中。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注曰。謂霜降之後。是蒼龍諸星。皆在九月。朝見。每差五日。其在三月。暮見。亦然。故左氏傳梓慎曰。火見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三月火見。豈容龍見反在四月。夏小正四月初。南門正大衍議。謂立夏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四五度。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是四月角星昏中。非初見也。詩周頌噫嘻序。春夏祈穀於上帝也。箋曰。从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正義曰。言是與者。爲若不審之辭。是鄭亦以四月雩祭。經無明文。疑不能定。攷漢舊儀。夏則龍星見而始雩。蓋漢以四月爲正雩。故服鄭因之。據左傳龍見。此經暮春。則周之雩月。夏正三月也。今案沈說甚覩。然左傳鄭雩嘗悉。備列四時之祭。則雩之正祭。自在四月。沈君以龍見在三月。固是。然三月初見。至四月祭之。未爲不可。經云龍見。非云始見。月令且云仲夏大雩。而謂周無夏雩。豈其

然乎詩序春夏祈穀鄭以夏無祈穀故舉雩祀當之亦是暗據月令仲夏大雩之文而父未定故云與以疑之非疑夏無雩祭也至沈君以浴乎沂爲浴土龍點言志爲祓逐季氏卽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季辛雨雩此皆附會於義遠隔今並削之不欲滋後世之疑也予友柳氏與恩解此文亦從論衡云春服既成謂雩時所服也國語楚語在男曰現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章昭解時服四時服色所宜又春秋繁露求雨篇言春雩之制祝服蒼衣小童八人服青衣而舞之是也今案由繁露文觀之此冠者疑卽祝類童子卽雩舞童子也五六人者或五人或六人也六七人者或六人或七人也太牢御覽禮儀部漢舊儀曰禮后稷於東南常以八月祭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爲民祈農報功然則冠者童子皆是舞人而五六六七則合七十二人之數又晉張協洛禊賦童冠八九八九亦合七十二人疑漢晉時雩禊之制本用七十二人而遂以論語所云五六六七以巧合之也又漢唐扶頑四遠童冠搢衣受業五六六七化導者神此以童冠爲曾點弟子是曾論之說而隸釋載貞興宗答洪丞相書指七十二子失之遠矣宋氏翔鳳發微云詠是歌詩所歌蓋釋文錯也毛詩篇義曰絲衣擇賓戶高子曰靈星之戶也論衡以靈星爲龍星龍與靈聲之轉漢書郊祀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論衡緊意篇曰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文曰雩雩之禮爲民祈穀實也春求雨秋求實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張晏以爲農祥晨見而祭王充以爲二月祭並非禳正要之靈星之祭卽左傳龍見而雩雩祭有壇蔡邕獨斷壇謂築土起堂何休公羊莊三年傳注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故絲衣篇曰自堂徂基又云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兒觴其觴旨酒思柔皆飲酒食之事則高子之說當是詩古文家舊說也今案靈星一歲再祀乃是漢制宋君亦誤以爲周禮竊以古論解此節爲雩祀自是勤恤愛民之意其時或值天旱未行雩禮故點卽時言志以諷當時之不勤民者家語弟子解曾點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爲禮教正與論衡所云調和陰陽之旨合乃漢人解此文又誤會古論之義以禊當舞雩月令季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乘舟禊於名川也論語暮春者浴乎沂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濱蓋出於此張協洛禊賦顧新服之既成將祓除於水濱又云攜朋接黨童冠八九亦同蔡氏章句之說沈氏濬十經齋文集云致祓禊之禮於古無徵晉書東晉傳言周公卜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出吳均續齊諧記不足爲據宋書禮志續漢志注補引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闕草祓除不祥則

亦以爲漆酒之淫俗。非鄗洛之盛典。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饗浴。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蓋鄭舉漢法以況周制。西京雜記載戚夫人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飯。以祓禊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續漢禮儀志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爲大絜。是西漢始於宮闈。東京則沿爲民俗。古祓禊皆除惡之祭。女巫之祓除。卽女祝之祓禊。禮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注謂昂有積尸大陵之氣。佚則厲隨而出行。磔牲以禳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注招福也。弭讀爲救。救安也。安凶禍也。招弭皆有祀衍之禮。杜篤祓禊賦謂巫咸之徒秉火祈福。猶存古制。魏晉以後但以絲竹觴詠爲樂。而蔡邕張協之徒。且以論語舞雩當之。匪特義異古訓。抑更事乖前典。案沈說是也。月令祓禊印春灘之禮後世祓禊卽其遺俗。與舞雩爲請雨祈穀實者各別。此則蔡張誤會古論之旨。妄以祓禊當舞雩也。○注思所以對。故音希。○正義曰。說文云。稀疏也。稀從希聲。希有鮮少之義。蓋點闔夫子問已而思所以對。故鼓琴略緩。而其音稀疏也。○注置瑟至之聲。○正義曰。注以置訓舍起訓作。故云置瑟起對也。說文儀具也。儀與撰同。周官大司馬撰車徒。謂具車徒也。具者備也。鏗南投瑟之聲者。投亦置也。投瑟當作撥琴。○注包曰。至之門。○正義曰。筆解引此注作孔曰。莫春爲季春三月者。莫晚也。季少也。凡四時首月爲孟。次月爲仲。末月爲季。此三月是春末月。故言季春三月也。周正建子。以十一月爲歲首。而仍用夏令。則莫春謂建辰月矣。單祫者。夏小正云。二月往緩。袞禪禪與單同。玉藻云。禪爲綱。凡衣有裏曰祫。無裏曰禪。說文云。祫衣無絮。史記匈奴傳。服縷祫綺衣。注引字林與說文同。今人稱祫衣。亦祫之轉聲。凡單祫皆是春服。故注舉以言之。風涼於舞雩之下者。言魯人時正舞雩。點往其下得風涼適體也。後漢書王符傳。仲長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與此包注同意。同爲魯論說也。惟風字作諷。或係假借。李充注。以古論之義解之。非也。○注善點獨知時。○正義曰。皇疏引李充云。善其能樂道之時。逍遙游泳之至也。

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包曰。爲以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唯求則非邦也。

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

**大。**孔曰赤謙言小相耳誰能爲大相正義曰夫子何哂由也皇本夫子作晉子曰爲國以禮曰上有子字唯求祇言能仕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小地赤祇言能爲小相則所言皆讓與子路異故夫子反言以明之晉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安見非邦宗廟會同皆諸侯之事安見不能爲大相而二子之晉皆讓故無可譏議也安見釋文作焉見云焉於處反本今無此字盧氏文弨攷證曰古焉安二字通用禮記三年問焉字荀子禮論篇皆作安校者不知因云今本無釋文又云宗廟會同本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而何一本作非諸侯如之何皇本唐石經初刻均與釋文一本同又皇本小大下各有相字

## 卷十五

### 顏淵第十二

#### 集解

#### 凡二十四章

正義曰釋文云子路無宿諾或分此爲別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  
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馬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孔曰：行善在己不在人也。

正義曰：克，皇本作剋。克己復禮，所以爲仁爲猶事也。謂用力於仁也。下句爲仁由己箋同。左昭十二年傳言楚右尹子革諷續王以祈招之詩，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不能自克，以及

于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是克己復禮爲仁，乃古成語。而夫子引之，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言已誠爲仁人，必知之，故能歸仁，已得成名也。言天下者大之也。毛氏奇論稽求篇，禮記哀公問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則歸亦祇是名謂之義。先教諭云：漢長安令陽興說史高將軍，誠召置幕府，學士歸仁。後漢和帝皇后詔稱大尉鄧彪，海內歸仁爲羣賢首。言甚夸大，而不據於傍博者，祇稱名也。今案漢書王莽傳贊宗族等事，師友歸仁。後漢書郎顗傳，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並以歸仁爲稱。仁禮記禮器云：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鄭注以懷仁卽歸仁，懷歸並訓稱也。○注克己至仁矣。○正矣曰：爾雅釋詁，克勝也。又勝克也。轉相訓此訓約者，引申之義。顏子曾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如約束之約，約身，猶言修身也。後漢書安帝紀，夙夜克己，憂心京都。鄧皇后紀，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祭遵傳，克己奉公，何敵傳宜當克己以疏四海之心。凡言克己，皆如約身之訓。法言謂勝己之私之謂克，此又一義。劉炫援以解左傳克己復禮之文意，指楚靈王多嗜慾，誇功伐而言，乃邢疏卽援以解論語朱子集注，又直訓己爲私，並失之矣。復反者，反猶歸也。吾將有所視聽言動，而先反乎禮，謂之復禮，非謂己先有私，己先無禮，至此乃復也。

問其目。  
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明之。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注：鄭曰：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王曰：敬事

此語必行之。

正義曰。勿者禁止之辭。視聽言動皆在己不在人。故爲仁由己不由人也。默猶行也。謂所行事也。禮中庸云。齊

是其禮。惟能克己復禮。凡非禮之事。所接於吾者。自能有以制吾之目而勿視。制吾之耳而勿聽。制吾之心而勿行。所謂克己復禮者。如此。春秋繁露天道施篇。夫禮體情而防亂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譽之情。所以安其情也。周語單子論晉侯事曰。步晉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目絕其義。足高目棄其德。言爽目反其信。聽淫目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故不可不慎也。然則視聽言動。古人皆致慎之。所以勉成德行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也。樂記云。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懶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卽此文所嚴。非禮諸事也。○注。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正義曰。目者。如人目有所識別也。凡行事撮舉總要謂之目。注音條目者。非止一目。當有細數。若木枝條也。古人爲學。皆有數記。所以備顧習戒遺忘。故此注音條目知必有之也。鄭注云。欲知其要。顏回意以禮有三百三千卒。雖周備。故請問其目。是目爲事之要。周官掌人四目巫目。注云。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亦訓目爲要。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包曰。在邦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

孔曰。爲仁之道。莫尚乎敬。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包曰。在邦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

仲弓曰。雍

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作仲弓問政。馮氏登府異文考證。以爲古論。然前後章皆是問仁。不應

已。故稱大也。凡迎賓之禮。賓降等者於門內。賓敵者或尊者。皆於門外。此言出門。又言大賓。故知是尊於己也。承大賓。如承大祭。言仁者能敬畏人。故能愛人也。左傳三十三年傳晉伯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

亦古有此語而曰季及夫子引之傳言承事此言使民文略不同施猶加也韓詩外傳已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由外傳此言觀之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已所欲必又當施諸人故孟子言仁者得民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是也翟氏灝考異管子小問篇引語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是勿施二句亦古語在邦謂仕於諸侯在家謂仕於卿大夫家也觀下篇子張問士夫子告以在邦在家可證包注以在邦指諸侯在

家指卿大夫失之矣在邦在家無怨者言仁者愛人故人亦愛之無可復怨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孔曰訥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犁曰其言也訥

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孔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

正義曰釋

文訥或作仞案仞是假借字汗簡引古論作訥鄭注云訥不忍言也此注文不備莫曉其義包氏慎言溫故錄公羊宣七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傳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注孔子曰其爲之也難言之得無訥乎皆所以起孝子之情也案依何氏意似訥者謂其辭之委曲煩重心有所不忍而不能徑述其情故言之亦多過難鄭注云訥不忍言也說與何氏同牛之兄桓魋有寵於宋景公而爲害於公牛憂之情見乎辭兄弟怡怡不以義傷恩也而魋之不共上則禍國下致絕族爲之弟者必須涕泣而道徐遵明公羊疏申解論語云言難言之事必須訥而言之正所以致其不忍之情故夫子以爲仁案包說或得鄭義若然則爲之猶言處之也斯經之仁矣乎皇本斯下有可字矣乎上有已字○注訥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犁○正義曰說文訥頓也頓與鈍同此訓難者引伸之義荀子正名篇外是者謂之認楊倞注認難也認與訥同犁爲宋桓魋弟故曰宋人史記仲尼弟子傳司馬耕字子牛是牛名耕不名犁此注不知何本○注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正義曰此以言爲言仁則上文其言也訥謂仁者不輕言仁也皇疏引江熙曰禮記云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勉於仁者不亦難乎夫易言仁者不行之者也行仁然後知勉仁爲難故不敢輕言也案

此注  
亦通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孔曰：牛兄桓魋將爲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

子解之。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包曰：疚

病也。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者。正義曰：皇本作斯。可謂君子已乎？○注：牛兄至解之。○正義曰：不憂不懼。卽仁者不憂。勇

弟。豈得漠然無動於心？孟子謂越人關弓射我。我談笑而道之。其兄關弓而射我。則已垂涕泣而道之。如此乃爲親親。乃爲仁。今牛因兄爲亂。常致憂懼。乃人倫之變。人情之所萬不能已者。而夫子解以不憂不懼。是教牛只待越人者待兄也。悖義傷教。遠失

此經之旨。云自宋來學者。據桓魋未作亂。司馬牛來學於夫子時也。○注：疚病也。○正義曰：疚病。爾雅釋詁文禮申崩云。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鄭注：疚病也。君子自省。身無愆病。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

包曰：牛兄桓魋行惡亡無日。我爲無兄弟。

子夏曰：

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

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包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

正義曰：

商聞之。謂聞諸夫子也。錢氏大昕潛研堂集。此文自死生有命。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皆子夏述所聞之言。蓋牛以無兄弟爲憂。故引四海皆兄弟之文爲證。乃以何患無兄弟足成之。若但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與無兄弟之憂何與焉？案錢說是也。論

衡祿命辨崇寡引此文皆作孔子語可證。戴氏望注云牛以魋故喪其世祿出奔他國故稱天言命以寬牛之憂。明有命當順受其正在天非人所能爲。李氏僖羣經議小案向魋既奔衛牛致色與珪而適齊及魋復奔齊牛復致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如過晉而卒於晉郭門之外此憂。想當其時故死生富貴子夏以解其意未幾而卒則或以憂而死矣。有命謂祿命也有命在天互文見善敬而無失謂修己以敬無所放失也。四海之內皆兄弟。言四海之內皆與吾親如兄弟也。大戴禮曾子制言上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爲兄弟苟是之不爲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說苑雜言篇夫子曰敏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並與此文義相發。皇本皆下有爲字。阮氏元校勘記鹽鐵論和親章及文選薛子卿古詩注並引此文有爲字。○注牛兄桓魋行惡亡無日我爲無兄弟。○正義曰邢疏云案哀十四年左傳云宋桓魋之讒害於公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知之召皇司馬子仲及左師向巢以命其徒攻桓氏向魋遂入於曹以叛民叛之而奔衛。遂奔齊是其行惡死亡之事也。案魋弟尙有子頤子車並黨惡魋兄向巢伐魋不克欲質大夫以入不能亦入于曹後遂來奔故曰我爲無兄弟。明不專指一人言。○注君子至禮親○正義曰注以與人雖當恭而有禮然人不皆賢又牛正以兄弟不賢爲憂故以疏惡友贊言之。九州者周仍夏制有九州見職方氏注以經言四海嫌有四夷荒遠故但舉中國以九州言之。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漸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

○注鄭曰諳人之言如

水之浸潤漸以成之馬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浸潤之漸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注馬曰無此二者非但爲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正義曰明者言任用賢人能不

謂明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分明黑白也。漢書五行志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侵而放諸蠻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易可謂明矣觀班志所言是明謂知人。周書謹法解誣訴不行曰明然則夫子答子張亦是舉明疑也。荀子解蔽篇傳曰知賢之

謠皆之矣說文譖懃也從言晉聲諭告也從言崩聲讒諭或從言崩聲讒諭或從崩心五行志引論譖懃作訴當爲諭或體遠者言  
賜之所及者遠凡民情事無不周知也漢書劉向傳謗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  
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謗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閉羣枉之門謗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由向此言觀之凡  
人君信譖懃之言皆由君心多疑所致多疑即是不明也苟子致士篇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爛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  
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貨財禽獵之請君子不許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舉流懃不官而衡至者  
君子慎之是衡聽顯幽乃絕譖懃之萌漢書梅福傳傳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如此則  
譖賊奚由而至卽有一二宵小妄施譖懃而人君知人之明終不可欺掩之也○注謂人至內實○正義曰說文讀本水名此作  
浸卽濱之省廣雅釋詁濱瀆也瀆也潤益也瀆也漢書高五王傳事浸淫聞於上顏師古注浸淫猶言漸染也此言譖者徐徐  
用言來說已如水漸瀆久之生潤濕令人常不覺也皮膚外語非其內實者說文膚皮也膚籀文膚釋名釋形體膚布也有在表  
也懃者本無情實而徒爲皮膚外語故曰膚受以其在外所受非內實如此文選東京賦末學膚受注膚受謂皮傳之不經于今  
卽馬義也陳氏鹽古訓曰後漢戴憑傳注論語孔子曰膚受之訴注云謂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也按此與馬說  
小異似是鄭注今案皇疏亦謂馬此注與鄭不類而未引鄭注之文今戴憑傳注以受爲聽者所受後漢張法勝馮度楊傳論膚  
受之言互及李贊注謂得皮膚之言而受之不知其情核者也正戴憑傳注所引論語注之義此與  
馬注膚受爲喻言不同故皇氏陳氏皆各辨之然聽者既已受之奚有不行之明終是馬義勝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  
不立。  
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正義曰足食者禮王制云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  
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

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又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荀子富國篇云。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是足食由於能制國用。有餘蓄則藏穀以備凶荒。周官倉人云。掌粟入之穀。有餘則廩之。以待凶而頤之。是也。足兵者。說文云。兵械也。从彳持斤并力之貌。周官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圜盾。矛。戈。戟。助。兵。本戰器。因而執兵之人亦曰兵。左隱四年。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又襄元年。敗其徒兵於洧上。皆謂士卒也。此文足兵去兵。兼有兵器與人。顧氏炎武日知錄謂以執兵之人爲兵。始於秦漢。非也。春秋穀梁傳。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金氏鶴聲說。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大國三軍。出于三鄉。蓋家出一人爲兵也。又三途亦有三軍。三鄉爲正卒。三途爲副卒。鄉遂出兵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正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途。六途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途。遂不足。然後偏徵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于鄉遂。猶不止偏境出之。今案兵制。咸有定額。所以患不足者。容民貧寡。不及出軍之數。又平時武事多未講。車甲朽頽。備防不謬。此雖空有兵籍。實則不足。觀公孫輒言。咎有名而無情。而晉車千乘。衛車百。及其半。皆由兵不足之故。故駿牝三千。詩人以美衛文公。東千乘。公徒三萬。閼宮父美魯僖。可見當時兵多不能足也。民信之者。民字當略讀。信謂上予民以信也。大戴禮王言云。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若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又晉語箕鄭對晉文公曰。信於君心。信於民。信於令。信於事。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咸以信爲政。要。故夫子言。道千乘之國。亦云。敬事而信也。民信之。與足食。足兵爲三政。故子貢言於斯三者。鄭注云。政有此三者。則國彊也。言國彊者。明夫子此言爲國貧弱言之。若本彊國。但須民信之。不煩言足食。足兵矣。不得已而去者。言三者本不宜去。若不得已。如國內札禍。戒之類政。不及備者。乃去也。去兵。謂去力役之征。周書羅匡解。年饑則兵備不制。又云。男守耕。戎禁不出。是凶歲去兵。其時雖輕徭薄賦。然食政猶未去。所謂凶年則寘取之者也。去兵而有食。與信。與民。固守自足立國也。去食者。謂去兵之後。勞穡雖已。凡賦稅皆蠲除。周官均人所謂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又發倉廩以振貧弱。周書大匡解。農廩分鄉。鄉命受糧。成年不償。信誠匡助。以輔殖財。是凶荒去食也。若信則終不可去。故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明去兵去食。極其禍難。不過人君。

國滅身死是自古人皆有死死而君德無所可譏民心終未能忘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況民戴其上如手足之衛身子弟之衛父兄雖值危難其猶可以濟是故信者上所以治民之準也苟無信雖足兵足食猶不能守況更值不得已而兵食皆將去之乎晉語云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又云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可知信能立國雖箕鄭亦知此義矣鄭此注云言人所特急者食也自古皆有死必不得已食又可去也民無信不立言民所最急者信也皇疏引李充曰朝聞道夕死孔子之所貴捨生取義孟軻之所尚自古有不亡之道而無有不死之人故有殺身非穀已苟存非不亡已也皇太民信上有令字釋文於斯三者一讀而去於斯爲絕句又去兵下子貢曰皇本無子貢二字無信作不信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鄭曰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子貢曰惜乎夫

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鄭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文

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韓猶犬羊之韓

孔曰皮去毛曰韓虎豹與犬羊別正以

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耶

正義曰棘子成皇本成作城何以文爲以用也爲語助辭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下篇雖多亦奚以爲何以伐爲無以爲也

訓義並同夫子言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棘子成或聞其語妄以君子但當尚質不必用文故子貢惜其說君子爲易言雖追悔之無及於舌也文猶質質猶文者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是文質皆所宜用其輕重等也虎豹犬羊皆獸名鄭注云韓革也革者皮也詩載馳正義引說文韓革也今本說文作韓云皮去毛也與詩疏所引異然韓爲革凡去毛不去毛皆得稱之不必專主去毛一翻周易象下傳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此文虎豹之韓喻文犬羊之韓喻質虎豹犬羊其皮各有所用如文質二者不宜偏有廢置也皇本作鞶說文亦引作鞬又犬羊之韓下皇本有也字○注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正義曰稱舊說者著所自也漢書古今人表三國志秦宓傳作革子成棘革通用如詩匪棘其欲禮器作匪革其猶列子湯問篇殷湯問於夏革

莊子逍遙遊。湯之間棘也。皆可證。莊子釋文引李云。湯時賢人。又云是棘子。鹽鐵論相制篇。尉之時。內有徵箕二子。外驂兩棘子。疑棘子本殷人。衛居殷都。棘子成。卽棘子後也。知爲大夫者。以子夏云夫子當時稱大夫。皆爲夫子也。○注。惜乎至不及。○正義曰。說文云。駟。一乘也。詩清人箋。駟。四馬也。言出於舌。過誤一成。雖駕馬追之。亦無及也。緇衣注云。駟馬不能及。不可得悔也。○注。皮去至羊耶。○正義曰。注以文猶質。質猶文。卽說棘子。故解爲文質同。謂棘子成同文於質。無所分別。故喻以虎豹犬羊。咸去毛。則皮亦無所別也。然棘子棄文用質。非有文質同之見。注此義失之。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對曰。盍徹乎。

墮鄭曰。盍。何不也。

周法什

一而稅。

謂之徹。通也。

爲天下之通法。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孔曰。二謂什

二而稅。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孔曰。孰誰也。

正義曰。釋文云。

饑鄭本作飢。舊

有一說云。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螽。連年用兵於邾。又有齊晉。此所以年饑而用不足也。愚謂此間。當在十二年用田賦之前。故云二吾猶不足。明據宣公稅畝爲用二也。但哀公十二年以前。春秋未嘗年饑。疑當是穀收歉薄。未至成災。抑因用不足。故爲此言。若在哀十二年後。則與二吾猶不足之文不合。殆未然也。俞氏正樂癸已類稿。哀公言年饑。用不足。用者布縷之征。力役之征。民有食。而後能輸賦役。有若請留民食。以裕國用。蓋微者米粟之征。言微。則年饑之民庶足食。君孰與不足用也。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傳云。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亦言民足食。則賦役之用供。故爲豐財之禮。荒政務在使民得食。君猶從無年饑不足食之事。惟必欲取二。則民散賦缺。不足以用耳。大司徒荒政十二。曰薄征。故有若於饑年。言微足用。此籌國老謀。至計。蓋用非米粟也。徵非賦役也。百姓者。說文云。姓。人所生也。民不一姓。故稱百爲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言貨財皆出於民。百姓足用。君亦足用也。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者。言百姓不足用。君亦不足也。與如取與之與。漢書谷永傳。與作予。通用字。苟子富國篇。下貧

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竈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敍者貸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貸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初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殣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孰而陳積有餘是無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淮南子主術訓。夫民之爲生也。一人耕未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澇旱灾害之患。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懶矣。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蓄。十八年而無六年之畜。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澤旱灾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憊急。無三年之積。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譖饑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二文並足發明此文之旨。說苑政理篇。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歛。則民富矣。公曰。若是。則寡人貧。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與此章問答正同。○注周法至通法。○正義曰。鄭疏云。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耕。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寔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亦云。古者什一而藉。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助。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岐注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義。多少同。故云皆什一也。書傳云。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已十畝取一矣。春秋葬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更復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此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謂十內稅二。猶尚不足。則從宣公之後。遂以十二爲常。故曰。初言初稅十二。自宣公始也。諸書皆言十一而稅。而周禮載師三。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什一。皆謂畿外之國。故此鄭玄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耳。不言畿內亦什一也。詩甫臣孔疏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注廣引經傳而論之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畝焉。諸侯謂之祿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鄭解通率爲什一。

之事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是說助法，井別一夫以入公也。云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助法既言百畝爲公田，則使自賦者明，是自治其田，貢其稅穀也。助則九而貢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也。如鄭之言，邦國亦異外內，則諸侯郊內貢，郊外助矣。而鄭正言畿內用夏法，邦國用助法，以爲諸侯皆助者，以諸侯郊內之地少，郊外助者多，故以邦國爲助，對畿內之貢爲異外內也。史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爲明。鄭據其言，以什一而徹爲通外內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八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羣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有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共是八家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案詩疏引申鄭義甚詳，辨然。鄭氏以徹法爲諸侯郊內貢，郊外助，因訓徹爲通，近儒亦不從之。而多以趙岐孟子注爲然。劉熙注孟子云：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爲賦也。與趙岐義同。案說文則徹本訓通，勞下云發也。趙劉以徹爲取，或卽鄭之段字。然孟子云：徹者，徹也。就本字爲訓，似不煩假借。則鄭義爲長穀人職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姚氏文因求是齋稿謂斂法卽徹法，蓋徹無常額，惟通豐凶及君民計之合百畝，而以十畝之入爲稅。此徹訓通之義。鄭君但言通率什一者，欲明徹制與貢助相通，其取於民無不通計可知。至郊內貢，郊外助，不獨文見孟子，卽以載師任地，證之王畿内外既斂法各異，則謂諸侯郊內郊外斂法不同，亦奚疑也？後漢書陸康傳：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此與鄭君訓同義異，且未言徹制何若，其義終難明也。○注孔曰：二謂什二而稅。○正義曰：匠人疏引此注作鄭曰：或鄭亦有注，而僞孔變之。據鄭上注云：周制什一而稅，則此二爲什而取二矣。此卽指宜公稅畝之事。至哀公達有子之諫，復用田賦，比什二爲益重，宜乎至孟子時，亟亟以薄賦斂爲仁政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孔曰：「辨別也。」子曰：「主忠信，徒義，崇德也。」包曰：「徒義見義則徒意。」

而從之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包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注：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

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足以爲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正義曰：吳氏嘉賓說，克己復禮，崇德辨惑，皆古之  
崇高也。謂於人之有德，尊崇之也。主忠信者，鄭於學而篇注云：「主親也。」言於忠信之人，親近之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言  
其人非有可愛可惡之實，已但任情愛惡之也。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猶之進人若將祖諸膝，退人若  
將隊諸淵，皆形容譬況之辭。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覆舉上文而道筆其詞，以起惑字，非兩意也。又云：人情之偏愛惡爲甚，內無知  
人之明，外有毀譽之蔽，鮮有能至當而不易者。」謹案樂記云：「著則賢，不肖別矣；著猶明也。」孔疏云：「所好得其善，所惡得其惡，則賢  
不肖自然分別矣。」今此忽愛忽惡，是好惡未著，故賢不肖亦不能辨。非惑而何？釋文云：「惑本亦作或。」案說文：「惑亂也。」惑或爲古今  
字。皇本崇德也，無也字。愛之欲其生三句下各有也字。誠毛詩作成。○注：辨別也。○正義曰：辨別亦當訓。說文：「辨，別也。」別，義同。  
○注：愛惡至惑也。○正義曰：愛惡當有常者，言愛惡不失其理，則能有常，不至變異也。一欲生之一欲死之，謂一念欲生之一念  
欲死之。此總釋經文：愛之欲其生四句之意。漢書王尊傳，公乘興等訟王尊曰：「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鄉賊。  
亂既除，豪滑伏辜，卽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觀此文所  
引，其義益明。○注：此詩至非之。○正義曰：詩闕唯疏引此注首句云：「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句也。」文較備，祇適毛傳文，歸彼箋云。  
女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不足以得富，即此注不可以致富。惟成誠二字，各就文爲訓，其實毛詩作成，亦誠之假借，自異人道，即是惑，故取其義以非此之惑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曰。當此之時。陳恒制齊。君

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對。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正義曰。景公名杵臼。莊公異母弟。見史記齊太公世家。周書謚法解。布義行剛曰。景君君臣父父

子子。言君當思所以爲君。臣當思所以爲臣。父當思所以爲父子。當思所以爲子。乃深察名號之大者。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君臣者。何謂也。君羣也。下之所歸心。臣者。續堅也。屬志自堅固。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擎擎無已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此君臣父子稱名之實也。呂氏春秋處方篇。凡爲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爲矣。少不悍辟。而長不簡慢矣。又云。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幼之義。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左昭二十六年傳。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對曰。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後世若少情。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又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婉。禮也。君命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敬。子孝而慈。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婉。禮之善物也。晏子所言。正與夫子答齊侯意同。阮氏元校勘記云。皇本高麗本。吾下有豈字。釋文出吾得而食諸云。本亦作吾得而食諸。於虔反。本今作吾得而食諸。案史記仲尼世家及漢書武五子傳並作豈。與皇本合。太平御覽二十二引吾惡得而食諸。豈焉惡三字。義皆相近。疑今本吾下有脫字。○注。當此之時。陳恒制齊。○正義曰。黃氏式三後案引狄惺菴曰。孔子至齊。在景公三十一年。當魯昭公二十五年。踰年卽反魯。是時陳氏爲武子。字子彊。見昭二十六年左傳無字之子。乞之兄也。乞卒。子代之。乃爲陳恒。案狄說本孔子世家。觀此益知僞孔之謬。○注。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正義曰。顏師古。漢書武五子傳。言父子君臣之道不立。則國必危亡。倉廩雖多。吾不得食也。卽此注將危之意。陳氏至太公和遷齊。康公海上自立爲齊侯。是陳氏滅齊也。景公時其兆已見。故注云然。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注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

以折獄者惟子路可。

正義曰釋文引鄭注云片半也魯讀折爲制今從古御覽六百三十九引鄭注云片讀爲半半言爲

單辭折斷也惟子路能取信所言必直故可令斷獄也秦說文片判木也从半木片半一音之轉故

鄭注卽讀片爲半漢書李陵傳令軍士人持一半冰注引如淳曰半讀曰片此其證也片旣讀半義亦從之故釋文所載片半之訓卽是彌括鄭義非鄭別有注也半言爲單辭者書呂刑云明清于單辭民之亂固不中聽獄之兩辭是獄辭有單有兩兩者兩造具備也單則一人具辭後漢光武紀永平三年詔曰明察單辭朱浮傳有人單辭告浮事者單辭皆謂片言也折斷者說文斬斷也从斤鑿軒譚長說折篆文斬从手魯讀折爲制今從古者呂刑制以刑墨子尙同中篇引作折則荆是折制字通說文刲鉞也从刀未制古文制如此此與折斷音訓相近廣雅釋詁制折也大戴禮保傅篇不中于制獄卽折獄也鄭以作折作制義同而古論出自壁中無煩改讀故定從古也惟子路能取信者言子路忠信能取信於人也所言必直故可令斷獄者言人旣信子路自不敢欺故雖片言必是直理即可令依此斷獄也說文獄确也从狱从言二火所以守也鄭異義駁云獄者壘也因證於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圜土此云斷獄謂決斷獄中所訟事也毛氏奇輪四書改錯古折民獄訟必用兩辭故周官司寇以兩劑禁民獄先取兩券而合之使兩造獄詞各書其半卽今告牒與訴牒也及聽獄後復具一書契而兩分之使各錄其辭答之辭于其中卽今兩造兩口供也是折獄之法前券後契必得兩具券不兩具卽謂之單詞單詞不治如司寇禁凡不賣券卽自坐不直不俟上子朝而遞斥之是也契不兩具則謂之不能舉契亦不治如春秋晉聽王訟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是也是半券半契總無折理惟子路明決單辭可斷在他人豈能之案毛說與鄭義略同然鄭言子路能取信故所言必直本非誣控故無須對質如此乃可令斷獄明子路以忠信感人不止如毛氏所云明決已也原鄭之意亦以片言折獄不可爲法故若所言必直方可令斷獄否則仍須兩辭矣僞孔注亦與鄭同孔穎達書呂刑疏引此文說之云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敢自道其異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斷獄者惟子路爾凡人少能然也此與論語皇疏所載孫綽說同焦氏循補疏卽依爲說義涉迂曲所不敢從

## 子路無宿若水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

故故不豫諾。

正義曰。說文。宿止也。引申之。有久義。漢書韓安國傳。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注。宿久留也。諾者應也。子路有聞即行。故無留諾。其於折獄亦然。蓋折獄一定。即予開釋。不使訟者受羈累之苦。此子路忠信之事故。記者類記

於此。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行事勿留。注。凡行政事。勿稽留之。卽此義。釋文云。子路無宿諾。或分此爲別章。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上有子曰字。與釋文所載或本合。然夫子口中不應稱子路。或本非。○注。宿猶至豫諾。○正義曰。管子地圖篇。宿定所征伐之國。注宿猶先也。公羊桓元年傳注。宿者先誠之辭。並與豫義相近。毛氏奇齡四書改錯。集解作不豫諾。謂不先許也。正所謂然諾不苟者。急則輕諾矣。據左傳小邾射要于子路。而子路辭之。是不許諾也。及季康子使冉有謂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是終不許諾也。此正不豫諾之證。案此注亦通。但與折獄事無涉。故不用以釋經。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包曰。與人等必也使無訟乎。

王曰。化之在前。

正義曰。聽訟吾言聽其所訟之辭。以判曲直也。

周官小司寇云。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此皆聽訟之法。吾猶人者。言已與人同。但能聽訟。不能使無訟也。禮記大學云。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鄉注。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護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大戴禮禮察篇。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賁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顚不用哉。然如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之謂也。潛夫論德化篇。是故上聖。故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務義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勤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彊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二文並言無訟。由於德教。此最是難能。正如勝殘去殺。必俟百年。王者必世而後仁。皆須以歲年。非可一朝能者。故賦言必也以期之。顏師古漢書賈誼傳注。言使吾聽訟與衆人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其無訟。又酷吏傳注。言使我獄訟猶凡人耳。然而立政施德。則能使其絕於爭訟。並以無

説爲夫子自許，失望意矣。○注與人等。○正義曰：言聽訟吾與人同，無異能異法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是與人等可知。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王曰：言爲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懈倦；行之於民，

必以忠信。

正義曰：北堂書鈔三十六引鄭此注云：身居正位，不可懈倦。是鄭之居爲居位，卷卽倦之省。釋文云：倦亦作券。鄭君攷工記注：券今倦字也。疑書鈔所引鄭注本是懈券，轉寫作懈倦也。詩假樂云：不懈于位。民之攸贊，管子形勢解：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起事，則不成。○注：行之於民，必以忠信。○正義曰：大戴禮子張問入官云：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也。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強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者矣。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王曰：弗畔，不違道。

正義曰：釋文云：博學於文，一

有君子皆因

前篇致誤。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正義曰：穀梁隱元年傳：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

能也。君子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孔氏廣森補注：彼有過者，方畏人非議。我從而爲之辭說，則彼將無意於改，是成人之惡矣。故君子不爲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王曰：康子魯上

卿，諸臣之帥也。

正義曰：子帥以正。趙岐孟子章指：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引此文，並作子率而正。皇本亦作而正。說文經先道也。經傳省作率。段借作帥。帥，佩巾也。別一義。大戴禮哀公問篇：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

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又王言篇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樸商慤女儻婦性並與此章義相發。○注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正義曰魯有三卿李孫爲司徒是上卿故爲諸臣之帥。言此者明帥諸臣同歸於正。百姓孰敢不正也。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大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即此注義。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孔曰欲多情慾言

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正義曰說文云盜私利物也。左文十八年傳竊賄爲盜。當康子時魯國多盜故康子忠之雖賞之不竊者說文賞賜有功也。盜自中出曰竊上言盜此言竊者互相訓說苑貴德篇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然則民之竊盜正由上之多欲故夫子以不欲勸康子也。荀子君子篇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庶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天下曉然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爲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爲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是故刑罰蒸省而威行如流與此章義相發張橫渠曰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先乎足民使民無所不足則不見可欲而盜心息矣蓋盜生於欲之不足使之足乎此則不欲乎彼此古人弭盜之原也案此說卽孟子民有寡惡如水火焉有不仁之意於義亦通皇本不欲上無之字○注欲多至所好○正義曰欲生於情故說文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慾字說文不載此云情慾者從俗作之邢疏云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好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注云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正也案編衣篇亦云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孔

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

之風必偃。

正義曰。說文。殺也。

孔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

釋名喪制云。罪人曰殺。殺。竄也。埋竄之使不復見也。子爲政焉用殺者。言子爲政當以德化民。不當先用殺也。說苑政理篇引此經說之云。王者尚其德而布其刑。霸者刑德並凜。國先刑而後德。驪藏論疾貪篇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謗不妄庶人責其率也。又云。政教闇而不著。百姓顛蹶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又申韓篇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皆言爲民上不貴用殺也。子欲善而民善者。言子苟欲善。雖無道之民亦化而爲善。復申言不必用殺之效也。賈誼新書大政下云。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又云。故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是其義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者。邢疏此爲康子設譬也。在上君子爲政之德若風。在下小人從化之德如草。韓詩外傳傳曰。晉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爲不善。則是上失其道。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疑父子訟即此康子所指無道之事。然荀子宥坐則在夫子爲司寇時。傳聞異辭。要亦爲此文合證也。皇本德風德草下並有也字。釋文云。尚本或作上。案孟子滕文公篇亦作尙。○注。偃仆至於上。○正義曰。趙注孟子云。偃伏也。仆伏義同。趙云。尙加也。以風加草。莫不偃伏也。此注云。加草以風。亦訓上爲加也。說苑君道篇。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鄭

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

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注**馬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見顏色。知其所欲。其知慮。

常欲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注**馬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

而行違。居之不疑。**注**馬曰。此言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僞而不自疑。在邦必

聞。在家必聞。**注**馬曰。佞人黨多。正義曰。達者通也。通於處人處己之道。故行之無所違阻。所謂忠信篤敬。戀猶可行。卽達義也。在邦在家。謂士之仕於邦家者也。質直而好義者。謂達者之爲

人。樸質正直。而行事知好義也。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者。言心存敬畏。不敢忤慢人也。如此。則攸往咸宜。雖不求名譽。名必歸之。大戴禮曾子制言上。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猶行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聰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曾子之論達。與夫子略同。皆謂謹身篤行。不求聲聞者也。若夫聞者。多是虛僞。故以仁之美德而色取之。不顧其行違也。身居於仁。而若無所疑也。如此以得名譽。是之謂聞。荀子宥坐篇。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觀此。則聞乃聖人所深惡。漢書王莽傳贊。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衰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彌豎。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耶。以莽之姦邪。亦是好爲聞人。故譏說殄行。不免震驚朕師也。子張堂堂。雖與爲仁。夫子恐其於仁亦是色取。故於聞者亟斥之。且恐其以聞卽爲達也。皇本夫達。夫聞下無也字。○注。常有至下人。○正義曰。謙退者。言達者。常有謙退之志。故能察言觀色。更下人也。知其所欲者。言於人既察觀而知之。當順情以施也。志盛者。志之所慮也。察言觀色。不敢有加於人。是常欲以下人。所謂君子無衆賓。無小大。無敢慢者。

也。俞氏憇平議云：按廣雅釋訓曰：無慮，都凡也。漢書食貨志曰：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無慮與大氏同。古人自有複語耳。亦或止言慮，買誼傳、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慮即無慮，亦猶大氏也。慮以下人之慮，乃無慮之慮。言察言觀色，大氏以下人也。馬以志慮說之，非是。大元元瑩篇，故君子內正而外馴，每以下人，其句法即本之。此案俞說甚是。然馬注亦未誤，此當並存。○注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正義曰：此易謙卦彖辭，尊者卑約也。曲禮云：故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荀子仲尼篇，恭敬而儉，愾注：儉與撙同，卑退也。尊撙，尊音義並同。○注：僕人黨多。○正義曰：此解邦家必閑之故。言所稱譽之者，皆是僕黨。若君子則衆好必察，不致爲听惑也。顏師古王莽傳注：朋黨比周，故能在家在國，皆有名譽。卽本馬義。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  
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墻樹木，故下可遊焉。

舞雩

曰：敢問崇德脩慝。

辨惑。  
孔曰：慝惡也。脩治也。治惡爲善。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  
孔曰：先

勞於事，然後得報。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

非惑與。

正義曰：言舞雩之下者，明時魯雩祭。樊遲從夫子往遊其下也。崇德脩慝，辨惑者，此當是雩禱之辭。以德惡惑爲

韻。如湯禱桑林，以六事自責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者，攻猶責也。春秋繁露仁義法篇解此文，謂君子以仁造人，義造我。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外也。忿者，廣雅釋詁云：怒也。以及其親者，春秋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公羊傳云：及者何累也。論衡明雩篇：樊遲從遊，感雩而問，刺晉不能崇德而徒雩也。戴氏望論語注云：春秋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樊遲從遊，有惑。昭公孫齊之事，因以發問，事勤也。先勤求賢者，任之以政，乃能得民。昭公用子家驥，失民失政，以致出奔，是不能崇德也。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公曰：吾何僭乎哉？是攻人之懲，不知攻其惡也。昭公不從其言，終弑之而敗焉，走之齊，是不忍一朝之忿，忘身以及宗廟，惑之甚也。時哀公亦欲去三家，故微其辭以危其事。案戴氏此說，本之宋氏翔鳳發微與論衡刺晉之義，極合皇本無攻人之惡，無作毋。○注：舞雩之處，有壇墻

樹木。○正義曰。禮祭法注云。封土曰壇。除地曰壝。又零宗注云。水旱壇。月令零帝注云。爲壇於南郊之旁。水經泗水注言。魯零壇高三丈。在魯縣故城南零門之外。此注兼言壇者。壇外平地時亦除治之。卽爲壝也。知有樹木者。周官大司徒言設社稷之壝。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社稷是壇。有所宜之木。此零壇亦當有樹木可知。○注。懸惡也。脩治也。○正義曰。左傳十五年傳。於是展氏有隱慝焉。杜注。隱慝非法所得。周官環人察軍懸。注。懸陰姦也。脩與修同。廣雅釋詁。修治也。此常訓。○注。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正義曰。注說非解。

後字爲自然之辭。尤不合。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爲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孔

曰。富盛也。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孔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舉皋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正義曰。

大戴禮

王言篇。孔子曰。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質。荀子君道篇。子貢對夫子問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是愛人知人爲仁知之大用。樊遲未達者。宋氏翔鳳發微云。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自世卿專國。其君雖知人。而不能官人。遲之未達。職此之由。案遲未達。當更有問辭。今無文者。略也。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者。言舉爾所知之直者。錯諸枉者之上。即是知人也。錯。釋文引或本作措。樊遲又未達夫子所言之理。不敢復問。故退見子夏告之也。鄉。皇本作嚮。釋文。鄉又作愚。同說文云。愚。不久也。不久者。言日近。

論語卷第十一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論語卷第十一包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以善。

道導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正義曰：貴善朋友之道也。然不可則宜止。不復言所以全交亦所以養其羞惡之心使之自悟也。皇本而下有以字。道作導不可作否。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孔曰：友以文德合。以友輔仁。孔曰：友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

己之仁。正義曰：文謂詩書禮樂也。以文會友謂共處一學者也。爾雅釋詁輔備也。引伸之有佐訓。禮學記云：大學之教也。時教離師輔而不反也。說苑說叢篇贊師良友在其則詩書禮樂陳于前棄而爲不善者鮮矣。○注：友以文德合。○正義曰：文德者，言所學文皆在德也。爾雅釋詁會合也。亦常訓。

## 卷十六

### 子路第十三

#### 集解

####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

勞請益曰無倦孔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

正義曰禮月令云以

道教民必躬親之大

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敬躬行者政之始也又云君子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皆言政貴身先行之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是也釋文勞孔如字鄭力報反陳氏鰐古訓曰鄭讀若鄭勞之勞者卽孟子放勵曰勞之來之意也案勞之者勸勉民使率教不用刑趨勢道也無倦釋文作毋倦胡炳文四書通曰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銳於始而忘於終故答其問政皆以無倦告之○注先導至其勞○正義曰下篇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子張問政夫子告以擇可勞而勞之卽此注所云勞之也魯語敬姜曰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又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並言政尚勞民之誼孔注此文雖與鄭異亦得通也導之以德爲政篇文引易者兌彖傳文○注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正義曰曲禮請益則起注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不了謂說有未盡故此注以爲嫌少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王曰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赦小過舉

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孔曰女所不知

者人將自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

正義曰宰者大夫家臣及大夫邑長之通稱皇疏獨謂仲弓將往費爲季氏邑宰則以夫子所言得專刑賞任人當爲邑宰事也有司者宰之羣屬言先有司信任之使

得舉其職也呂氏春秋審分覽凡爲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又云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若此則百官憚擾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觀此是凡爲政者宜先任有司治之不獨邑宰然矣赦小過者爾雅釋詁赦舍也說文赦罷也有司或有小過所犯罪至輕當宥赦之以勸功

褒化也。言小過赦，明大過亦不赦可知。賢才謂才之賢者，有賢才可自辟舉爲己輔佐。若有盛德之士，更升進之，不敢私蔽之也。宋氏翔鳳發微云：自世卿世大夫而舉賢之政不行，故仲弓獨質其疑，以求其信。皋陶曰：在知人。禹曰：惟帝其難之。此焉知賢才之慮也。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皆舉爾所知也。不仁者遠，則仁者咸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此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之說也。先有司者，必以舉賢才爲本。舉賢才者，必以知其人爲要。○注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正義曰：此謂先任以官而後予之以事，非經旨。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包曰：問往將何所先行？子曰：必也正名乎。

馬曰：正百事之名。正義曰：衛君者，出公輒也。待者，下篇齊景公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魯語其誰云待之。說苑正諫作止之。是待止同義。時孔子在衛爲公養之仕。知衛君將留用孔子，故子路舉以問也。史記孔子世家，是時衛公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敬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于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云云。是正名指蒯聩之事。此必古論家說受之安國者也。正名者何？正世子之名也。春秋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孔疏世子者，父在之名。蒯聩父既死矣，而稱世子者，晉人納之。世子告之，是正世子以示宜爲君也。春秋以其本是世子，未得衛國，無可變貶，故因而書世子耳。據此是世子之稱。春秋不以爲非而存之，則此正名。卽世子之名可知。全氏祖望鯀鱗亭集正名論曰：孔子以世子稱蒯聩，則其嘗爲靈公所立無疑矣。觀左傳累稱爲太子，因有明文矣。不特此也。其出亡之後，靈公雖怒，而未嘗廢之也。靈公欲立公子郢而郢辭，則靈公有廢之意而不果。又有明文矣。惟蒯聩未嘗爲靈公所廢，特以得罪而出亡，則聞喪而奔赴，衛人所不可拒也。蒯聩之歸有名，而衛人之拒無名也。況諸侯之子得罪於父而仍歸者，亦不一矣。晉之亂也，夷吾奔屈，重耳奔蒲，及奚齊卓子之死，夷吾兄弟相繼而歸，不聞以得罪而晉人拒之也。然則於蒯聩何尤焉？故孔子之正名也，但正其世子之名而已。旣爲世子，則衛人所不可拒也。全氏此論實先得我心所欲言。愚謂春秋之義，世子繼體以爲君，爲輒計者，內迫於南子，不能迎立蒯聩，則惟如叔齊及公子郢之所爲，適弗居斯已耳。乃輒儼然自立。當時必援無適子立適孫之義，以王父命爲

辭是輒不以世子稱。蒯瞗觀於公子郢之言有亡人之子。輒在忠貞如子郢。在輒未立時已不敢以世子稱。蒯瞗則輒既立後假以王父之命。其誰敢有稱。蒯瞗爲世子者。所以蒯瞗入戚。衛命石曼姑同齊國夏帥師圍戚。明是待蒯瞗以寇仇。其不以世子稱蒯瞗審矣。太史公自序云。南子惡蒯瞗。子父易名。謂不以蒯瞗爲世子。而輒繼立也。名之顛倒。未有甚於此者。夫子亟欲正之。而輒之不當立。不當與蒯瞗爭國。顧名思義。自可得之言外矣。穀梁哀二年經注鄭君曰。蒯瞗欲殺母。嬪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瞗得反立明矣。江熙曰。鄭世子忽反正有明文。子糾但於公子爲貴。非世子也。又傳曰。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于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注甯不達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墓。若靈公廢蒯瞗立輒。則蒯瞗不得稱號。且世子也。稱蒯瞗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盾之論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也。案范甯經傳兩注。皆引江熙說是也。鄭忽許其反正。而於莊公卒後。亦稱世子。則謂君薨稱世子。無反國之道。非矣。竊謂以王父命辭父命。乃衛輒所據之義。其意以父得罪王父。雖其子得申王父之命。以辭父也。不知王父之命。固行之於父。而辭父之命。豈爲子者所忍言。哀三年經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明是衛爲兵主。而先國夏者。當是夫子特著蓋蒯瞗得罪於父。暨父死而又爭國。不可以莫之討也。故託於齊國夏。以爲伯討。以正蒯瞗之罪。而又存蒯瞗。世子之名於春秋。以正輒之罪。所以兩治之也。春秋繁露玉英篇。謂一元者太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雖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最矣。非子路之所能見。非其位而卽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卽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秦仲舒以正名。當先正始。而引宋繆公。吳王僚說之。夫宋繆受之先君而非其位。爲春秋所危。則衛輒雖如公羊疏。亦是受之靈公。而非其位。非其位則危。故夫子正名之旨。必非子路所能見。董生此論。未爲誤也。惲氏敬先賢仲子廟立石文曰。衛出公。未嘗拒父也。衛出公生于魯昭公二年。其卒年四十七。而蒯瞗爲其子。出公爲其子之子。蒯瞗先有姊衛姬。度出公之卽位也。內外十歲耳。二年蒯瞗入戚。三年春圍戚。衛之臣石曼姑等爲之。非出公也。夏氏研衛出公輒論。亦云靈公薨時。輒至長亦年十餘歲耳。以十餘歲之童子卽位。則拒蒯瞗者。非輒也。蒯瞗有殺母之罪。斯時南子在堂。其不使之入明矣。輒不得自專也。及輒漸長。而君位之定已久。勢不可爲矣。考蒯瞗於靈公四十二年入

居於戚。及至出公十四年，始與渾良夫謀入。凡在戚者十五年。此十五年中，絕無動靜。則輒之以國養可知。孔子於輒之六年，自楚至衛。輒年可十七八歲。有欲用孔子之意。故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孔子以父居於外。子居於內。名之不正。莫甚於此。故有正名之論。而子路意輒定位已久。且以國養父。未爲不可。故以子言爲迂。其後孔子去衛。而果有孔悝之難。甚矣聖人之大居正。爲萬世人倫之至也。孟子曰：「孔子於衛孝公。公養之仕先儒。謂孝公卽出公。輒。孔子在衛凡六七年。輒能盡其公養。則此六七年中必有不忍其父之心。孔子以爲尙可與爲善。而欲進之以正名。惜乎。優柔不斷。終不能用孔子耳。設也。輒果稱兵拒父。而孔子猶至衛。且處之六七年。何以爲孔子。案。惲氏夏氏此言亦屬持平。故附箸之。○注。問往將何所先行。○正義曰。往謂往居位也。○注。正百事之名。○正義曰。禮祭法云。黃帝正名百物。百物卽百事。左氏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此指稱謂與爵位之名。設梁僖十九年傳。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言因事之實。無所加損。但正其名。而書之爾。韓詩外傳。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毛氏奇齡稽求篇。漢藝文志。謂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凡辨名所在。不可苟爲鉢析。且從來有名家書。如鄧析尹文子公孫龍毛公諸篇。俱以堅白同異辨名義爲辭。此則名家之說之所由著也。若漢後儒者。猶尙名曰名物。曰名義。曰名象。而沒尋失真。至晉時魯勝。注墨辯一書。深論名理。謂名者。所以列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云云。墨子著辨經。以立名本。而荀卿莊周輩皆非之。然終不能易其論也。其序尙存晉史。約四五百言。極言隱顯虛實同異真似之辨。毫釐悉皆有分部。其文甚著。則是稱名之名祇是一節。而百凡事爲莫非是名。鄭此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文字少。直曰名。後代文字多。則曰字。字者滋也。滋益而生。故更稱曰字。正其名字。使四方知而讀之也。大行人九歲屬瞽史。諭書名。注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聘禮曰。百名以上。此注引禮記者。聘禮記文。彼云百名以上。書於方。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賈疏引此注以證。是文字通謂之名。臧氏庸鄭注輯本釋云。孔子書字必

從保氏所掌古文爲正病時不行故衛君待子爲政而子以是爲先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卽史闕文之意說文解字續引此二句是許君同以爲文字又云正名乃爲政之本與刪詩書定禮樂同一垂教萬世不可以空言視之也隋經籍志太學類正名一卷敍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云云釋文敍同是隋以前俱鄭學梁氏王繩庭立紀聞引魏書世祖造新字詔江式文字表北齊書儒林傳李铉字辨俱引孔子語今案風俗通正失篇樂正后夔有一足之論晉書已亥渡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聖至明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糾其謬曰正矣也亦與鄭同蓋正文字是正名之一端鄭君此義亦馬注百事所得包也然馬注古論而俱渾言百事不用世家依衛事言之則與安國旨趣稍異抑別有注爲集解所刪佚耶若鄭氏固篤信公穀以王父命辭父命之說宜其解正名不及衛父子爭國事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包曰迂猶遠

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子曰野哉由也

孔曰野猶不達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

也

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名不正則言不

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

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孔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故君子名

之必可行也

孔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

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正義曰釋文云迂鄭本作于云于狂也案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于讀爲迂又櫛弓于則于孔疏于音近迂迂是廣大之義莊子應

帝王其臥徐徐。其覺于于。司馬彪注于于無所知貌。是于迂義近字亦通用。鄭以正名爲正文字而訓于爲狂。狂者疎闊之意。或鄭亦讀此于爲迂也。校釋文者或以狂爲枉之誤。或以狂爲往之誤。均須改字。殆未然矣。蓋闊如者。段氏玉裁說文敍注云。論語言如或單字。率如踧如。是或重字。申申如。夭夭如。是或疊韻雙聲字。踧踖如。鞠躬如。蓋闊如是。蓋舊音如割。漢書儒林傳曰。疑者。丘蓋不言。蘇林曰。不言者。不言所不知之意也。如淳曰。齊俗以不言所不知爲丘蓋。丘蓋荀卿書作區蓋。丘蓋正區闊三字雙聲。宋氏翔鳳過庭錄。荀子大略篇。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漢書儒林傳。疑者。丘蓋不言。丘古音同區。丘蓋卽區蓋。區闊聲之轉。論語之蓋闊。卽荀子之區蓋。爲未見闊疑之意。故曰蓋闊如也。與踧踖如也。同辭。讀論語以闊如連文者非也。刑罰不中者。周官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注罰贖也。說文刑罰舉也。罰舉之小者。罰是小舉。則刑爲舉大可知。釋文云。中下仲反。孫氏志祖讀書牋錄。中當如字。讀刑罰之所重者。中呂刑一篇。言中者。十周禮鄉士獄訟成士師受中。鄭司農云。中者。刑罰之中也。今案後漢書梁統傳。上言曰。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利罰不衷。則民無所厝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衷與中古字通。無所錯手足者。錯皇本作措。釋文錯本又作措。說文措置也。措本字錯。假借字。皇疏云。刑罰既濫。故下民畏懼。刑罰之濫。所以跼天蹐地。不敢自安。是無所自措立手足也。案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皆推言名不正則言不順之失言者。所以出令布治也。呂氏春秋審分覽。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國之亡。名之傷也。從此生矣。呂覽此言。名不正。則刑罰失亂。與此文意同。黃氏式三後案云。王道不外彝倫。而家人莫重於父子。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瞽瞍疾豫。而事之不成甚矣。故治世之要務在彝倫。故敍。○注迂猶遠也。○正義曰。說文。趨避也。此云猶遠者。引申之義。呂覽先已篇。寡人以爲迂言也。高誘注。迂遠也。○注孔曰。至濫罰。○正義曰。皇本作包。注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記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馬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曰：情，情實也。言民化於上，各以實應夫如是。

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

民乎？負者以器曰襁。

正義曰：說文云：農耕人也。今字作農。隸變漢書食貨志：圃土植穀曰農。當春秋時，世卿持祿，廢選舉之務，賢者多不在位，無所得祿，故樊遲請夫子學稼。學圃，蓋諷子以隱也。書無逸云：知稼穡艱難，則

知小人之依。又云：舊爲小人，爰暨小人。是小人卽老農老圃之稱。孟子滕文公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與此同也。古者四民各有恒業，非可見異而遷。若士之爲學，則由成己以及成物，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但當志於大人之事，而行義達道，以禮義信自治其身，而民亦歸化而至。安用此學稼圃之事，徒潔身而廢義哉？孝經曰：君子言思可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是上好禮，則民咸知敬也。荀子王霸篇之所與爲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之所以爲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蒸定也。是上好義，則民服也。晉語箕鄭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禮運曰：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寶也。愛者隱也。人不隱其情，由於上能修禮體信。是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也。皇本請學爲圃下有子字，穧頁釋文云：穧，居丈反，又作彊。同張參五經文字曰：作彊非段氏玉裁說文注云：五經文字非也。古彊，縕字從糸，不從衣。說文彊字乃淺人妄增。○注：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正義曰：樹與對同，謂種植也。五穀禾黍稷稻麥也。詩伐檀傳：種之曰稼。周官司稼注：穧穧曰

稼是凡樹穀曰稼也。說文圃所以穡菜曰圃。周官大宰九職二曰園圃疏草木注樹果蓏曰圃。疏兼有菜蔬禮記射義注云樹菜蔬曰圃與此訓同。○注情情實也。○正義曰情者好惡之誠無所欺隱故曰情實下篇如得其情亦謂所犯罪之實也。○注禮義至曰福。○正義曰注以學稼學圃爲因教民是遙探下文爲此語殆未然也。負者以器曰福。弟子傳集解引作負子之器曰福。皇疏引注亦作負子。又引李充曰負子以器則負者乃負子之譏。說文纁韁類也。段注呂覽明理篇道多繩繩高注繩縷上繩也。又直諫篇注繩縷格綱縷卽縷格卽繩繩縷爲繩以負之於背其繩謂之縷。高說最分明博物志云繩縷爲之廣八寸長二尺乃謂其絡未及其繩也。案顏師古漢書宣紀注繩卽今之小兒繩也。李奇曰以繩布爲之李賈後漢書清河孝王慶傳注以紺帛爲之。皇疏云以竹爲之或云以布爲之今繩夷猶以布吧裏兒負之背也。皆各據所見言之小兒繩筆有絡繩蓋統名繩後起之義也。史記魯周公世家成王少在強葆之中索隱曰強葆卽繩縷假借用之。

###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專猶獨也。

正義曰誦詩者周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與道諷誦言語注倍文曰謳以聲節之曰誦謂但以樂聲節之不用樂也。墨子公孟篇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是學詩有誦弦歌舞之法此但及誦詩者主於口讀尋繹其義旨也。毛詩序云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是詩之理可通政事故宜達也。使於四方能專對者謂得詩溫柔敦厚之教則能應對賓客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專擅也卽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案漢書王莽傳選儒生能顥對者注曰顥與專同專對謂應對無方能專其事聘記云辭無常孫而說注云孫顥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辭必順且說疏云謂受君命聘于鄰國不受賓主對答之辭必不受辭者以其口及則言辭無定準故不受之也。此卽專對之義孫而說亦所習於詩教然也。韓詩外傳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昔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機杼不斷者猶以謂爲之者勞居之者泰昔君惡有臺若此者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此事正可舉證鄭注云誦習此道不能爲用雖多亦奚以爲也案多謂詩三百也。黃氏式三後案以多指未刪之詩誤。○注專猶獨也。○正義曰左襄十九年傳服注專獨也此常訓胡炳文四書通古者遺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達則介使助之如正使自能致辭不

假衆介之助是謂能專對。卽此助訓獨之義。闔氏若據釋地又續非之云。果爾。先王遺聘只使者一人足矣。胡爲而從以上介及衆介耶。蓋應對之事使者固多。而上介次介末介亦非疎無語者。聘禮一篇可見。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令教令也。

正義曰。漢書公孫弘傳。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觀善。不重刑罰而民不

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勤。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淮南子主術訓。是故有諸已。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爲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云云。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繆稱訓。無諸已。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新序雜事四。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孔子曰云云。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治。已形於外。故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旣來。此之謂也。諸文並足。發明此章之旨。○注令教令也。○正義曰。說文云。令。發號也。鹽鐵論

詔聖篇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包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旣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

其國之政亦如兄弟。

正義曰。皇本無也字。○注魯周至兄弟。○正義曰。史記世家。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衛康叔名封。周

最睦也。方氏觀旭偶記。包注不就衰亂言。案左氏定四年傳。皆啓以商政。注皆魯衛也。又夫子嘗言。魯一變至於道。而五至衛國。則有三年有成之語。又論子貢而以魯爲多君子。與季札稱衛多君子。辭若一轍。齊大陸子方曰。何以見魯衛之士。並見二國之政俗。末世猶賢於他國。更證之。漢書馮奉世傳。人歌立與野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比均。周公康叔猶二君政。如魯衛二句。正用魯論語。漢世之解如此。今案方說深得經注之意。朱子集注就喪世言。則語涉訛。

譖非其  
理矣。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王曰：荆與蘧瑗史鯈並爲君子，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

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正義曰：云衛公子荆者，金氏文淳峨衛篇謂魯亦有公子荆，哀公庶子見左襄二十九年傳。

故論語特加衛以別白之是也。善居室者，皇疏云：居其家能治，不爲奢侈，故曰善也。有善有財也。列子說符篇：姜施氏之有張溝注，有猶富也。公子荆仕衛得祿，終致富，有苟者，誠也。信也。合者，言已合禮，不以儉爲疑也。完者，器用完備也。美者，盡節也。公子荆處衛富庶之時，知國君當示之以儉，又深習謙讓之戒，故言苟合苟完苟美。言其厚已足，無所復歎也。

○注：荆與蘧瑗史鯈並爲君子。正義曰：左氏傳：吳公子札適衛，說蘧瑗史鯈，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此注所本。

子適衛，冉有僕。

孔曰：孔子之衛，冉有御。子曰：庶矣哉。

孔曰：庶衆也。言衛人衆多。冉有

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正義曰：冉有，皇本作冉子。阮氏元校：勵記春秋繁露仁義法篇論衛問孔篇風俗通義十反卷並作冉子。說苑建本篇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與此問答略同，或傳聞之異。孫氏奇逢：四書近指漢荀悅云：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花之曠，推中人而曠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按悅此語與孔子富教之說相發明。今案管子治國云：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亦言爲政宜先富民也。孟子梁惠王篇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

免於死亡。然後趨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明富民當制民之產。民尊慎產乃易教也。荀子大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注。孔子之衛。冉有御。○正義曰。說文云。僕。給事者。御車亦以給事。故通稱僕。周官有大僕。戎僕。○注。庶衆也。○正義曰。庶衆爾雅釋詁文。說文。庶。屋下衆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孔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

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

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是此語爲在居衛時。故次於適衛章之後。當春秋時。魯衛之政。尙爲兄弟。故夫子去魯後。獨久居衛。願治之也。說文。祺。復其時也。從禾其聲。期年。也。積月成年。故周年謂之期年。又謂之期月。言十二月至此一合也。漢書食貨志。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然則

三年有成。兼有富教之術。故上章載夫子與冉有語。備文見之。凡善人王者。不外此術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孔曰。勝殘。勝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

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也。

孔曰。古有此言。孔子信之。

正義曰。鄭注云。善人居中。不踐迹。不入室也。此

案居中者。對下王者言之上不及王者。下不同時君。故言中也。上篇言善人之道。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此注本之。而以入室喻王。者。漢書刑法志。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爲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此爲國者之程式也。並謂善人既未入室。不能早有成功。故必期之百年也。○注。勝殘至殺也。○正義曰。說文。殘。賊也。孟子梁惠王篇。賊義者。謂之殘。言善人爲邦百年。殘暴之人。不能盡絕。但

其政治足以勝之。使不爲惡，故亦不至用刑殺也。殺是重刑。言去殺明諸輕刑未能免矣。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孔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正義曰：

臧宋輯

本鄭注云：周自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賢聖相承四世。又云：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故也。案御覽四百十九引鄭此注又云：聖人受命而王，必父子相承，而後天下之民能仁也。鄭以周之王業肇基大王，歷三世至武王，受命而有天下。武王承大亂之後，勝殷未久而崩，至成王六年，乃制禮作樂，功致太平。由成王上溯大王，多有歷年，則以周承殷紂之後，俗敝已久，難可卒化。與尋常受命而王，其事勢有不同也。云必父子相承者，以三十年未必適當一君，故兼父子計之。荀子大略篇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成康則案無誅已，亦謂成王時民已能仁，故無誅也。包氏慎言溫故錄漢書食貨志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興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以德化流治，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蓋此道也。案依志言必世後仁，蓋謂養而後教食者，民之本飢寒並至，雖堯舜在上，不能使民無寇盜，貧富兼并。雖舉陶制法，不至使彊不凌弱，故王者初起，必先制田里，教樹畜，使民家給人足，然後以禮義化導之。言必世者，量民力之所能，不迫切之也。刑法志亦引此經解之云：言王者乘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義亦略同。案包說乃探原之論，可補鄭義。○注三十至乃成。○正義曰：漢書平當傳引此文解之云：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是世爲三十年也。受命者受天命也。仁政乃成者，言民化於仁，是上之仁政有成功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正義曰：政者正也，言爲政當先正其身也。皇疏云：其身不正，雖令不

從，故云如正人何也。

冉子退朝。周曰。謂罷朝於魯君。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者曰其事也。如有政雖

不吾以。吾其與聞之。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事者。凡行常事。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爲

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

正義曰。冉子卽冉有。稱子者。箸其爲師也。晏者。說文云。晏。天清也。此文訓日暮。當是引申之義。解者謂晏爲旰之假借。亦通。毛氏奇齡稽求篇。凡朝無晏退之禮。晏明必問。國語。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與子間正同。方氏觀旭偶記。禮玉藻云。揖私朝。憚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注。揖其臣乃行。玉藻又云。朝辨色始入。案先視私朝。然後朝君。猶當辨色之時。則家臣之退。自然宜蚤。此子所以問冉有退朝之晏。○注。周曰。謂罷朝於晉君。○正義曰。釋文云。周生烈曰。君之朝。是此周爲周生也。鄭注云。朝於季氏之私朝。一年傳。季孫使冉子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可見家臣從大夫之公朝。僅得使於朝中之地。無朝晉君之事。其朝於大夫之私朝者。左氏襄三十年傳。鄭伯有嗜酒。朝之未已。朝者曰。公焉在。晉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妻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唐子辭於朝而入。注云。辭其家臣。是其證也。從鄭說是。陳氏鰣古翻謂其事。其字卽指季氏。自餘若閔氏若璩。毛氏奇齡。宋氏翔鳳。皆以鄭注爲然。晉語曰。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章注。外朝。君之公朝也。內朝。家朝也。此冉子退朝。即是大夫內朝。在正廳門外。○注。政者至聞之。○正義曰。馬以政大事小。而政亦是事。故云非常之事。政既非常之事。故或有改更匡正。當集衆卿大夫並議之。夫子反晉。雖不見用。然猶從大夫之後。故云。我爲大夫。當與聞之。左哀十一年傳。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是其證也。鄭注云。君之教令爲政。臣之教令爲事。故云其事也。與馬注異。左昭二十五年傳。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注。在君爲政。在臣爲事。是政事各別。晉語所云官職。謂政也。所云家事。謂事也。但政事對文異。散文亦通。故仲弓爲季氏宰。問政。而詩亦言王事。是政事不分別也。撰鄭之意。當以政事有公私之別。故夫子辨之。亦正名定分之意。若以政大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此與鄭義又異。然承奉君教。仍是君事。於義非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注王曰。以其大

要一言不能正興國。幾近也。有近一言可以興國。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

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孔曰。事不可以一言而成。如知此。則可近也。

正義曰。皇本如

知爲君下無之字。韓詩外傳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主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寧。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併祝厥躬無忘。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受於帝位。以治爲憂。未以位爲樂也。詩曰。天難誨。斯不易。惟王。○注。以其至興國。○正義曰。一言祇是大要。不能正興國。此釋言不可以若是之文也。幾近爾雅釋詁文。易月幾望。詩維其幾矣。幾並訓近。此謂有一言近於興國也。王氏若虛論語辨惑。其幾也三字。自爲一句。二言得失。何遠至於興喪然有近之者。孟氏夢恂四書辨疑。經文兩其幾也三字。爲句舊注文亦是作兩句說。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

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孔曰。言無樂於爲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如其善而莫之違也。

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孔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

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

正義曰。違者。背也。言臣下不從君言。有所違背也。周語云。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

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賢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是爲君莫有人諫諍。不嫌有手達也。吳語云。申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近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遠也。夫不違亡之階也。韓非子外儲說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喟然嘆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曰。噭。是非君人者之言也。皆以言莫予違爲非也。黃氏式三後案言莫予違。則讒謗所蔽。禍患所伏。而人莫之告。自古喪國之禍。多由於此。陸敬輿所謂天下大惑。在於下情不通。所謂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諫之拂心。甘諛許之從欲。不聞其失。以致大失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正義曰。釋文。菜。舒涉反。本今作葉。顧氏考證以葉爲唐人避諱所改。本今作葉。

則宋人校語是也。韓非子難繢。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又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言使近民歡說。則遠人來至也。墨子耕柱篇。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語異義同。管子版法解。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又云。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周不能守。又云。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親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婦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

鄭曰。舊說云。莒父魯下邑。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

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孔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小利妨大。則大事不

成。

正義曰。附雅釋詁。速急也。此常訓。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故君子蒞民。不道以遠。又云。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矣。注云。使成數年之業。則民困矣。荀子致士篇。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

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並言爲政不可欲速也。利謂便國益民也。爲政者見有大利。必宜與行。但不可見於小耳。大戴禮四代篇好見小利妨於政。呂覽勸勤篇利不可兩。患不可兼。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患。則大患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殘也。小患大患之賊也。並與此文義相發。釋文母欲音無。本今作無。皇本上字作毋。下字作無。○注舊說云。莒父魯下邑。○正義曰。稱舊說者。箸所自也。春秋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及胥。杜注。莒父魯邑。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閩氏若璩釋地。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此亦據杜注約略言之。其實杜氏備晉之說。本屬臆測。難爲據也。顧氏棟春秋大事表。莒係以父魯人語音如梁父亢父。父是也。今爲沂州府莒州地。山東通志云。莒始封在萊州府高密縣東南。乃莒子之都。而子夏所宰之莒父也。春秋時。莒子遷於城陽。漢始封劉章爲城陽王。置莒縣。卽今青州府之莒州。莒父之邑。蓋以莒子始封得名耳。案通志與大事表異。通志較可據。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孔曰。直躬直身而行。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周曰。

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正義曰。說文云。證告也。韓非子五蠭篇。楚之有直躬。其父鬻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于君。而屈于父。孰而罪之。呂氏春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鬻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詣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鬻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高誘注。謁告也。宋氏翔鳳過庭錄。兩書所記。一誅一不誅。異者。蓋其始楚王不誅。而躬以直聞於楚。葉公聞孔子語。故當其爲令尹而誅之。案宋說是也。鄭此注云。攘盜也。我鄉黨有直人。名弓。父盜羊。則證其罪。據注。是鄭本作直弓。必出古晉齊異文。隸續陳寔碑。寔字仲躬。史傳雜書。蔡中郎集。並作仲弓。是躬弓古多通用。鄭以弓爲人名。高誘淮南汜論訓注。亦云直躬。楚葉縣人也。躬蓋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直舉其名。直躬猶狂接輿盜跖之比。僞孔以爲直身而行。非也。隱者說文云。蔽也。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鄭注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蓋子之事親。當時徵諫。諭父母於道。不致有過誤。若不

舉而親陷不義亦當爲諱。公辛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閔之也。父母之子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何休注引此文說之云所以崇父子之親是也。鹽鐵論周秦篇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漢宣詔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殊死皆上請足知漢法。凡子匿父母等雖殊死皆勿坐。父母匿子等殊死以下皆不上請。蓋皆許其匿可知。皇疏云今王法則許期親以上得相爲隱不問其罪是也。白虎通諫諍篇君不爲臣隱父獨爲子隱何以爲父子一體。榮恥相及明父子天屬得相隱與君臣異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人有恆言輒曰一公無私此非過公之言不及公之言也。此一視同仁愛無差等之教也。其端生於意必固我而其弊必極於父攘子證其心則陷於欲博大公之名天下之人皆枉已以行其私矣而此一人也獨能一公而無私果且無私乎聖人之所難若人之所易果且易人之所難乎果且得謂之公乎。公也者親親而人民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施爲自然之等級自然之界限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時而子私其父時而弟私其兄自人視之若無不行其私者事事生分別也。人生分別也無他愛之必不能無差等而仁之不能一視也。此之謂公也。非一公無私之謂也。儀禮喪服傳之言昆弟也曰昆弟之道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孔子之言直躬也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皆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爲等級界限無意必固我於其中者也。如其不私則所謂公者必不出於其心之誠然不誠則私焉而已矣。○注有因而盜曰攘。○正義曰高誘淮南注云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也。即此注有因而盜之義爾雅釋詁儀仍因也。郭注皆謂因緣案儀與攘同樊孫引此文釋之云因來此盜曰攘。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包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正義曰居處謂所居之處執猶行也。此章所言亦克己復禮爲仁之意恭敬說文俱訓肅爾雅釋詁恭敬也二字訓同此對文稍異漢書五行志內曰恭外曰敬。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孔曰有耻者有所不爲使於四方。

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正義曰居處謂所居之處執猶行也。此章所言亦克己復禮爲仁之意恭敬說文俱訓肅爾雅釋詁恭敬也二字訓同此對文稍異漢書五行志內曰恭外曰敬。

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

鄭曰：行必果，所欲行

必果，敢爲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爲次。

正義曰：士謂已仕者也。聘使之事，士爲壇相，故言使於四方。又子貢問今之從政。從政者，士之從仕

於大夫而爲政也。行已有恥者，皇疏云：自行己身，恒有可恥之事，故不爲也。曾子制言上：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又曰：故君子不貴與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皆言士所恥事也。不辱君命者，君命已出，使當守禮達辭，不使君命見凌辱也。毛詩序云：皇皇者，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聲于四方，則爲不辱命也。聘義云：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屬之也。誤者，謂失禮儀應對之節。當春秋時，最重邦交，故能不辱命，乃爲士之上矣。宗族者，自虎童宗族，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爲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稱與傳同。說文：偁，揚也。廣雅釋訓：偁，譽也。今經典通用。稱字，稱銓也。別一義，趙氏佑溫故錄：此以鄉舉里選之法，周禮自此開族黨六鄉六遂皆立學，鄉師鄉大夫各受教法於司徒，以教其所治考其德行道藝，端正各掌其黨，以屬長正、齒伯、族師掌其孝友睦婣有學者，以次而升于大學。士之造就必由此爲正案。春秋之時，鄉大夫皆世官，選舉之法已廢。此文所言猶是舊法。故子貢復問今之從政，明前所舉，皆是昔時有然也。稱子稱弟，卽孟子所謂一鄉之善士。此雖德行之美，然孝弟爲人所宜盡，不必待學而能。故夫質性之善者，亦能行之，而非爲士職分之所盡也。故以爲次。荀子子道篇，以入孝出弟爲人之小行，志以禮安，言以類從，爲儒道之極。與此章義相發，志以禮安，則知所恥；言以相從，則能出使不辱君命矣。言必信，行必果，謂不度於義，而但守小忠小信之節也。孟子離婣篇：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明大人言行皆視乎義，義所在，則言必信，行必果，義所不在，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反是者爲小人。趙岐孟子注云：大人仗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爲父隱也。有不

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執石子待以易記方。世稱碼頭子。又有五十幅。自然易引。此文作憚。憚孫與音義。憚字或作憚。憚。案。憚。同論語作憚。當出齊古異文。○注。行必至爲次。○正義曰。果與保同。蒼頡篇。保。慤也。慤。卽敢字。皇本作必。敢爲之。必下脫果字。經。確。之意。小人賦性愚固。故有此貌。下篇鄙哉。經。經。乎。義異訓。同史記樂書。石聲。經。樂記作石聲。磬。說文。磬。古文從金。是。經。卽磬字。釋名。釋樂器。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緻也。莊子至樂篇。評平如將不得已。釋文。引李云。趣死貌。本又作歷歷。漢書楊敞傳。歷歷者未必全也。師古曰。歷歷。直貌也。爾雅。釋詁。堅固也。郝氏懿行義疏。堅轉爲磬。玉篇。磬。口耕切。別作磬。是。諱。歷歷。並與經同也。抑亦其次注。是。櫟括經文。孔氏廣森經學卮言。疑鄭所據本如此。非也。

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鄭曰。噫。心不平之聲。筭。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

曰。今

正義曰。斗筭之人。言今之從政。但事聚斂也。釋文云。筭本或作筭。案說文。筭。長六寸許。計歷數者。从竹从弄。筭。數。轉此當出齊古異文。詩柏舟不可選也。朱穆絕交論。作不可算也。周官大司馬。攬車徒。鄭注。攬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也。是選算音近通用。○注。噫。心至數也。○正義曰。噫。是歎聲。心有所不足。亦不能平也。斗筭。皆器名。說文。斗。十升也。象形有柄。鄭以斗是量名人所共知。故不具釋。或鄭亦有注。集解。刪佚之耳。筭字從竹。故云竹器。儀禮既夕云。筭三黍。稷多下文。又有筭。以筭草爲之。亦得名。筭者。草竹同類也。鄭彼注云。筭。畚種類也。其容蓋與簾同一穀。質疏云。豆實三而成穀。昭三年晏子云。四升曰豆。則穀受斗二升。此筭與穀同。盛黍稷約同之。案說文。筭下云。饭筭也。受五升。从竹稍聲。秦謂筭曰筭。筭下云。一曰饭器。容五升。筭。筭也。从竹。呂聲。方言。筭。南楚謂之筭。趙魏之郊謂之筭。鄭曰。筭。盛餅筭也。今建平人呼筭音。輒謂之筭。今建平人呼筭音。輒謂之筭。鄭注云。筭形蓋如今之筭。蘆蘆。蘆卽筭。也。說文。曰。蘆。飯器。以柳爲之。象形。筭。曰。或从竹去聲。又廣雅。釋說。筭。當作筭。士昏禮。鄭注云。筭形蓋如今之筭。蘆蘆。蘆卽筭。也。說文。曰。蘆。飯器。容五升。筭。筭也。从器。筭。筭也。太平御覽。引纂文云。筭。缺。大筭也。據此。則筭。蘆蘆。筭。皆。筭。之異名。用以盛饭。故與斗通稱。而筭。本爲饭器。筭。筭也。太平御覽。引纂文云。筭。缺。大筭也。據此。則筭。蘆蘆。筭。皆。筭。之異名。用以盛饭。故與斗通称。而筭。本爲饭器。又爲筭。桶。皆是別義。與論語無涉。惟許鄭言。筭容數各異。宋氏翔鳳過庭錄。以爲論語先言斗。後言筭。筭量宜更小於斗。則作五升爲是。既夕用筭。禮亦殺。不必定容斗二升。今案後漢書禮儀志。更云。筭八盛容二升。或後世大小異制。若顏師古漢書公孫賀

等傳贊注及文選王命論注引漢書音義並以晉書一斗則謂筭斗同量非矣算數爾雅釋詁文說文云數計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包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

狷者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包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爲欲得此二

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恆一

正義曰凌氏鳴喈論語解義云中行者依中庸而行者在易復四益三四稱中行謂孚中

以行可與之自治治人也孚化萬邦中庸鮮能故不得隱怪鄉原又不可與故必也狂狷乎案說文無狷字環下云疾跳也一曰急也段氏玉裁注云環狷古今字今論語作狷孟子作狷大徐別增狷篆非又心部憤恐也从心最聲讀若絢段注論語狷孟子作狷其實當作憤今案急與急同狷者性褊急則有所謹畏不爲也孟子盡心下萬章問曰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嚙嚙然曰古之人古之入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趙岐注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狷者能不爲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狂狷次善者故思之也嚙嚙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屑絜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曉賤污行不絜者則可與言矣是狷人次於狂者也後漢書獨行傳序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注狂者至恆一○正義曰左氏傳曹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狷者慎守一節知愚雖未得中然皆可與之此夫子所以思有恆也詩載馳正義引鄭此注云狂者仰法古制不顧時俗仰法古制則孟子所稱雖不能進取亦自不爲不善故云無爲時多進退謂無恆之人或進或退也狂狷雖未得中道然其性情恒一使人知其所失易反之於中道故願與之也禮中庸云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也愚者不及也狂近知狷近愚彼言道不行卽謂中庸之道

狂者之言古之人古之人也不顧時俗言不顧時俗之所宜而合之也若鄉原則閑然媚世所謂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同乎流俗合乎汚世與狂狷者異矣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

能治無恆之人善夫

包曰善南人之言也正義曰說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公羊隱四年傳注巫者事鬼神禱解以治病誦福者也男曰祝女曰巫案巫祝對

文異散文通周官司巫中士二人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是男女皆稱巫也說文醫治病工也周官醫師上士二人下士二人食醫中士二人疾醫中士八人瘡醫下士八人是巫醫皆以士爲之世有傳授故精其術非無恆之人所能爲也楚語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祝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楊泉物理論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非聰明達理不可任非廉潔淳良不可信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又云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知天地神祇之次明性命者內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順逆之理原疾量藥莫微達幽觀此則巫醫皆抱道懷德學徹天人故必以有恆之人爲之解者或以巫醫爲賤役非也禮記緇衣云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旣旣厭不我告猶免命曰爵無及惡德名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明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貞如人吉夫子凶鄭注云猶道也言鑿而用之鑿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惡德無恆之德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爲正音倣微之疾是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禪也純或爲煩秦緇衣與論語文異意同當由記者各據所闡述之鮑曰卜蓍曰筮二者皆有守職宜以有恆之人爲之無恆之人不可當嚴性故雖以龜筮之先知猶不能知其爲人而況於凡人乎夫龜筮旣厭其人不告以卦兆吉凶而其所以不可爲卜人筮人也下文引詩言正以無恆之人雖欲鑿用之而不可得是不可爲卜筮明矣又下文引說命言惡德之人不可事神故云事神則難此正不可爲卜筮之證以其文略與論語同故具釋之可互明也金樓子立言篇引論語作不可卜筮此誤以緇衣文合論語

支允堅異林又疑巫卽筮字古通用尤妄說○注南人至之人○正義曰南人爲南國之人猶詩言東人西入之比禮記疏以爲殷掌卜之人未知所本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言巫醫之事皆能治疾獨不能治無恆之人故無恆者不可以作巫醫言不能以巫醫自治必不能爲人治疾也緇衣注云不可爲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與此注可互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孔曰

此易恆卦之辭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子曰不占而已矣

鄭注

易所以占吉凶無恆之

人易所不占正義曰皇疏云羞辱必承而云或者或常也言羞辱常承之也詩無不爾或承鄭曰或常也老子湛兮似或存

河上公注或常也案易象傳云不恆其德无所容也言無恆之人无所容身將承羞辱也後漢書馬援傳注恆

卦巽下震上鄭玄注云巽爲進退不恆其德之象又互體爲兌兌爲毅折後或有羞辱也張氏惠言周易虞氏義恆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卦變成益三上失位三宜立不易方則上亦不變而既濟定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乾爲德坤爲恆三不守乾則二四與爲坤故或承之羞至承羞而後貞雖正猶吝此鄭虞易義以互體解之也惟張氏以或指二四與皇疏訓常不同似皇疏說勝○注易所至不占○正義曰說文云占視兆問也周官占人注占蓍龜之卦兆吉凶無恆之人有凶無吉故云或承之羞貞吝者羞也惟無恆雖貞而終吝故易亦不占之也六五云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此則有恆之人吉凶皆占之象傳云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婦人貞壹之行以恆爲吉義者宜也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夫子制義而從婦人之貞壹雖恆德亦爲凶也此別是一義所謂易無違占也鄭注緇衣以夫子凶爲無恆之人誤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

者則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正義曰和因義起同由利生義者宜也各適其宜未有方體故不同然不同因乎義而非執已之見無傷於和利者人之所同欲也民務於是則有爭心故同而不和此君子小人

之異也。鄭語史伯曰：今王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著以同，譬同盡乃壞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聽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核極故。王者居九陔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士而講以多物，務同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水火醯醢醯梅以烹魚肉，燬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成而不干。民無爭心。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三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疎，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今據不然。君所謂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

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孔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善善明，惡惡著。

正義

曰：公

羊莊十七年傳注引此文，徐彥疏：一鄉之人，皆好此人。此人何如？子曰：未可。卽以爲善。何者？此人或者行與衆同，或朋黨矣。子貢又曰：若一鄉之人，皆惡此人。此人何如？子曰：未可。卽以爲惡也。何者？此人或者行與衆異，或孤特矣。不若鄉人之善行者，善之惡行者，惡之。與善人同復與惡人異。道理勝於前，故知是實。善云云之說，備於鄭注。案疏依鄭爲說，則朋黨孤特，亦皆鄭注之義。宋氏輯本止取與善人同以下四句，非也。○注：善人至惡著。○正義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此人真善，而我之善善明也。反是而善人惡己，惡人善己。是此

人真惡，而我之惡惡著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

孔曰

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

使人也器之。

孔曰

度才而官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

其使人也求備焉。

正義曰

君子小人皆謂居位者釋文云說音悅謂投以所好也說之不以道四句卽申釋易事難

侮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不以其道即是侮媚即是妄說孔疏以言說解之非矣荀子大略篇知者明於事達於數

不可以不誠事也故曰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注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正義曰微子篇云周公謂魯公曰卽求備

於一人求卽責也說苑雜言篇曾子曰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注度才而官之○正義曰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正義曰

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

注君子至驕殆○正義曰焦氏循補疏案泰者通也君子所知所能故而達之於世故云縱泰似驕然實非驕也小人所知所能隱而不露似乎不驕不知其拘忌正其驕殆也君子不自矜而通之於世小人自以爲是而不擴通之於人此驕泰之分也今案泰訓通見易序卦傳漢書劉向傳泰者通而治也子張篇云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

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衆寡小大則君子達之於世也皆無敢慢則無驕可知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孔曰

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遲鈍有斯四者近於仁○正義曰上篇言申樸欲

不得爲剛是剛爲無欲也果敢謂作事見義必爲故曾子言士當弘毅也申庸言力行近乎仁力行卽謂剛毅也漢書周勃傳勃爲人木強敦厚張周傳贊周昌木強人也酷吏傳尹齊木強少文顏師古以爲強直如木石是謂木爲樸質無文也訥卽訥於言

之訥故曰仁者其言也訥。云遲鈍謂其言遲鈍不致妄說也。後漢書吳漢傳論引此文李賢注云。訥忍於言也是也。李又云。四者皆仁之質。若加文則成仁矣。故曰近仁。案加文者謂文以禮樂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馬曰。切

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正義曰。朋友以義合。兄弟以恩合。處之各有所宜。此盡倫之事。非凡

民不學者所能。故如此。乃可稱士也。斯可謂之士矣。皇本無之字。釋文。偲音絲。本又作愬。集韻云。愬或作愬。則愬二字。切切偲。愬。怡怡如也可謂士矣。夫子語止此。當時皆習見語。故夫子總言之。記者恐人不明。故釋之曰。朋友切切偲。兄弟怡怡。所謂七。十子之大義也。皇本兄弟。愬。怡怡句末有如也二字。高麗本同。阮氏元校勘記。文選求通親親表注。初學記十七。藝文類聚二十一。太平御覽四百十六。引此文。並有如也二字。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宮中雅羅外馬肅肅。兄弟愬愬。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摶與愬。音義略同。案孟子言父子不責善。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賦恩之大者。合夫子此語觀之。是兄弟亦不可責善。當時諷諭之于道。乃得宜也。○注。切切至之貌。○正義曰。說文云。切。剗也。引申之。凡以物相摩。按謂之切。故切有責訓。後漢書陳忠傳注。切責也。竇憲傳注。切切猶勤勤也。勤勤亦責勉之義。爾雅釋訓。丁丁嚙嚙。相切直也。郭注以爲喻。朋友切磋相正。廣雅釋訓。切切敬也。敬與微同。謂敬戒也。鄭注云。切切。勸競貌。勸競即切責之意。鄭與馬同也。又云。怡怡。謙貌。謙順即和順。說文云。怡。和也。音樂也。爾雅釋詁。怡樂也。和樂義同。毛詩常棣傳。兄弟尚恩熙熙。然朋友以義切切。節節然。孔疏云。兄弟之多。則尚恩。其聚集。則熙熙然。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切切節節者。皆切磋勉進之貌。論語云。朋友切切偲。兄弟怡怡。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偲。定本熙熙作怡怡。節節作偲。依論語則俗本誤。此疏所載傳言甚明晰。但熙怡義同。節偲聲轉。俗本亦不誤也。解者因疑節節熙熙。是古論計。切切怡怡。是魯論語說。亦近之節者。限制也。荀子彌國篇。內節於人。注云。節即謂限制也。朋友相勉。不使爲非。其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注包曰：卽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正義曰：朱子集注云：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吳氏嘉賓說：七年謂其久也。凡以數爲約者，皆取諸奇。若一若三，若五，若七，若九，九者，數之究也。古人三載考績，三考而後黜陟，皆中間一年而考。五年則再考，七年則三考，故三年爲初，七年爲終。記曰：中年考校。○注：卽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正義曰：卽就此常訓。說文：戰，兵也。从戈从甲。今作戎。隸省御覽二百九十六引鄭此注云：可就兵攻戰也。與包義同。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注馬曰：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

正義曰：棄謂絕去之也。穀

梁僖二十三年傳：宋公茲父卒，茲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爲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爲君哉？據彼文，則此言棄之，亦謂棄其師也。孟子告子下：魯欲使愬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與此同意。○注：言用至棄之。○正義曰：習謂肄習之也。范甯穀梁集解：何休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公羊桓六年傳：秋八月壬午，大閱。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何休注：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徐彥疏云：何氏之意與鄭別。宋氏翔鳳輯本鄭論語注：謂何以教民爲習戰，而疏謂何與鄭別，則鄭謂教民以禮義，不謂教民習戰也。愚謂鄭注今已亡，無由知其說。然古人教戰，未始不教以禮義。魏子犯對晉文語：雖霸國急用其民，亦必示之義信與禮，而後用之。故白虎通三教篇云：教者，教也。上爲之下效之，故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論語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則言教而二者已賅之矣。周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削陳如戰之陳。鄭注：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觀此，則鄭與何同。公羊疏所云何與鄭別，或鄭別有一說，非如宋君所測也。

# 卷十七

## 憲問第十四

### 集解

### 凡四十四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正義曰。憲不稱氏。疑此篇卽憲所記。吳氏嘉賓說憲之猶介雖邦有道且不願祿。觀其辭子之與孔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邦無道穀。恥也。正義曰。泰伯篇子曰。天下有道則見。又栗可見也。故曰。邦有道穀廣之也。○注。邦有道當食祿。

正義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正義曰。馬曰。克好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忌小怨欲。正義曰。憲不稱氏。疑此篇卽憲所記。吳氏嘉賓說憲之猶介雖邦有道且不願祿。觀其辭子之與

孔曰。君無道而貪欲也。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克包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爲仁。

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克伐上有子思曰。三字可以爲仁矣。矣與乎同義。管子法法云。行有難而非善者。又云。行必思善。不苟爲難。苟子不苟篇。君子行不貴苟難。唯其當之爲貴。○注。克好至小怨。○正義曰。說文。克。肩也。謂以肩任事也。引申之有勝義爾。雅釋詁。剋勝也。剋與克同。說文。忌憎惡也。詩瞻卬傳。忌怨也。展轉相訓。故怨亦爲忌。但怨有恚怒之意。忌則祇心有所譁惡。故爲小怨也。注文怨忌。當讀斷。○注。包曰。至爲仁。○正義曰。史記集解引此注作鄭曰。阮氏元論仁篇。此但能無損於人。不能有益於人。未能立人達人。所以孔子

不許爲仁。案四者不行已近患。  
恕但可以求仁不可遽謂仁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

注士當至士也。○正義曰士志仁義大人之事備不

得但懷居惟耽樂之是從也。左僖二十三年傳懷與安實敗名吳氏英經句說士初生時設弧於門左爲將有事於四方也。營力方剛經營四方士之志也。若繫戀所居乃偷安而無意人世者故孔子警之。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

包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

邦無道危行言孫。

順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

正義曰行貴有恆不以有道無道異也戴氏望注曰正行以善經言孫以行權○注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正義曰詩民勞傳厲危也展轉相訓故危亦爲厲廣雅

釋詁厲高也上也邦有道得行其志申其說故可厲言行也鄭注云危猶高也據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故以爲諭也案說文危在高而懼也莊子盜跖篇去其危冠李注危高也凡高多致險故又有險難之義鄭所云高言高行皆見危者此危謂危難也高言高行皆見危難注兼二義爲引申矣諭猶言也鄭與包意亦當同錢氏培後錄云孫星衍曰廣雅危正也釋此爲長○注順言以遠害○正義曰順言者無所違犯也苟子臣道窮迫於亂時窮居於堯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爲成俗繁露楚莊王篇義不訛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二文與此注義相發漢明之末學者知崇氣節而持之過激釀爲黨禍毋亦昧於遠害之旨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勇

者不必有仁

正義曰德不以言見仁不以勇見而此云必有者就人才性所發見推之也荀子非相篇法先王順禮義薰學者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心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辨又曰

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教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又性惡篇仁之所在无貪窮仁之所亡无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之天下不知之則愧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二文並足發明德必有言仁必有勇之旨若夫有言者或但口給以禦人勇者或但逞血氣之彊故知有言者不必有德勇者不必有仁也○注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正義曰邢疏云德不可以無言億中故必有言也案注義甚晦邢疏解之亦不憭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

孔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羿

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

殺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

馬曰禹盡力於溝洫稷

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適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南宮适

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

孔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

正義曰南宮者氏也閻氏若環釋地續古

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儀禮言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世之氏某宮者應各以所居之宮應劭或氏於宮正謂此釋文适本又作括說文羽部羿羽之羿風亦古諸侯也一曰射師從羽井聲弓部羿帝嚳駕官夏少康滅之從弓羿聲論語曰羿善駕案羿羿一字今作羿隸體省變許所據論語當出安國古文其以羿爲帝嚳時射官之名則意羿之後世襲其職凡在堯時在夏少康時所稱之羿皆是舉其官矣羿舊音工到反王逸楚辭天問引奡作澆此聲近通用字澆說文亦部引作湯漢書天文

志注引晉灼曰湯猶盪滌也古盪滌字祇作湯盪字說文所無也顧氏炎武日知錄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灘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謂此也又云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陣其銳卒謂之跳盪別帥謂之盪主晉書載紀隴上健兒歌曰丈八蛇矛左右盪十盪十決無當前盪舟蓋兼此義與蔡姬之乘舟蕩公者不同凌氏鳴喈解義適疾時君好力戰不修民事而問夫子爲尊者諱故不答夫子善其不斥言時事得古人援古諷今之義知有天下以德服不以力服也○注适南至壽終○正義曰注以适爲南宮敬叔誤辨見公冶長疏左襄四年傳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杉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虐弄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稚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氏處澆于過處粒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稚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又哀元年傳伍員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縉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基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族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謀澆使季杼誘稚遂滅過戈循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此其事也注以奡爲澆甚是而云陸地行舟似假書益稷所云罔水行舟語附合之此則誤解書及論語之義矣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陶唐夏后氏各有一羿孟氏書逢蒙學射於羿思天下惟羿爲愈已乃殺羿此堯時羿也寒浞虞羿于田殺而亨之此有窮后羿也二人俱舊爲射官又皆不得其死故世或以爲一人正自不然而奡亦非所謂澆者奡在禹稷之前與堯時羿並世書稱毋若丹朱傲惟漫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水行舟朋淫于家按此文上云丹朱傲下又云傲虐傲雖凶德一言足以盡之何至申言之乎陸德明于丹朱傲云字又作奡乃知罔水行舟之語則奡盪舟者恐卽謂丹朱二說並與禹異孫氏志祖讀書膠錄李氏惇羣經識小趙氏翼陔餘叢考並從吳說梁氏玉繩漢書古今人表考不從吳氏王氏之說謂澆奡卽人表所載第九列之羿浞奡也

周氏柄中典故辨正亦云逢蒙殺羿之羿乃是有窮之君春秋傳所謂家榮殺之者堯時之羿淮南子稱其有功於天下死爲宗布人皆祀之無不得其死之說傲之爲奡古字通用說文奡慢也引書若丹朱奡並不是人名至南宮适之間意本在禹稷故語分賓主非以時代先後爲序也斗南既以丹朱奡爲兩人指爲羿奡之奡王伯厚又疑論語奡盪舟卽指丹朱總以罔水行舟之語而博會之不知盪舟與罔水行舟本是兩事鄭康成曰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使人額額推行之此丹朱罔水行舟之事卽孟子從流忘反之義也竹書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灘覆其舟滅之此奡盪舟之事卽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陣之義也孔氏於尙書論語俱以陸地行舟解之遂啓後誤夫丹朱非不得其死者而謂奡卽丹朱豈可通乎今案梁周二說皆是而周說尤辨孔子廣雅經學卮言丹朱與敖是二人敖卽象也帝繫曰暨叟產重華及產象敖象爲人傲很因以爲號若共工稱康回鯀稱檮杌之比漆書古文作奡論語奡盪舟卽所謂罔水行舟者也自注管子曰若敖之在堯劉景昇與袁譚書曰昆弟相嫌未若重華之于象敖今案象固稱敖然堯典言象傲克諧則象後亦感化爲善故封之有庳富貴終身何爲有不得其死之事則知孔說亦誤也說文奡慢是本訓其引書丹朱奡正爲奡慢之證故下云讀若傲明奡傲一也又下引論語奡湯舟此兼存異義謂古論段慕爲澆與奡慢之義無涉故箸其文於讀若傲之下則論語與書義異許氏固不誤也○注禹盡至答也○正義曰盡力溝洫泰伯篇文書皋陶謨云禹曰予濬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禹貢亦言辨士作貢是禹治水兼及農事故曰躬稼也舜典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鄭注時讀曰蒔此注云播殖卽播蒔也稷者五穀之長故以名官稱后稷焉案适之言乃降祥降殃之理其稱禹稷正以謨時君當盡心民事也注謂以禹稷比孔子誤○注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正義曰不義者不得其死有德者皆有天下此天道福善禍淫适兩舉之是賤不義而貴有德也若夫不義者不得禍或反得福有德者不得福或反得禍變數也君子不以變數疑常數故荀子榮辱篇云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汗漫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注孔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

正義曰仁道雖

成故以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猶不得爲仁卽克伐怨欲不行亦言不知其仁故雖君子有不仁也易繫辭傳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是小人必無有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正義】

孔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

之正義曰此爲勞者誨者表也不欲愛卽勿勞不能忠卽勿誨故夫言者旣竭懷以達誠聞者亦宜原心以容直也○注言人至誨之○正義曰說文云勑勞勑也今通用行來字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解此文云呂氏春秋高注勞勉也勉與誨義相近故勞誨並稱鹽鐵論授時篇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而與能古字通白虎通義臣所以

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誠也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自注小雅臚染篇心乎愛矣退不謂矣箋曰謂勤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自注三十一年左傳子產賦臚染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杜注曰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秦王說足以發明此注之義然勞來與規誨意似重竊疑勞當訓憂淮南精神訓竭力而勞萬民氾論訓以勞天下之民高誘注並云勞憂也又里仁篇勞而不怨卽憂而不怨憂者勤思之也正此處確詁

怨憂者勤思之也

子曰爲命裨諴草創之

【正義】

孔曰裨諴鄭大夫氏名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

之事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

潤色之

【正義】

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諴旣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行人掌

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

【正義】裨鄭本作卑見羣經音辨少部鄭司農周官大祝注後

漢書皇后紀下注引風俗通並作卑謹。漢書古今人表作卑滿。凡作卑與鄭本合。満其通用字。江氏聲論語埃及質碑書碑篇當部一人謹當從火作燃。毛詩傳燃桂竈也。則名電字燃矣。左傳於襄三十一年再見辟謹以後但有辟謹與子產相終始。而辟謹更是創擗音同故論語假創爲擗也。草者言始制之若草蕪雜也。史記屈原列傳屬草薺未定修飾者。朱子集注云謂培植之益以增訓飾以損訓修也。潤色者廣雅釋詁潤飾也。謂增美其辭使有文采可觀也。據之爲命皆子產主之。其辟謹世叔子羽皆子產所使稱東里者美之故詳之。書呂刑云表厥宅里○注謀於至之辭○正義曰左襄三十一年傳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辟謹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辟謹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並此注所本。惟傳晉子羽辟謹同是草創子大叔則受而應對與論語敘述稍異耳。謀於野謀於邑謂謀於野之人邑之人也。子大叔卽世叔仲大通用。如世子亦稱太子。外更多爲辭以爲之備。卽論語所言爲命者得兼有之也。○注世叔至爲號○正義曰游吉游販之子見左襄二十二年傳。討法本說文鄭注云討論整理理亦治也。謂整比其辭而治之也。邢疏云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聘會同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故云掌使之官。謂掌其爲使之官也。公孫揮揮與翬同故字子翬。若魯大宰翬字羽父也。東里里名。列子仲尼篇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多才卽謂子產之屬。因以爲號者。謂人以是號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孔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問子西曰彼哉彼哉。馬曰子

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或曰楚令尹子西。問管仲曰人也。猶詩言所謂伊人。奪

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孔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伯氏食

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也。正義曰：荀子大略篇子謂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可以爲天子大夫與此文褒貶不同蓋傳聞之異詩匪風疏引鄭注論語云人偶同位人偶之辭莫知所屬近輯本皆列入人之下宋氏翔鳳過庭錄云以非常之人偶然得之謂之人偶言同是在位而管仲爲非常人故曰同位人偶之辭鄭注聘禮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又注中庸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言相尊敬故曰相人偶也此蓋漢時常言賈誼新書匈奴篇曰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亦謂尊異也阮氏元論仁篇人偶猶言爾我親愛之辭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謂仁之意卽人之也論語問管仲曰人也鄭氏注曰人偶同位之辭此乃直以人也爲仁也案鄭注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及箋詩匪風皆有人偶之語宋阮二家釋之各異以阮說爲近禮表記云仁者人也注人也謂施以仁恩也釋名釋形體人仁也仁生物也是人有仁訓鄭以管仲與同位皆相親愛而伯氏以罪見奪非管仲有私忿故不失爲仁朱氏彬經傳攷證孔子於子產稱其惠於管仲稱其仁觀伯氏之沒齒無怨則仲之仁可知故子路子貢疑其非仁而孔子特信之案朱說與阮同並鄭義也釋文蔬本今作疏皇本同○注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正義曰左昭二十年傳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注子西至子西○正義曰鄭子西即公子駢之子公孫夏楚子西卽公子申二人俱字子西故注兼存其義實則鄭子西無行事可稱楚子西有遜國之美德昭王復國改紀其政亦有大功故或人問之也彼者爾汝之稱子西雖功足錄然以囊瓦之食庸不能啓悟昭王使早黜退之知孔子大聖又沮昭王封之其後召白公至喪身禍國斯其智仁皆無可紀故注以爲無足稱也鹽鐵論雜論云車丞相卽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鬚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亦是以彼哉爲無足稱也宋氏翔鳳過庭錄公羊傳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暇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旣駕公斂處父師而至何休注曰望見公斂處父師而曰彼哉再言之曰切遽意彼哉言彼地不可久處禍將及也楚令尹子西之治國足以招亂故孔子思速去之與公羊言趣駕語意同蓋魯齊兩論也廣韻五寘彼哀也論語云子西彼哉言子西不若子產治政之有遺愛管仲治齊之無怨言終於掩面而死固可哀也廣韻所載蓋古文論語之遺案

宋君前說依公羊解之可備一義後說則謬甚埤者曰彼邪也廣雅釋詁曰彼喪也邪喪一字喪與哀形最相近故蓋讀專爲之本遂誤作哀而宋君卽就而通之者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謂論語作彼於義爲長然彼喪之訓以論子西不免太過廣韻所引未可據也○注猶詩言所謂伊人○正義曰皇本作鄭注誤所謂伊人詩兼葭自駒皆有其文鄭箋伊當作繄繄猶是也詩云伊人皆說賢人注以管仲爲夫子所賢故以詩言譬之○注伯氏至理也○正義曰鄭注云伯氏齊大夫駢邑三百家齊下大夫之制此僞孔所本皇疏云伯氏名僕未詳所出荀子仲尼篇言齊桓公立管仲爲仲父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告社三百卽駢邑三百富人卽伯氏古以祿多爲富也易訟九二云其邑人三百戶鄭注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鄭以大國下大夫與小國下大夫同制故此注以三百家爲齊下大夫也雜記注云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制是不分大國小國彼疏引熊氏云下大夫三百家一成之地也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涂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易再易通於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孔氏廣雅經學卮言左傳襄二十七年唯鄼鄙百邑百邑者四百井也井十爲通通十爲成四百井者四成也成出草車一乘四成者四乘之地也蓋侯國上猶采地如是今案大夫一成鄉四成近於卿祿四大夫之文諸家皆從鄭說若然則書社三百謂書駢邑社中之人三百家也孔云駢邑地名者說文鄉地名段氏玉裁注前志齊郡臨朐應劭云有伯氏駢邑後志齊郡臨朐有古鄉邑按春秋莊元年齊師遷紀鄉鄆都杜云鄉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齊取其地然則伯氏駢邑卽此地駢卽鄉字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東南有鄉城是也齒年廣雅釋詁同焦氏循補疏天官大宰八柄六曰奪以取其資注云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蓋伯氏時有罪管仲復其家財故注云當理廣雅理治也治獄之官名理當理謂治獄得當也此管氏所以爲法家之冠矣經學卮言亦云此奪義如八枋之奪蓋伯氏有罪管仲削其邑非奪以自益之謂也今案論語言奪伯氏以自奪爲文蓋管仲執政桓公奪邑以與管仲無異於仲之自奪也特其奪當理故能使伯氏不怨管子正篇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驚曰刑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正義曰習鑿齒漢晉春秋言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焦氏循補疏謂習氏所引連下貧而無怨爲一章若然則無怨無驕謂使之

無怨無驕也。孟子謂制民之產，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然後驕而之焉，故民之從之也輕。驕而之善，則無驕也。輕者易也。言此者明在位者當知小人之依先其難者，後其易者，富之而後教之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孔曰：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

家臣稱老公，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爲。

正義曰：釋文：綽本又作禪。江簡引古論同。

說文：縛，緩也。縛或省，優者，傍也。亦見說文。皇本：夫下有也字。漢書薛宣傳：潁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鉢鹿尹賞久郡用事吏宜，即目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是言爲趙魏老，當以德爲滕薛大夫，當以才，故能有功也。集注引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愚不知人也。○注：公綽至可爲。○正義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之所嚴事於魯，孟公綽是也。孟公綽爲魯人云：大夫者，以意言之，趙之先與秦同姓，嬴至造父始封於趙，今直隸趙州地。其後入晉，仕爲鄉大夫，國名括地志。魏故國在芮城縣北五里，今解州芮城縣河北，故城是也。晉滅魏，以其地賜大夫畢萬，因以爲氏。子孫亦仕晉執政，故曰趙魏皆晉卿也。士晉禮授老鴈注云：老羣吏之尊者。賈疏云：大夫家臣稱老，是以喪服公食大夫，以貴臣爲室老。春秋傳云：執鴈氏老。禮記云：大夫室老，皆是。是家臣稱老也。下章言公綽之不欲，是性寡欲也。貪賢者，言務多賢也。皇疏云：趙魏賢人多職，不煩雜故，家臣無事，所以優也。滕薛二國名，滕周文王子錯叔繻之後，薛任姓奚仲之後。梁書云：今兗州滕縣西南十五里，有古滕城，即滕國也。又云：薛城在滕縣南四十里。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

馬曰：魯大夫臧孫紇，公綽之不欲。

馬曰：孟公

綽，卞莊子之勇。

周曰：卞邑大夫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孔曰。加之以禮樂文成。正義曰。說苑辨物篇。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辨。知幽明之故。曉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躬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德之盛也。是成人爲成德之人。最所難能。此告子路。但舉魯四人。是降等論之。故言亦可也。禮禮器云。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左氏傳子大叔曰。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是備禮樂乃可爲成人。於時四子已出仕。未嘗學問。若能文以禮樂。是以後進於禮樂者也。○注。魯大夫臧孫紇。○正義曰。武仲文仲之子。紇其名。○注。卞邑大夫。○正義曰。左僖十七年會于卞。杜注。魯國卞縣。王氏塗地理考。卞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是卞爲魯邑也。荀子大略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是莊子仕卞爲大夫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云。路史國名紀氏族大全。並以卞爲莊子之姓。蓋曹叔振鐸之後。支庶食采於卞。因以爲氏。然卞非曹國之地。鄭樵通志嘗辨之。則知卞姓之說誤也。韓詩外傳。卞莊子善事母。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魯與師伐齊。莊子請從。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止之。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焉。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數十人而死。新序義勇略同。史記陳軫傳言。卞莊子有刺虎事。國策秦策作管莊子。管卞古字通用。皆言莊子勇事也。孔氏廣雅經學卮言。卞莊子始末。不見於左傳。疑卽孟莊子也。襄公十六年。齊侯圍成。孟驥子速徵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陸而還。是孟莊子有勇名。或嘗食采於卞。因以爲號。若合左師苦成。叔之比。下本魯邑。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卽此卞也。左傳齊歸孟穆伯之喪。卞人以告。則卞爲孟氏之私邑。非無稽言。自注楚語。晉有弁費。謂孟孫季孫也。冕弁之弁篆體。作命隸變作元。因變成卞。故漢書杜欽傳。小弁作小卞。東方朔傳。以卞莊子爲弁嚴。其實弁下一字。周氏柄中典故辨。正引江永說。略同。案孟莊子以孝稱。而外傳言莊子善事母。亦一證也。惟外傳言莊子赴敵而死。又荀子言齊侯不敢過卞。與左傳齊侯圍成去之之文不同。並傳聞之異。鄭注此云。秦大夫不用周說。原鄭之意。當以陳軫對秦惠王言管莊子。則卞莊子爲秦人。王氏塗四書地理考。陳軫說。君不必定引本國之人。從魯爲長。○注。加之以禮樂文成。○正義曰。言加以禮樂。乃得成文。故曰文之以禮樂。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馬曰。義然後取。不苟得。見

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注孔曰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小時。

正義曰皇邢疏以曰爲夫子語文選曹植責躬詩注沈約別范安成詩注引此文曰上有子字蓋夫子移時復語也集注引胡說獨以爲子路言於義似較長授命猶言致命曲禮云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案此皆謂忠信之人也雖未文以禮樂亦可次於成人○注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正義曰廣雅釋言要約也周官小宰八曰聽出入以要會鄭司農注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宰夫掌官法以治要注古者凡有約則書其文於簿書故謂要爲約也平生猶言平時注言少時者以久要或由少及老也皇疏云言成人平生期約雖久至今不得忘少時之言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注孔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文謚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注馬曰美其得道

嫌不能悉然正義曰公明賈疑亦衛人公明氏賈名也時謂時當言也其然者左襄二十三年傳申豐對季武子曰其然杜注其然猶必爾義與此同皇疏云其然者然如此也言今汝所說者當如此也云豈其然乎者謂人所傳不言

不笑不取豈容如此乎皇本其言其笑其取下俱有也字○注公叔至文謚○正義曰檀弓注公叔文字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孔疏按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生文子拔是獻公孫也或作發者以左傳作發故云案據檀弓公叔文字謚貞惠文字而止稱文者鄭彼注云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注美其得道

嫌不能悉然○正義曰皇疏以此注爲第二說是疏不從此注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注孔曰防武仲故邑爲後立

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爲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爲以大蔡納請曰紇非能害也知

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

正義曰汪氏烜詮義

以者不當以也於魯者絕武仲於魯也案要約也言約君如己所求也表記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君吾弗信也與此言要君義同孝經五刑章要君者無上○注防武至要君○正義曰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杜注在瑯琊華縣東南按魯有兩防此所謂東防也在今費縣東北六十里世爲臧氏食邑臧紇以防求後卽此隱十年取防此所謂西防也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宋防旣爲魯有欲別於臧氏之防故謂之西防在今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又昭五年莒牟夷以防來奔杜注莒邑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今青州府安邱縣西南六十里有故平昌防亭按如顧說是魯有三防定五年傳季孫還未至卒于房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謂此卽近費之防史漢防房二字多通用也立後者謂立爲己後禮云爲人後者爲之子是也左氏傳載此事云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邾是武仲爲孟孫所譖也自邾如防以下皆傳文臧爲武仲之異母兄宣叔娶于鑄所生者也大蔡龜名二勳謂文仲宣叔

子曰晉文公謗而不正

注鄭曰謗者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

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謗而不正也齊桓公正而不謗注馬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

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譖也。

正義曰：晉者國名，周成王弟叔虞所封也。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說文，譖權詐也。訓詐則爲惡德，訓權則亦可

爲美德。毛詩序曰：主文而譖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鄭注曰：譖諫詠歌依違不直諫，鹽鐵論力畊篇昔管仲以權譖伯而范氏以强大亡，安平相孫根碑仲伯撥亂，蔡足譖權春秋繁露玉英篇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譖也，尙歸之以奉鉅經耳。是也。論語晉文公譖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譖，譖權也。正經也。言晉文能行權而不能守經，而不能行權，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也。鹽鐵論語儻篇今經輕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卽晉文之譖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耻辱以存亡，不足稱也。遵道篇晉文公譖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譖，所由不同，俱歸於霸。漢書鄒陽傳，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譖，目爲過也。顏注曰：法而不譖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法與正同義，法而不譖，古人以爲齊桓之過，則守正爲齊桓之所長，權譖爲齊桓之所短，較然甚明。然則晉文公譖而不正，亦是嘉其譖而惜其不正可知矣。淮南繆稱篇至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晉文密而不舉。高注云：齊桓有大節，小節疏也。晉文有小節，大節廢也。語義與此相似，皆謂各得其一偏也。不然，則經但云晉文公譖齊桓公正，其義已明。何須又言不正不譖乎？宋氏翔鳳發微云：鄒陽傳作齊桓公法而不譖，古文作金，是班書所引法而不譖爲魯論語今作正者，蓋古論語本作金，後人罕見金字，就法有正義，遂改金爲正。按兩正字皆當作金，同法法者聖人之經法也。譖者聖人之權衡也。善用譖則爲權，不善用譖則爲詐。故許君以權詐兩義解譖，此譖字當以權爲義。案王宋說同，惟宋以正當作金，作正爲後人所改。此近臆測，應劭風俗通春秋說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是五霸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彌楚之罪，復菁茅之貢，晉文爲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冠帶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於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譖，晉文譖而不正。至於三國既無歎譽，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桓公得江黃而不用以伐楚，文公則云非致秦不足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公之所不肯爲者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

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爲元咺執衛侯，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之所不忍爲者也。觀此則吾夫子正譖之論，孟子獨表桓公五禁而不及晉文，余謂文非桓匹。豈一人之私言乎？楊氏此論尤能持平，蓋諭雖爲權，然君子行事以正爲先，必以正不行，乃始用權。故如城濮之戰，不厭其用諭。若衛姬召王及執衛侯之類，此亦安用諭爲耶？大約文公求霸過亟，殊爲可疑。左氏內外傳，謂文公生十七年而亡，又十九年反國，實止三十六歲，又八年而薨，而史記晉世家言文公奔狄時年已四十三，又十九歲反國，年六十二。何休公羊注亦云：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云云。則暮年行事，或不能不欲速而行權耳。○注：諭者至正也。○正義曰：鄭以諭爲詐，蓋不予以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夏五月，盟于踐土，後書公朝于王所，冬會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左傳云：晉師還，至于衛，作玉宮于踐土，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諭，侯見且使玉狩，是晉文用諭詐之事也。仲尼云：見左傳，肅於穀，燮會踐土，所謂諭而不正，亦同鄭說。○注：伐楚至諭也。○正義曰：桓行事類此者多，馬據一端言之。左傳四年傳：楚貢苞茅而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寃人是微。昭王南征而不復，寃人是間。此齊責楚之辭，以王事爲晉，故近正也。殺梁僖四年傳：使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使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楊疏論語稱齊桓公正而不誠，指謂伐楚。此侵蔡亦言正者，伐楚是責正事大，故爲鄭指之。其實使蔡不土其地，不分其民，亦是正事，故傳言正也。據此疏，則鄭亦有注與馬同。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孔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

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

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子曰：桓

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孔曰：誰如管仲之仁？

正義曰：管子小

匡篇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爲君。是爲襄公。史記齊世家。襄公弟子糾。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其母衛女也。左昭十三年傳。齊桓衛姬之子有寵于僖。則公子糾與桓公爲異母昆弟也。周秦漢人言糾兄桓弟。自管子史記外。若莊子荀子韓非子越絕書。說苑皆是如此。卽公羊以桓公爲篡。穀梁以桓公爲不讓。亦以糾是桓兄。序當立也。惟漢薄昭上淮南王長書。言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則以漢文是兄。淮南王是弟。不敢斥言殺兄。故改兄作弟。顏師古注引韋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是也。曰未仁乎。此起子路問詞。故加曰字。皇疏以爲時議非也。九合者。合會也。謂合諸侯也。左氏傳言悼公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又祁午謂趙文子再合諸侯。五合大夫。皆計實數。與此文同。管子小匡云。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史記齊世家封禪書。並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與管子互異。均以大概言之。穀梁莊二十七年傳。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論語言九合。不以兵車。則爲衣裳之會。解者莫知所指。鄭氏此處亦無注。惟釋穀梁廢疾略存其義。而又爲後人增亂。莫可究詰。今案鄭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去。賁與陽穀固已九合矣。考柯會在莊十三年冬。鄭不數柯而以明年爲始。則以十四年鄭會始也。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盟幽。二十七年又盟幽。僖元年會檉。五年會首。止七年盟甯母。九年會葵丘。是葵丘以前止有七合。並葵丘數之。亦止有八耳。其二年會賁。三年會陽穀。鄭不據之者。穀梁疏引劉炫以爲貫與陽穀非管仲之功。劉意以穀梁傳言貫之盟有江黃。管仲謂爲近楚遠齊。齊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桓公不聽。遂與之盟。其後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又陽穀之會亦有江黃。二會非管仲意。故鄭數九合。去貫與陽穀。此劉申釋鄭氏以意知之也。愚案鄭注論語。一匡天下以陽穀指一匡。一匡是管仲功。可有陽穀豈九合不可有陽穀耶。九合去陽穀。則鄭以一匡爲陽穀。先自矛盾。竊謂江黃遠來就盟。正是管仲之力。其後齊不能救。雖爲桓失。不得因此而謂貫與陽穀非爲衣裳之會也。反覆思之。疑穀梁疏所引釋廢疾去貫與陽穀五字。當是誤衍。疏家不能辨正。而一匡指陽穀。亦並載其義。而不知正與九合去陽穀之言相背。此疏家之失。非鄭指也。若然。鄭數兩鄆兩幽檉貫陽穀首戴甯母。正符九合之數。鄭會在柯後一年。甯母在葵丘前二年。故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已有九合也。今就穀梁爲鄭疏之傳云。莊公十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是北杏之會。諸侯尙未許桓爲伯也。傳又云。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創之盟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內與不目信也。范甯集解桓公之信著於天下。自柯

之盟始其明年會鄆又明年會鄭皆謀推齊爲伯又明年同盟于幽經書同則成爲伯矣二十七年又同盟于幽傳云于是而後授之諸侯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觀此則桓伯始於柯而成於鄆故鄭亦不數柯而云柯之明年則明指九合爲始鄭矣呂氏春秋貴信篇言柯之盟莊公與曹叔皆懷劍劫盟云云下云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匡者從此生矣新序雜事篇亦云柯之盟齊不倍盟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爲鄆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又云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爲五伯長本信起乎柯後知鄭說非無據矣至貫之盟左傳云服江黃也公羊傳謂江人黃人不召而至雖穀梁傳有楚伐江滅黃齊不能救君子閔之之言然閔其不能救非不肯救也且以哀江黃之服德而無援也此固無損於齊伯至陽穀之會左傳曰謀伐楚也公羊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穀梁曰桓公委端摶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此桓盤會亞於葵丘九合當數之無疑矣至檉謀救鄭首戴謀甯周甯母謀伐鄭皆無異辭至葵丘爲桓極盛亦於是始衰故鄭不數葵丘已有九也自鄭釋廢疾傳寫有去貫與陽穀五字而申鄭者遂不得其解今綜各說以附於後穀梁疏引劉炫謂有洮與葵丘以當貫陽穀之數且以穀梁傳洮會兵車爲誤李賢後漢書延篤傳注同用劉說也凌氏曙典故穀亦從其說謂洮會在僖八年明年會葵丘葵丘以前皆衣裳用管仲也葵丘以後用兵車管仲死也案穀梁言洮會爲兵車合於誠牧丘淮爲四會左傳云會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其時叔帶作難襄王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桓公奉王命以兵車會諸侯謀之此正理之所宜何乃以爲傳誤且究是傳誤亦爲劉義非康成有傳誤之言此一說也范甯解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鄭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論語皇疏引范注謂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會則有貫與葵丘又一說也陸氏論語釋文云范甯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鄭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會則有貫與葵丘張釋文攷證從陸氏而小變其說云穀梁疏引鄭釋廢疾云去貫與陽穀或云與猶數也言數陽穀故得爲九也僖九年盟于葵丘疏云論語一匡天下鄭不據之而指陽穀者鄭據公羊之文故指陽穀然則鄭注不數貫而數陽穀陸言鄭有貫無陽穀互誤陳氏續古訓略同則有柯陽穀二會又一說也案北杏在柯會前柯會不數北杏安得數之其數柯與葵丘顯與鄭義不合又鄭

論語此文無注。盧誤記有注。凡諸述鄭未符厥指至穀梁疏又列二說。或云葵丘會盟異時故分爲二。或取公子結與齊桓宋公盟爲九。先師劉炫難之云。若以葵丘之盟。盟會異時而數爲二。則首戴之會亦可爲二也。離會不數郵盟去公子結。則惟有齊宋二國之會。安得數之。是前二說皆劉難楊疏所不從矣。若劉敵意林。以始幽終淮爲九。萬斯大學春秋隨筆。以莊二十七年會幽。韓禮賈陽穀首止。甯母洮葵丘。賦爲九。羅泌路史以第九次合諸侯專指葵丘。朱子集注以九與糾通。與左僖九年傳桓公糾合諸侯文同。異義錯出。難可通曉。後之學者當無爲所惑矣。不以兵車以者用也。桓公假仁義以服諸侯。諸侯皆來就桓會盟。不用兵車驅迫之也。呂氏春秋勿躬篇桓公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新序雜事篇。夫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管仲之功也。然則管仲能知人用人成此伯功。所以論語歸美管仲也。如其仁者。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如猶乃也。此訓最當。蓋不直言爲仁。而言如其仁。明專據功業言之。穀梁傳所云仁其仁者也。胡氏紹勸拾義。據廣雅釋言訓如爲均。亦通。俞氏樾諸子平議。謂法言是擬論語。其中所云如其富。如其智。如其智。如其寢。如其寢。皆不許之辭。則如其仁。如其仁。蓋不許其仁也。晉管仲但論其事功可也。不必論其仁也。俞君此說深得楊子之意。其與論語本旨不必合也。鄭注云。重音如其仁者。九合諸侯。功齊天下。此仁爲大。死節仁小者也。○注齊襄公死之。○正義曰。襄公立無常。至出奔魯。見左莊八年傳。襄公僖公之子。公孫無知。則僖公母弟夷仲年所生之子。故此注以無知爲襄公。從弟也。無知弑襄公。遂自立。左傳云。九年春。齊人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豐于既。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賤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子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寶。召忽死之。管仲請因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史記齊世家。小白少好善。大夫殺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魯亦發兵送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報魯。魯送糾者行遲六日。至齊。小白已入。立爲桓公。桓公載溫車中。馳行。又有高國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辱我也。奪爲生臣。忽爲死臣。子其勉之。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

侯一匡天下

馬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

民到于今受

其賜

受其賜者爲不被髮左衽之惠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馬曰微無也無管

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爲夷狄

正義曰左莊九年傳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

僕使相可也公從之列子力命篇桓公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是管仲相齊事也鄭注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作伯或作霸也案說文伯長也諸侯受命爲一州諸侯之長謂之州伯又謂之方伯伯轉聲爲霸故其字亦作霸自虎通號篇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追脅諸侯把持其政然則霸者諸侯之長所以爲政之名也把持者固守之意固守王者之政教以令於諸侯此文王爲西伯不嫌稱聖也春秋時如齊桓晉文先未受命恃其國彊道脅諸侯雖後亦序之爲伯然伯道未純故聖門羞稱之鄭此注謂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者卽據周五霸皆當衰世言之也吾者吾中國也被髮者皇疏云被髮不結也禮男女及時則結髮於首加冠笄爲飾戎狄無此禮但編髮被之體後也左僖二十二年傳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是被髮爲戎狄俗也左衽者說文衽衣襟也襟交衽也著顏解詁衽衣襟也襟二字聲類襟交領也交領卽交衽蓋衣領下屬於衣前右幅通稱爲衽爲襟必言交者謂領兩頭相交周人頸也領右則衣前幅掩向左中夏禮服皆右衽深衣則用對襟對襟用直領故鹽鐵論散不足篇及釋名釋衣服所云直領卽指深衣而言戎狄無禮服亦無深衣止隨俗所好服之而多是左衽故夫子舉爲言也毛氏奇齡四書考皆據玉藻衽當旁釋此文彼衽是掩縫之用長二尺五寸綴之右腋之裳端以垂於下此深衣之制然江考朝服祭服喪服左右皆有衽卽深衣之裳左旁亦有

莊玉藻所云續衽鉤邊者江謂在左旁縫之以合前後則凡裳無不左衽而何夷夏之別乎是知玉藻之衽當旁與論語左衽名同實異論語當用說文蒼頡聲類諸訓解之矣漢書韋賢傳引劉歆說謂周自幽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案被髮左衽乃戎狄之俗楚雖南夷未有此制歆之言亦趁辭耳毛本衽作莊係俗體○注匡正至天下○正義曰爾雅釋言皇匡正也詩六月以匡王國謂正王國也周自東遷王室微弱天子之尊與諸侯無異齊桓率諸侯令天下知尊周室故曰一正天下馬氏統論桓功當訓一爲皆也鄭注以一匡指陽穀穀梁疏謂鄭據公羊案公羊僖三年秋齊公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傳云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穀梁傳亦云桓公委端摺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志者志在尊周室也此桓大會故鄭指之後葵丘之會壹明天子之禁穀梁傳及孟子並言其盛而鄭解一匡不據之者公羊傳言葵丘之盟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桓伯之衰自此始鄭依公羊爲言故不指葵丘也以義言之馬鄭說皆通然一匡九合一字九字皆是計數則鄭義爲長漢書郊祀志注一匡天下謂定葵丘爲天子之位也一說謂陽穀之會令諸侯云云天下皆從故云一匡者也一說指鄭注前說則六朝人解義○注微無至夷狄○正義曰微無常訓見詩式微傳漢書匈奴傳苟利所在不知禮善隸贊云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故知其人君不君臣不臣也注言此者見夷狄入中國必用夷變夏中國之人既習於被髮左衽之俗必亦滅棄禮義驕至不君不臣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王曰經死於溝瀆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

正義曰顏師古漢書敍傳注凡言匹夫匹婦謂凡庶之人一夫一婦當相配匹宋氏翔鳳發微云中論知行篇云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爲匹夫匹婦之爲諒矣後漢書應劭傳劭議曰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則漢儒皆以經於溝瀆爲召忽事子罕篇云匹

夫不可奪志。則匹夫者。所謂獨行之士。惜一己之節。不顧天下者也。非以匹夫爲賤。而非之諒者。說文。諒。信也。爾雅。釋詁。亮。信也。亮與諒同。匹夫匹婦。以言許人。必踐其言。是之謂諒。發微又云。左傳乃殺子糾于生寶。杜注。生寶。魯地。史記作笙瀆。集解。賈逵曰。魯地有瀆也。索隱。按鄒誕。生本作莘瀆。莘笙聲相近。笙如字。瀆音豆。論語作溝瀆。蓋後代聲轉而字異。故諸文不同。桓十二年。公會宋人。燕人。盟于穀丘。杜注。穀丘。宋地。左傳作盟于句瀆之丘。杜注。句瀆之丘。即穀丘也。水經。濟水注。濮水又東與句瀆合。句瀆首受濮水。枝渠于句陽縣東南逕句陽縣故城南。春秋之穀丘。左傳以爲句瀆之丘矣。縣處其陽。故縣氏焉。按句陽故城。在今曹州府治北三十里。卽穀丘也。則在春秋爲曹地。其境與魯相錯。亦得有魯地。又左傳哀六年。齊因王豹于句瀆之丘。或其時曹將亡。齊亦侵其地。而有之。要之。生寶笙瀆句瀆與溝瀆是一地。而齊魯曹宋壤地相接。各得有其一隅。復以聲轉而異其字也。按論語。召忽經死。溝瀆而管子大匡言入齊境自刎而死。傳聞各異。莫之知者。言無功績爲人所知也。○注。經經至當死。○正義曰。晉語。申生雉經。史記。田單傳。遂經其頸於樹枝。索隱。經猶繫也。荀子彊國篇。敎經而引其足也。楊倞注。經縊也。經死於溝瀆中。此以溝瀆爲田間水道。爾雅。釋地。水注。谷曰溝。注。澗曰瀆。是也。說苑善說篇。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與此注合。皆不以溝瀆爲地名也。管仲召忽。舊爲子糾之傅。雖糾於次。當立而未卽位而死。君臣之義尚未正成。故仲雖不死。未足多非也。管子大匡云。召忽曰。百歲之後。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觀此。則二子之死與不死。各自有見。仲志在利齊國。而其後功遂濟天下。使先王衣冠禮樂之盛。未淪於夷狄。故聖人以仁許之。且以其功爲賢於召忽之死矣。然有管仲之功。則可不死。若無管仲之功。而背君事讎。貪生失義。又遠不若召忽之爲諒也。

##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西漢

孔曰。大夫僎。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己並。

爲大夫同升在公朝。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西漢 孔曰。言行如是。可謚爲文。

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牘言。臣大夫卽家

大夫也。其曰同升諸公，則家臣升大夫之書法耳。左傳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又經問引先仲氏說，謂臣大夫三字不分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蓋化於家曰家大夫，仕於邑曰邑大夫，而統爲臣大夫。閻氏若璩四書釋地略，同今案家臣之中，爵秩不同，尊者爲大夫，次亦爲士，故此別之云大夫。儻明儻爲家臣中之爲大夫者也。毛氏謂臣大夫三字不得分殊泥。漢書古今人表作大夫選，則漢人讀不以大夫連臣字也。儻作選，通用字。釋文云：儻本又作撰，先進篇異乎三子者之撰。鄭作儻，是儻撰故通用也。錢氏坫論語後錄案周書謚法文有六等，稱經天緯地，道德博厚，學勤好問，慈惠愛民，愍民惠禮，錫民爵位，並無修制交鄰，不辱社稷等例。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謚於君，君曰：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靈公之論不本典制，故夫子舉同升佚事以合之意深矣。○注：蘊之至公朝。○正義曰：注意以儻因文子薦之，同升於公爲大夫。經言大夫儻者，從後晉之李賢後漢吳良傳注，文子家臣名儻，操行與文子同。文子乃升進之於公，與之同爲大夫。

卽本注義。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孔曰：言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爲當亡？

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孔曰：言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爲當亡？  
正義曰：記子言者，謂子與康子言及之也。周書謚法解亂而不損，好祭鬼神，皆曰靈。衛靈之謚，當取亂而不損矣。朱子集注云：喪失位也。釋文云：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一本作子言。鄭本同案：皇本作子曰。李賢後漢書明帝紀注亦是。曰字邢本從鄭作子言。言字是也。又無道下皇本有久字，然攷疏文無久字，此後人所增。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馬曰：怍慙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爲之難。  
正義曰：怍慙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爲之難。

白皇本作則其爲之難。大戴禮曾子立事篇。盧注引其言之不作。其後爲之難。嚴氏本校云所引論語當讀如史記作作有芒之。作包氏愾言溫故錄案作起也。勇於有爲者其言必有振厲奮起之色。言不奮起則行必觀望故曰爲之也難。案盧引論語未知何本或作卽是怍之誤。嚴包二君但就文說之。○注怍慙至之難。○正義曰說文怍慙也。誰慙語也。段注謂論語此文當作譴今通用怍字已所能爲。卽是內有其實。皇疏引王弼曰情動於中而外形於言。情正實而後言之不怍。此卽馬義後漢書皇甫規傳論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其爲之也難。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怍哉。夫其審己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不爲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己不疑伐而讓人無憚情。故能功成於戎獄身全於邦家也。此引文以不怍爲美詞與馬義合曾子立事云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亦殆免於戾矣。盧注鄂鄂辨屬也。編謂辨屬卽不怍之意。戰戰卽爲之也難之意。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馬曰成子齊大夫陳恆也。將告君故先齊。齊必沐浴。公曰告夫三子者。○馬曰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馬曰孔正義曰左哀十四年傳齊陳恆殺其君王於舒州。孔丘三日齊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與此文略同。王卽簡公名周書證法解一德不懈平易不嘗皆曰簡此當取平易不嘗爲謚也。公羊僖元年傳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也。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

子由君命之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正義曰左哀十四年傳齊陳恆殺其君王於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也。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

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自虎通征伐云論語曰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王者諸侯之子篡弑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弑君臣不討賊非臣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魯之兵權在三子三子之兵權在家臣觀陽貨弗擾且能以其衆畔而冉求季路獨不可出其兵以仗義討賊乎孔子能使由求墮費邱而三子靡然聽從豈孔子當日奉魯君之命命家臣出其卒而三子敢或梗令乎誠得哀公一言聽許委夫子以兵權空魯國之甲使家臣將之此時子路雖仕衛而冉有自在加以樊遲有若皆勇銳之士移檄遠近聲罪致討四鄰諸侯必有聞風響應縱不能鳥陳恒之首亦當誅當日之推刃於齊君者而更定其嗣如此則國威可振周道可興矣豈空言而不可見諸實事者哉案魯自四分公室兵衆皆在三家誠使哀公奮發有爲許夫子之請討則奉辭伐罪夫子必能得之三子而大服齊人則一舉而兩國之權奸皆有所顧忌斯亦亂世之一治也而惜乎哀公之終不能用孔子也吳氏嘉賓說謂春秋絕筆於獲麟卽以是年夏有陳恒執君弑君之事當時無一人敢正其罪故弗忍更書之其說未爲無理矣魯三家與齊陳氏情事相同故不可夫子之請然魯君臣隙雖深終不敢一加刃於其君未始非夫子之清議有以維持之也此春秋之作所爲不能以已也釋文試本又作殺同音試案皇本作殺告夫三子唐石經皇本高麗本三上有二字考文引足利本同下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並同釋文云之三子告本或作二三子告非也第二節不敢不告也皇本無也字○注成子至沐浴○正義曰史記齊世家田常卒常諡爲成子是成子卽陳恒諡也其世家上文云齊人歌之曰過乎采芑歸乎采芑此史家從後記之或成字誤衍爾禮於常朝不齊此重其事故先齊也注據左傳三日齊爲言明此文沐浴亦因齊而設故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是見君齊必沐浴也說文云沐浴髮也浴酒身也○注我禮至復往○正義曰注意謂夫子此語是退而語人也不當告三子者言臣當統於君也君使往復往者示君命已不敢逆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孔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

正義曰皇本也作之○注事君

至諫爭○正義曰注以勿欺卽謂能犯顏諫爭也孟子言齊人謂其君何足語仁義是爲不敬又言謂其君不能者是賊其君與此言欺同也子路仕季氏夫子恐其爲具臣又季氏伐顓臾子路力未能諫止故此告子路以勿欺而又嫌其意不明故更云而

犯之禮櫛弓云事君有犯而無隱若隱卽爲欺矣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本爲上末爲下

正義曰達通也論語比學記君子上達與天合符言君子德能與天合也○注本爲上末爲下○正義曰皇疏上達者達

於仁義也下達謂達於財利所以與君子反也案禮大學云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孔曰爲己履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

注爲己至言之○正義曰徒能

言之謂己但能稱說以求知於人也荀子勸學篇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頓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又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楊倞注禽犢饋獻之物也北堂書鈔引新序云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又後漢桓榮傳論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憑譽以顯揚爲己者因心以會道顯揚邢疏引作顯物謂顯之於物也諸文並與此注義合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孔曰伯玉衛大夫蘧瑗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

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

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使者出子曰使乎

使乎

陳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正義曰孔子於衛主蘧伯玉此時孔子去衛伯玉使人來使雖微者必與之坐爲賓主禮也與猶擇也夫子者大夫之稱○注

伯玉衛大夫蘧瑗。○正義曰。陳留風俗傳。長垣縣有蘧伯鄉。有蘧伯玉冢。一曰新鄉有蘧亭。疑蘧本以邑氏也。呂覽召類注。伯玉衛大夫蘧莊子無咎之子瑗。謚曰成子。○注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正義曰。莊子則陽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誦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淮南子原道訓。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觀此是伯玉欲寡過而常若未能無過。亦是實語。其平居修省不自滿假之意可見。使者直對以實。能尊其主。非祇爲謙辭。○注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正義曰。段氏玉裁經鈞樓集。使乎使三字逗。下一乎字爲永歎之辭。與此注違。亦未必合經旨。漢書藝文志。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孔子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懼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亦以此言寡過未能。非爲所受之辭。故爲使得其人也。論衡問孔篇。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此當時駁義不足信。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孔曰。不越其職。正義曰。毛氏奇齡稽求篇。夫子既言

位分之嚴。故曾子引夫子贊易之詞以爲證。此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褒正同。又曰。思不出位。係艮卦象辭。世疑象傳多以字或古原有此語。而夫子引以作象辭。曾子又引以證不在其位之語。故不署象曰。子曰。二字亦未可知。案禮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忠難。行乎忠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鄭注不願乎其外。謂思不出其位也。與此章義相發。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正義曰。此與里仁篇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語意正同。禮雜記云。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表記云。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亦此意。皇本而

作之行下

有也字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

也。正義曰：自道者，言夫子身能備道也。孟子引子貢語以夫子仁且知爲既聖，皆所謂知足知聖也。

子貢方人。孔曰：比方人也。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孔曰：不暇比方人也。正義曰：釋文云：方人，鄭本作謗。謂言人之過惡，虛氏文招攷證古論謗字作方，蓋以聲近通借。子貢言人過惡，故子曰：賜也，賢乎哉？

汝已身果皆賢乎，而謗人也。夫我則不暇謗人而自治。孫氏志祖讀書牘錄說此文云：左傳庶人謗，正義云：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但傳闡之事有實，有虛，或有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爲諫，類是俗易而章異也。案三國志：王昶傳，昶子書曰：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而輕毀譽哉？以方人爲毀，是亦讀方爲謗，用鄭義也。暇者，說文云：閑也。皇本作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文有誤。○注：比方人也。○正義曰：莊子田子方篇：魯多儒者，少爲先生方者，是方訓比也。學以相補而成，故朋友切磋，最爲學道之益。夫子嘗問子貢與回孰愈，又子貢問子張子夏孰愈，夫子亦未斥言不當問，是正取其能比方人也。此文何反譏之注？說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孔曰：徒患己之無能。

正義曰：皇本作患己無能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孔曰：

先覺人情者，是甯能爲賢乎？或時

反怨人。正義曰：漢書翟方進傳：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法。顏師古注：逆詐者，謂以詐意逆猜人也。逆，迎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與此文意同。先覺者，詐取不信，未容施行，已覺之也。荀子非相篇：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古今一度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鄉平邪曲而不迷，觀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注：先覺至怨人。

○正義曰：注以先覺卽逆億，故云是安能爲賢乎？反怨人，皇疏謂反受怨責。

非也。釋文云：怨本或作冤、盧。  
氏文弨考證：古怨與冤通。

微生畊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

包曰：病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

正義曰：微生稱夫子名，當以齒長故也。釋文云：丘何，或作丘何爲。鄭作丘何是，本或作丘

何爲是栖栖者。邢疏云：猶皇皇也。案說文：勦鳥在巢上也。象形。日在扇方而鳥勦。故因以爲東勦之勦。棲勦或作木妻。棲與栖一字，則栖亦勦或體也。詩可以棲遲。漢嚴發碑作西遲。毛傳：棲遲遊息也。凡人行緩急皆得言棲。文選班固答賓戲曰：棲棲遑遑。孔席不煥。李善注：棲遑不安居之意也。詩六月云：六月棲棲。毛傳：棲棲，簡闇貌。義亦同。夫子周流無已，不安其居，所至皆以禮義之道陳說人主。微生疑夫子但爲口才以說時君，故曰佞也。孔子曰：皇本曰：上有對字。○注：微生姓，畊名。○正義曰：漢書古今人表作尾生。鄭師古曰：卽微生畊也。疇古畊字。翟氏灝考異引鄭璿說：以畊高爲一人。畊名高字愚，未敢以爲然。○注：病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正義曰：固陋者，昧於仁義之道，將以習非勝是也。夫子欲行道以化之，不得不干人主。此自明栖栖之意。呂氏春秋愛類篇：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爲務者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注：鄭曰：德者，調良之謂。

正義曰：太平御覽四百三引鄭注云：驥，古之善馬。

馬德者，調良之謂。謂有五御之威儀。集解節引此注文不備耳。說文云：驥，千里馬也。莊子馬蹠篇釋文：驥，千里善馬也。謂驥一日行千里，此其力也。周官保氏職五馭，鄭司農云：五馭，鳴和鶯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此謂御者之容。驥馬調良，能有其德，故爲善馬。人之稱之，當以此。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

德恩惠之德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正義曰報  
者庶庸雅釋

言報復也玉篇報讐也答也朱子集注云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母桑道德經恩始章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此朱子所指禮表記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又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與此章義相發寬身之仁所謂厚於仁者也雖是寬仁而不可爲法故此告或人以報怨之道宜以直也以直不必不怨故表記又云以怨報怨矣莫氏嘉賓說以直者不匿怨而已人之性情未有不樂其直者至於有怨則欲使之含忍而不報夫含忍而不報則其怨之本固未嘗去將待其時之可報而報之耳至於蓄之久而一發將至於不可禦或終于不報是其人之於世必以浮道相與一無所用其情者亦何所取哉以直報怨凡直之道非一視吾心何如耳吾心不能忘怨報之直也既報則可以忘矣苟能忘怨而不報之亦直也雖不報固非有所匿矣怨期於忘之德期於不忘故報怨者曰以直欲其心之無餘怨也報德者曰以德欲其心之有餘德也其心不能忘怨而以理勝之者亦直以其心之能自勝也直之反爲僞必若教人以德報怨是教人使爲僞也烏乎可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

曰不怨天不尤人

馬曰

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下學而上達

孔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知我者其天乎

馬曰

孔子不用於世而不知我者其天乎

莫我知

者夫子歎已不見用由世人莫我知故也鄭注云尤非也尤卽就省夫子當衰周之世天未欲平治天下而但生德於己正使夫子立文垂制以教萬世故儀封人言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也包氏慎言溫故錄史記孔子世家哀公十四年春狩于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據史記此文莫知之歎蓋發於獲

麟之後，然則不怨天者，知天之以已制作爲後王法也。不尤人者，人事之厄，天所命也。孔子在庶而褒貶進退，王者所取則，故曰下學而上達，達通也。張衡應閒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爲也。是上達者，謂達於佐國理民之道，史公自敍曰：董生云：周衰道廢，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又云：仲尼博禮樂，廢廟廟，追修經術，以達王道。此上達之義也。歟春秋本末以治人，知我者其惟春秋，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案說苑至公篇，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決焉。道備精相撰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歎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何爲而有動哉？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踵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亦以此節爲復麟而發。下學上達爲作春秋之旨，學通於天，故惟天知之。論語撰考識云：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通精曜也。與說苑意同。蓋春秋本天治人，包說夫子上達於佐國理民之道，即是上通於天也。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如人君下學而上達，災消而福興矣。顏師古注，上達謂通於天道而畏威，此雖贊引之辭，然亦謂人君精誠格天，則自降之福，是上達爲上通於天也。(注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正義曰：易文言傳文。

公伯寮憇子路於季孫。

馬曰：憇，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

子服景伯以告。

孔曰：魯大

夫子服何忌也。告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

孔曰：春秋本天治人，包說夫子上達於佐國理民之道，即是上通於天也。漢書五行志，

劉向以爲如人君下學而上達，災消而福興矣。顏師古注，上達謂通於天道而畏威，此雖贊引之辭，然亦謂人君精誠格天，則自

降之福，是上達爲上通於天也。

猶能肆諸市朝。

鄭曰：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察而肆之，有罪既刑，陳

其尸曰肆。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其尸曰肆。

孔曰：上達爲上通於天也。

與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正義曰：易文言傳文。

正義曰。說文。嬖從穴竊。論語有公伯嬖。今作察。九經字樣謂爲隸省。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僚。索隱引別本又作縫。作遼。並通用字。夫子謂季孫弟子列傳。夫子固有惑志條也。是於公伯寮四字當連上爲句。言夫子疑於察之言也。疑察卽是疑子路。皇本於公伯寮下有也字。案子路以忠信見知於人。不知察何所得憇。而季孫且信之。朱子或問以爲在隨三都出藏甲之時。說頗近理。當時必謂子路此學是彊公室弱私家。將不利於季氏。故季孫有惑志。夫子言道將行。將廢者。子路墮都是夫子使之。今子路被憇。是道之將廢而已。亦不能安於魯矣。然行廢皆天所命。若天不廢道。雖察有憇。季孫且不聽之。若天未欲行道。此自命所受宜然。非關察憇言此者。所以慰子路而止景伯之憇也。張氏爾岐舊庭閒話云。人道之當然而不可違者。義也。天道之本然而不可爭者。命也。貧富貴賤得失死生之有所制而不可禦也。君子與小人一也。命不可知。君子當以義知命矣。凡義所不可。卽以爲命。所不有也。故進而不得於命者。退而猶不失吾義也。小人嘗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爭。則智邈之智力無可施。而後謂之命也。君子以義安命。故其心常泰。小人以智方爭命。故其心多怨。衆人之於命。亦有安之矣。大約皆知其無可奈何。而後安之者也。聖人之於命安之矣。實不以命爲準也。而以義爲準。故雖力有可爭。勢有可圖。而退然處之曰。義之所不可也。義所不可。斯已命矣。故孔子之於公伯寮。未嘗無景伯之可恃也。於衛卿。未嘗無彌子瑕之可緣也。孟子之於臧倉。未嘗無樂正子之可方爲辨。而重爲請也。亦曰。義所不在耳。義所不在。斯命所不有矣。故聖賢之於命。一於義者也。安義斯安命矣。衆人之於命。不必一於義也。而命皆有以制之。制之至無可奈何。而後安之。故聖賢之與衆人安命同也。而安之者不同也。○注。伯寮魯人弟子也。○正義曰。公伯複姓。見廣韻。稱伯寮者。猶治長馬遷之比。弟子傳。公伯僚字子周。不云魯人。或馬別有據也。家語弟子解。無公伯寮。有申縫字周。蓋以申縫一人。當申堂公伯寮二人。臧氏庸拜經日記。譏其僞造是也。明程敏政以察爲聖門謠謠。請罷其從祀。○注。魯大夫子服何忌也。○正義曰。世本獻子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則景是諱也。邢疏左傳哀十二年。吳人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杜注云。何景伯名。然則景伯單名何。而此註云何忌。誤也。漢魯峻石壁畫七十二子象。有子服景伯。○注。晉勢至曰肆。○正義曰。勢力者。言景伯是孟孫之族。當有勢力。能與季孫書也。辨子路之無罪。欲令季孫知察之。然後使季孫誅察。以國之常刑殺之也。陳其尸曰肆者。說文。肆極陳也。周官鄉士云。協日刑殺。肆之三日。又掌戮云。凡殺人者。踣于市。肆之三日。惟殺子甸師氏者。不肆。是周制。於其遂肆之三日。縣士云。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又掌戮云。凡殺人者。踣于市。肆之三日。惟殺子甸師氏者。不肆。是周制。

殺人有陳尸三日之法。故左傳載楚殺令尹子南于朝，三日子南之子棄疾請尸，亦以陳尸三日故也。鄭士疏引論語注云：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此鄭注文爲集解刪佚。檀弓祀梁之妻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注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於市。與論語注同。魯語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筭，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之次，是無隱也。韋昭注其死刑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三處野朝市。韋與鄭同。據左傳楚殺令尹子南于朝，又晉尸三郤于朝，明以職尊故肆朝也。若晉尸雍子與叔魚于市，孔疏卽云：以其賤故也。其後董安于縊而死。趙孟尸諸市，亦以安于職卑。是鄭以大夫肆朝，士肆市，有明徵矣。王制云：刑入于市，與衆棄之，無殺人于朝及肆朝之文。說者以王制爲殷禮，然周官鄉遂縣士及掌戮亦止言肆市，不言肆朝。且掌戮又云：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則殺之于甸師氏。有爵當謂大夫以上職尊者。與魯語及論語左傳之文不同。說者多以爲疑。毛氏奇齡經問謂刑士於市，刑大夫于甸師氏，而苟有重罪宜肆者，則士肆市，大夫肆朝，而士以下各于其地刑之肆之，未爲不可。此說深爲得理。若然，則周官不言肆朝，或以事不經見，故不載之。抑後周所增制，非元公舊典也。又案古人言市朝有二解。考工記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周官鄉師以木鐸徇于市朝，不反兵而鬪，奔喪哭辟市朝。孟子若撻之于市朝，史記孟嘗君列傳目幕之後謁市朝，皆謂市中官治之所。司市云：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敍分地而經市。注云：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此卽是市朝。與論語此文市朝爲二各別也。公伯寮是士，而廣韻稱爲魯大夫，未知所本。

子曰：賢者辟世。論語孔曰：世主莫得而臣。其次辟地。論語馬曰：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論語

孔曰：色斯舉矣。其次辟吉。論語孔曰：有惡言乃去。正義曰：辟，皇本作避。說文：避，回也。斎頡篇：避去也。賢者所辟，亦云其次其下。與此文義同。周氏春秋先識覽：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高注引此文辟色作避入。子華子神氣篇亦言：達世遠地，達人後篇桀溺謂子路曰：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辟人卽辟色。當時兩稱之。高誘或亦隨

有此四者，當由所遇不同。孟子告子下言古之君子所去三，亦云其次其下。與此文義同。周氏春秋先識覽：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高注引此文辟色作避入。子華子神氣篇亦言：達世遠地，達人後篇桀溺謂子路曰：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辟人卽辟色。當時兩稱之。高誘或亦隨

文引之耳。子華子以達世爲大上，達地達人皆其次，似以優劣論之。與論語意不同矣。管子宦舍篇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侔免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苦矣。非爲畏死而不忠也，夫強言以爲侈，而功澤不加進，傷爲人君嚴之義，退害爲人臣者之生，其爲不利彌甚。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怠，版以待清明。○注：世主莫得而臣。○正義曰：世主謂當世之主，明非一主也。儒行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國如錯錄，不臣不仕。○注：有惡言乃去。○正義曰：惡言謂不善之言，或言有失禮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包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

門荷蕡儀封人楚狂接輿。

正義曰：復稱子曰者，移時乃言也。作如見幾而作之作。○注：作爲至接輿。○正義曰：作爲常訓，爲之者謂爲辟世辟地辟色辟言者也。七人所爲不同，此注無所分別，當以義難定故也。

鄭注云：伯夷、叔齊、虞仲、虞仲、荷蓧、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蕡、楚狂、接輿，辟言者也。七當爲十字之誤也。皇疏引王弼曰：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後漢書黃瓊傳注引注云云，卽王弼說。蓋鄭王據孔子以前人，包據孔子同時人，應劭風俗通十反篇，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卽王弼所本。陶潛羣輔錄數七人，前說本包後說本王鄭，又改七人爲十人，世遠義失，難得而折衷焉。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注：晨門者，閹人也。子路曰：自孔氏。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包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爲而彊爲之。

正義曰：子路宿於石門者，子路時自魯外出，晚宿石門。

見後漢書蔡邕傳注。又張靖王襲傳論注引論語注：晨主守門，晨夜閉閉也。也。鄭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閉閉者。此引孔里又西南枝津出焉，又西南逕瑕丘城東而南入石門，門有結石爲水門，跨於水上，閹氏若璩釋地謂此卽子路宿處是也。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此似指城門，恐未然。周官司門是下大夫，又每門下士二人。賈疏謂下士是在門開閉者，故其職云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授者，下大夫授之下士，然則此晨門卽謂下士在門開閉者矣。說文：晨，早昧爽也。從

自辰時也。爾雅釋詁，辰，早也。辰門，職司晨夜之啓閉，故稱辰門。高士傳，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居不仕，自隸姓名，爲魯守石門。猶冀已見用爲治之也。下篇夫子云：吾非斯人之徒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易者，治也。言丘之與易，正以天下無道之故，卽此意。○注，辰門者，閭人也。○正義曰：周官，閭人主宮每門四人。注云：閭人司昏農以啓閉者，賈疏。昏時閉門，則此名閭人也。農時啓門，則論語謂之辰門也。皆以時事爲名耳。案，閭人爲主宮門之稱。若司城郭諸門，則名司門。注以閭人例辰門，非謂辰門卽閭人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蕡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磬，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既而曰：「鄙哉，磬！磬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此磬者，徒信已而已，言亦無益。深則厲，淺則揭。包曰：以衣涉水爲厲，揭衣也。言隨世以行己，若過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爲。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未知已志，而便譏已所以爲果，末無也，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己之道。正義曰：釋文，荷蕡，本又作何。漢書古今人表作何蕡。說文，何，傍也。何，本字荷。夫，葉葉，別一義。說文，臾，古文蕡也。荷，此器，賢人辟世也有心哉。善其音有所病於世，不音注爲何人。諸家皆以爲鄭注，說文，擊支也。支，卽朴字。又磬，樂石也。象縣，虞之形。及擊之，續文省爲磬。孟子告子云：我知其不爲蕡也。趙注，蕡，草器。漢書，何武等傳，蕡以一蕡障江河。李贊注，蕡，穢草爲器，所以盛土也。上篇言爲山未成一蕡。蕡，同注云：荷此器，賢人辟世者。鄭注上章，以荷蕡爲辟地，不爲辟世，或隨文變稱與。有所病於世者，病猶患也。憂也。禮樂記云：樂者，音之所出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夫子感時衰亂，其心一寓於音，荷蕡聞知其

聲故善之也既終也卒也。言荷蕡又有言也。鄙哉硜硜者謂音也。釋名釋州國鄙否也。小邑不能遠通也。趙岐孟子盡心注鄙。也樂記云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注云噍蹠也。蹠猶蹠蹠不安舒貌殺滅也。凡感於哀心其聲哀滅抑而不揚故荷蕡以爲鄙也。說文經古文釋史記樂碑石聲碑今樂記作磬然則磬是以聲名之矣。釋名釋樂器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緻也。磬與磬磬通莫已知者。言人莫知夫子而用之也。翟氏灝考異云世家繫此事於三至衛時。蓋竼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故荷蕡有莫已知之語。釋文莫已音紀下斯已同唐石經尚不誤斯已者言但當爲已不必爲人卽孟子所云獨善其身者也。朱子集注讀斯已爲以非是深則屬淺則揭。衛詩匏有苦葉文衛箋之言亦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意。朱氏彬經傳考證果成六字爲句自成韻語末無曳蕡也。言其所見小也。檀弓末之卜也。曾子曰微與詞意皆相類。戴氏望論語注云果信也之往也。信如其言無所復往行道離矣。案朱敷說皆通。注有心謂契契然。○正義曰詩大東云契契寤寐我憚人毛傳契契憂苦也。擊鼓傳契闊勤苦也。廣雅釋詒契契憂也。鄭注同。○注此研硜者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正義曰此硜硜者亦謂磬磬也。徒信己卽釋斯已二字。言夫子止可自信諸己人不能知而用之故不能有益於人。注以衣至不爲。○正義曰爾雅釋水云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縗膝以下爲揭。縗膝以上爲涉。縗帶以上爲涉。縗帶以下爲厲。山膝以上爲厲。山膝以上與涉同。孫炎注爾雅云以衣涉水濡禪也。水但濡禪卽是山膝以上卽是以衣涉水則鄭同。包用第一義矣。說文承覆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硜此當本三家別一義亦得通也。詩毛傳云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隨時爲義。厲揭皆視時所宜無一定也。注云必以濟者謂必以此法濟也。言夫子知世不可而猶爲之不能適淺深之宜。○注未知至之道。○正義曰果與裸同。孫炎注果與之勝也。夫子以荷蕡所言不知已志而輒譏已是爲果也。末無當詎夫子昔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是其不能忘天下正以世亂不可以已耳。出處之際夫子以道爲衡若但如涉水之厲揭則亦無所難矣。此正荷蕡不能解夫子之道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

猶默也。

此書文在說命篇。禮記喪服四制所引亦其文也。坊記篇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鄭注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謂在尚書說命篇也。稱高宗者說命高宗所作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未檢伏傳。遺以此文立高宗之訓一篇誤矣。楚

語自公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王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賈唐云。書說命也。呂氏春秋重言篇人主之言不可不懼。高宗天子也。卽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嘗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皆說命佚文。書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言乃雍。此本說命篇言高宗之事。鄭注此云。諒闇謂內廬也。其無逸注云。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又云。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注喪服四制云。諒古作

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鶴鷗之鶴。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如鄭此說。是伏傳作梁用正字。作亮作諒。皆假借。又漢書五行志。何休公羊注。作涼。亦假借也。闇從音。與陰聲最近。惠氏士奇禮說。葛洪曰。橫一木長梁于東牆下。著地。以草被之。既葬。則翦去草。以短柱拄起。長梁謂之柱楣。亦名梁。既葬。泥之隙。以蔽風塵。謂古之闇。今之廬也。釋名曰。草圓屋曰蒲。又謂之廬。廬掩也。所以自覆掩也。誅茅爲屋。謂之翦屏。非廬而何。廢讀爲陰。猶南嶺爲任。古今異音。廣雅廬與廬皆舍也。倚廬不塗。既葬塗廬。塗近乎壘。釋名曰。塗亞也。次也。先塗之次。乃飾以白灰。康成謂塗室者。蠭塗爲之。蓋柱楣倚塗爲一偏。蠭塗成塗爲兩下。然則既葬除之。既練塗之加塗。既祥又加塗。總謂之廬。故尚書大傳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此之謂也。唐禮小祥。毀廬爲塗室。塗猶廬也。焉用毀哉。然則大夫居廬。士居塗室。何也。曰。非親且貴者不廬。廬塗者。不言不笑。謂之嚴。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非親且貴者乎。言而後事行。及身自執事。而後行者。故不廬也。案白虎通喪服篇。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爲廬。質反古也。不在門內。何成不咸故也。故禮閒傳曰。父母之喪。居倚廬於中門外。東牆下戶北面。練居塗室。無飾之室。又曰。天子七日。公諸侯五日。卿大夫三日。而服成。居外門內東壁下爲廬。然則廬是倚木爲之。別以一木橫臥於地。以上承所倚之木。卽葛洪所謂下著地者也。孝子於所倚木兩旁出入。或以苫蔽其一旁耳。既葬。則以短柱。將所橫臥於地之具。繩挂起。若爲半屋然。則所謂柱楣者。謂有柱有楣也。梁闇以喪廬稱之。文選閒居賦注。以爲寒涼幽闇之處。此望文爲義。非古訓也。三

年者喪期也。不言者不言政事也。喪服四制謂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則謂天子諸侯居喪皆不言矣。四制又云，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而自卿大夫以下與賓客之禮，若雜記云，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此所言謂喪事喪大記喪服四制既夕記並謂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是也。孟子滕文公篇文公居定公之喪，五月居廬，未有命戒。五月者，定公葬時也。五月未有命戒，則既葬後有命戒。此時勢之異，非得已矣。若然，三年不言政事，乃天子居喪之禮，而高宗謂恐德不類，故不言者，自辟孝名而承之以謙也。大傳云，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爲太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由大傳言觀之，高宗深悉民情，當時冢宰必亦能不失民好惡，故能守禮，不亟言也。子張問何謂者，鄭注檀弓云，時人君無行，三年喪之禮間有此，與怪之也。則此言何謂，亦是怪而問之，以起夫子之教也。○注高宗至默也。○正義曰，喪服四制，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謂之高宗。殷本紀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又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也。是高宗爲殷之中興王，故孟子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矣。馬融書注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此爲孔所本。楚語言高宗云，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此但釋不言之義，其不言在居喪時，故鄭從伏傳作梁闇，解爲喪廬，不用其師說也。

**冢宰三年**。  
**注**孔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

正義曰，古之人皆然，謂梁闇三年不言也。高宗之先，殷道稍

衰，或不能守不言之禮。至高宗慈良於喪，故書載高宗深美之。君薨者，曲禮云，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鄭注自上頤壞曰崩，顚壞之聲，說文薨，公侯薨也。上得兼下，故此文稱君薨也。百官者，衆辭總已，猶言率已。說文云，總，聚束也。李賢後漢桓帝紀注，百官總已之職事，以聽於冢宰是也。白虎通爵篇，所以聽於冢宰三年者，何以爲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冢宰制國用，案周官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是平時邦治掌於冢宰，而因喪攝政，則凡事皆當聽之。白虎

過止以財用爲言於義疎矣。書大傳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注冢宰至聽政。○正義曰：周官天官目錄云：象天所立之官，冢宰大也。冢宰者，官也。天者，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又大宰卿一人注云：變冢宰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屬則謂之冢宰，列職於王，則稱大夫，大之上也。山項曰：冢父曲禮云：天子建天官，先六大夫，曰大宰。注此蓋殷時制也。則天官之制，殷周皆同。故此注但云冢宰天官卿，即據周官釋之矣。三年喪畢，然後聽政者，明喪未畢，君不聽政也。孟子萬章篇：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遷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葬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箕山之陰。夫不於堯葬禹始崩之時，遷政而去，而必俟三年之後，明三年之喪，王世子不言，而皆爲冢宰攝政也。其後如武王崩，周公攝政，亦是此禮。據閔予小子詩序，則嗣王除喪，初朝於廟，而成王此時，尚未能親政，故周公復攝行之。蓋察所以疑周公者，正因成王除喪，猶聽政於周公故也。於禮，天子諸侯在喪，皆自稱子。明子道未終也。自虞仲爾篇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論語曰：云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三年除喪，乃卽位統事，踐阼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是晉穆公之後，王自聽政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民莫敢不敬，故易使。

正義曰：易梁傳云：上天下澤服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春秋繁露立后神云：人爲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君無以兼人，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是所謂驅國而棄之者也。恐孰甚焉？又曰：是故郊祀致敬，共事祖禱，舉顯孝弟，表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乘末躬耕，採桑親蠶，舉草殖穀，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廄序，修孝悌，敬讓，明以教化，感以禮樂，所以奉人本也。三者皆奉則民如子弟，不敢自專。邦如父母，不待恩而愛，不須嚴而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

孔曰：敬其身。

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人。

孔

曰人謂朋友九族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

病諸

正義曰君子謂在位者也修己者修身也以敬者禮無不敬也安人者齊家也安百姓則治國

平天下也易家人象傳云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此安人之義也凡安人安百姓皆本

於修己以敬故曰君

子篤恭而天下平

原壤夷俟

馬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俟待也

孔子幼而不死是謂賊

正義曰說文賊謂賊害以杖叩其脰

孔曰叩擊也脰腳脰

正義曰說文幼小也釋名

釋長幼幼少也不孫弟者言事長上不恭順也無述者言無德爲人所稱述也案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夫子若爲弗

聞而過之及此夷俟乃嚴責之者母死登木而歌乃罪惡之大者當在誅殛之法非祇以言相責故惟若弗聞而過之可全親故

也至此夷俟不嫌重責所云不孫弟者當卽指登木而歌之事所以嚴責其不孝也一覽之二嚴之壞人之仁至而義盡也大戴

禮曾子立事篇少稱不弟馬曉也壯稱無德馬辱也老稱無禮焉罪與此文略同○注原壤至孔子○正義曰檀弓云孔子之

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是原壤爲孔子故舊也云眷人者以意言之夷踞者夷與蹠同廣雅釋詁蹠也王延壽晉

靈光殿賦卻負戴而蹲蹠蹲蹠遠文同義說文居蹲也蹲居也段氏玉裁注謂今人居處字古祇作尻今人蹲居字古祇作居又

謂古人跪與坐皆都著於席而跪聳其體坐下其脚若蹲則足底著地而下其脚聳其脚亦作跋原壤夷俟謂蹲踞而

待不出迎也段氏此說卽馬義也爾雅釋詁跋待也跋與俟同穀梁莊八年傳俟待也此常訓焦氏循補疏案法言五百篇如夷

俟倨肆宋戚注云皆驕倨之謂廣雅云蹲蹠屬跂蹠也夷俟卽是蹲肆俟肆音相近夷俟猶蹠肆與鞠躬爲韻韵同鞠躬雙聲

也夷俟蹙韻也案焦說亦通○注賊謂賊害○正義曰左文十八年傳毀則爲賊荀子修身篇保利非義謂之至賊原壤放恣無

禮時人或踴躍之將爲世道害也。○注叩擊也。蹠脚蹠也。○正義曰。說文無叩字。破下云擊也。卽此義。說文。蹠也。蹠蹠也。釋名。釋形體。蹠莖也。直而長似物莖也。蹠是人股之名。此云脚蹠者。謂蹠之主近脚者也。

### 闕黨童子將命



馬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

吾見其居於位也。○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包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在後。違禮欲速成人者。則非求益也。

正義曰。  
荀子儒

效篇。仲尼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闕黨是孔子所居。漢書梅福傳。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闕里卽闕黨。賓宇記云。孔子家在魯故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而泗。覆相圃之東北。所謂洙泗之間也。是也。漢書古今人表作厥黨童子。厥闕聲形相近。未知誰是。其命名之義。不能深究。漢史長賛孔廟後碑。望見闕觀。此指孔廟之闕觀。漢高帝以大牢祠孔子。當時廟貌用王侯制也。水經泗水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卽靈光之南闕。北餘步。卽靈光殿基。二者與闕里無涉。闕氏若璩混三者爲一非也。說本宋氏翔鳳四書釋地辨證。兗州府志。滋陽縣東北一里有闕黨。此出後世傳會將命者。此童子自爲黨人將命也。或疑爲益者。疑爲求益也。居於位者。居於成人位也。鄭注云。王薄無事則立主人之南北面。謂童子侍長者皆立而不坐。今此童子儼居成人之位。不復而立。與禮異也。皇本命下有矣字。○注。闕黨至出入。○正義曰。據士相見禮。請見用贊。賓主致辭。皆將命者達之。又云。主人曰。婦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贊於將命者。注。將猶辱也。傳命者謂接相也。又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贊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敢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於將命者。是賓主紹介皆稱將命。故鄭以接相釋之。此注傳賓主之語。亦兼二者而言。○注。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正義曰。隅坐謂當隅處坐也。檀弓云。曾子寢疾。童子隅坐而執燭。注。隅坐不與成人並。疑童子凡坐皆不當位中。與成人異也。注此義亦通。○注。先生至益也。○正義曰。爾雅釋親。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兄既先己而生。故稱先生。注以成人解之者。正以先生先此童子而生。當爲成人也。

年十六以上爲成人曲禮記云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注云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王制云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並言成人之禮肩隨卽雁行也若童子則卽五年之長及兄齒皆宜隨行注所云差在後也今此童子與先生並行不差在後用成人之禮故爲欲速成也

